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悠 悠 人 生 路 ——
陳 火 泉 作 品 研 究



研 究 生：張嘉峯

指 導 教 授：黃文成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〇 年 十 二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悠悠人生路——陳火泉作品研究

研究生：

陳火泉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王祥穎

黃文成

唐毓麗

指導教授：

黃文成

系主任(所長)：

張錫輝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一〇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悠悠人生路 —— 陳火泉作品研究

摘 要

陳火泉（1908－1999）是一位橫跨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的文學創作者，是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在臺灣文學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一生熱衷讀書與寫作，從日文創作到中文書寫，從小說到散文，寫作時間長達四十年，至今已出版一本小說集及十二本散文集，其對文學的熱情實在令人感佩。雖然，日文小說〈道〉備受爭議，但是，陳火泉仍不願改變他寫作的心志，孜孜矻矻地耕耘文學的園圃。其「人生十書」等散文作品廣受讀者的喜愛，也曾獲得臺北市新聞處選為優良文藝著作，並被許多學校列為學生必讀的課外讀物。其作品展現出理性的哲思與勵志的精髓，具有多元豐富的特質，是研究臺灣文學者所不可忽視的重要作家。

本論文以陳火泉的作品為研究對象，從文本閱讀進行歸納及詮釋，並旁及相關之文學書籍及論述，以探究陳火泉小說及散文作品的思想意蘊、主題內涵及表現手法，並分析其作品的成就及特色，彰顯其作品的文學價值與地位。

本論文共分六章二十一節，以呈現陳火泉小說及散文的風貌。

第一章為緒論，分成三節。分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與探討，並說明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析探陳火泉文學創作的動機，分成五節。從家庭教育的影響、異族統治的刺激、文友的砥礪、文學觀及其實踐及報社出版社編輯與讀者的肯定等五個面，歸結其文學創作的動機、歷程及主要的創作理念。

第三章主要探討陳火泉小說的主題內涵，分為四節。就陳火泉小說作品中所側重的主題及所引發的論爭，歸納出四個主題，從「皇民文學的論辯」、「強烈的國族意識」、「對山林自然的熱愛」、「家庭生活的投射」等四大主題進行文本析探，以探討分析陳火泉小說的主旨與思想，以期對作家的作品有深入的認識。

第四章主要探討陳火泉散文的主題內涵，分為四節。就散文作品中所側重的

主題，歸納出四個主題，從「人生感悟」、「愛情觀」、「社會責任」、「人生哲思」等四大主題進行文本析探，並舉文本實例以為說明，以探討分析陳火泉散文的主旨與思想，以期對作家的作品有深入的認識，呈現陳火泉散文的思想全貌。

第五章為析探陳火泉散文的特色與藝術表現，分四節。從「勵志書寫」、「博學強記·思想恢宏」、「善用俗諺格言」、「善用譬喻典故」、「手記體散文」等五大特色來析探陳火泉散文的特色及藝術風格。

第六章〈結論〉，總結陳火泉作品所呈現的個人風格與特色，並將各章所獲致的研究成果，做綜合性的評述與整理，以彰顯陳火泉作品的文學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陳火泉、皇民文學、抗議文學、跨越語言的一代、哲理散文、勵志散文

悠悠人生路 —— 陳火泉作品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11
第二章 陳火泉創作歷程與動機析探	13
第一節 家庭教育的影響.....	14
第二節 異族統治的刺激.....	18
一、日治時期.....	18
二、國民政府時期.....	21
第三節 文友的砥礪.....	24
一、中華文藝函授學校.....	25
二、文友通訊.....	26
第四節 文學觀及其實踐.....	30
第五節 報社出版社的編輯與讀者的肯定.....	34
一、報社和出版社編輯的肯定.....	34
二、讀者的肯定.....	37
第三章 陳火泉小說的主題內涵	41
第一節 皇民文學的論辯.....	43
一、〈道〉的內容.....	43
二、皇民文學與抗議文學的論辯.....	45
三、陳火泉自己的辯解.....	57
第二節 強烈的國族意識.....	64

一、對大和民族的憎恨.....	64
二、反殖民的反抗精神.....	65
第三節 對山林自然的熱愛.....	68
一、山林保育的重要.....	68
二、剛正不阿的公僕形象.....	70
第四節 家庭生活的投射.....	74
第四章 陳火泉散文的主題內涵.....	77
第一節 人生感悟.....	78
一、活在時間裏.....	78
二、享受工作.....	82
三、老而彌堅.....	86
四、有志不在年高.....	91
第二節 愛情觀.....	95
一、戀愛觀.....	96
二、婚姻觀.....	99
三、家庭觀.....	104
第三節 社會責任.....	107
一、自身修養.....	108
二、淑世思想.....	111
第四節 生命哲思.....	117
一、快樂的追尋.....	118
二、生死的徹悟.....	122
第五章 陳火泉散文的特色.....	127
第一節 內容特色以勵志書寫為主.....	128
一、正向積極的筆調.....	128

二、老者睿智的立論.....	131
第二節 敘述策略.....	134
一、中西合璧.....	134
二、連續引用.....	137
三、取材多元	140
第三節 善用俗諺格言.....	145
一、善用中國俗諺格言.....	146
二、善用外國俗諺格言.....	149
三、中外諺語連用互訓.....	152
第四節 善用譬喻典故.....	157
一、善用譬喻.....	157
二、善用典故.....	162
第五節 形式特色以手記體散文為主.....	167
一、談為學之道.....	169
二、細說人生.....	171
三、談處世態度.....	174
四、成長歷程.....	177
第六章 結論.....	181
參考書目.....	189
附錄：	
附錄一 作者生平年表.....	196
附錄二 各散文集主題.....	20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陳火泉是日治時期的小說家，也是光復之後的小說家和散文家，是「跨越語言的一代」¹的重要作家，在台灣文壇佔有一席之地。除了日治時期的小說創作之外，光復之後，陳火泉努力學習中文，極力克服中文寫作的諸多阻礙與困難，一心想早日用中文抒寫自己的所思所感，抒發自己心中的快意，經過自己的自學和摸索，加上中華文藝函授學校老師的指點以及文友通訊諸文友的切磋砥礪，前後苦學九年，終於成功跨過語文書寫的障礙，用中文書寫的短篇小說〈溫柔的反抗〉終於得以刊載在〔中華文藝〕上。自此以後，陳火泉即努力不懈地從事小說的創作，作品屢獲報刊雜誌的刊載，成為備受期待的作家。之後，因自覺自己的思想未臻成熟，文字尚未完全擺脫日文的影響，加上，當時的政治因素，在含苞待放的時候，陳火泉選擇沉緬書海十年，期間未有任何的作品問世。潛修十年，陳火泉以七十三歲的高齡，跨足散文的創作，持續筆耕至九十二歲謝世為止，期間總計發表「人生十書」²以及《人生天地間》、《感時念父母》等散文著作。他的散文作品在當時深受讀者喜愛，時常被學校指定為課外讀物，也讓他獲得「國家文藝創作特殊獎」及「中國文藝協會榮譽獎章散文創作獎」的殊榮。他嘗言：「只要我熱情之『火』和智慧之『泉』不衰竭，我的筆就永不停止。」他終其一生，筆耕不輟，為文學奉獻的精神實是令人感佩。

筆者初接觸陳火泉的作品始於他的散文集——《快樂不是越多越好》，不合常理的書名攫住了我的目光。在書店，順手一翻，簡潔的短文，顯現作者睿智的人生體悟，宛如清泉，流過心田；宛如火炬，照亮心靈，就在那片刻的清明之際，

¹ 所謂「跨越語言的一代」，乃是由林亨泰首先提出，一九六七年四月他向來臺訪問的日本人高橋久晴介紹他們這群接受日文教育、用日文創作，而戰後必須改以中文創作的詩人，遂拈出「跨越語言的一代」一語。見余昭玟：〈跨語一代作家小說中的死亡觀照〉，《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3年11月），頁125。

² 「人生十書」是指九歌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悠悠人生路》、《青春之泉》、《個性的發揮》、《人生長短調》、《活在快樂中》、《人生點線面》、《我思我行》、《快樂不是越多越好》以及健行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人生智慧·智慧人生》、《活得漂亮而瀟灑》等十本著作。

我買下了這位初見其名的老作家的作品。時光悠悠流淌，那已是十幾年前的往事。選擇以台灣現代文學作為論文研究的方向，希冀為台灣現代文學做點貢獻時，腦海竟即刻浮現《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這本書來，才驚覺那被我束之高閣的小品，在時光的消逝中早已悄然佔據心靈的一角，不曾東流。隨即興起拜讀陳火泉其它散文大作的興致，在檢索相關資料的同時，才驚覺早在日治時期陳火泉已是享有文名的小說家。是一位在時間上，跨越了日治時期到戰後兩個階段；在語言上，從日文書寫跨越到中文書寫的跨語一代作家。³同時發現他的身分頗為特殊：既是小說家又是散文家；既被歸為「皇民作家」也被指稱是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家，他的小說有人認為是「皇民文學」，有人認為是「抗議文學」，頗具爭議性，值得一探究竟。加上，他的散文作品屢獲各級學校採用為課外讀物，也曾獲台北市政府推薦為優良圖書，又被時人譽為「人海中的勵志舵手」⁴。足見，他的散文在七〇年代末期以後亦頗有影響性，深具研究的價值。

陳火泉一生嘗試透過文學創作，針砭時局、反映民情、傳達自己對人生的體悟和智慧，希冀可以引領讀者邁向理想人生的彼端，善盡知識份子與作家的社會責任。而他對文學創作的熱情始終不減，體現他對文學的熱愛與堅持，除了贏得時人高度的肯定之外，也寫下一生的成就，在台灣文壇獲致不朽的聲名。因此，本論文試圖從陳火泉創作的動機、小說主題、散文主題、散文特色等方面，透過文本的詮釋與探析，對陳火泉的作品做一全面性的探究，以期清楚地呈現其作品的價值及藝術成就，期能引起更多的共鳴與回響，讓他的智慧如火炬長明，如泉水長流。

³ 參見余昭玟：〈跨語一代作家小說中的死亡觀照〉，《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頁 125。

⁴ 黃得時：〈人海中的勵志舵手〉，見陳火泉：《感時念父母》，（彰化縣：彰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3年6月），頁 198。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陳火泉自云：「我很高興我是個狂愛寫作而又熱愛讀書的人。」⁵，觀乎他的一生，從三十八歲一直到九十二歲謝世為止，他念茲在茲的即是寫作與讀書，其中尤以寫作為要。綜觀陳火泉寫作的生涯，除了備受矚目的日文小說〈道〉之外，尚完成了一本中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及十二本散文集。他的創作在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都取得很好的成績，作品質量皆可觀，有非凡的文學成就。

有關陳火泉作品的研究論述頗為可觀，但是，大多數都是在評論〈道〉這篇頗具爭議性的小說。相較之下，他的中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就備受冷落，未有專門的論述。至於散文集的評論除了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黃淑卿所著的碩士論文——《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之外，大多是對其單行本的評介、讀書心得，屬於單篇的文章，多刊載於報刊雜誌上，多數亦收錄於散文集中。

有關〈道〉的研究論述，主要著眼於「皇民文學」的闡述與論辯，有學術論文，亦有單篇的論述文章，茲簡要臚列說明如下：

- 1、王郁雯：《台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為研究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12月。
- 2、吳奕蒼：《日治時期鹿港地區新文學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年6月，頁161~169。
- 3、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1月，頁86~90。
- 4、余昭玟：〈跨語一代作家筆下殖民與再殖民的世界〉，收錄於《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頁143~170。
- 5、星名宏修：〈「大東亞共榮圈」的臺灣作家——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收錄於涂翠花譯《臺灣文學研究在日本》，頁33~57。
- 6、垂水千惠：〈戰前「日本語」作家——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

⁵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兼答讀者的質問〉，《人生天地間》，（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8月1日），頁155。

- 收錄於涂翠花譯《臺灣文學研究在日本》，頁 87~107。
- 7、垂水千惠：〈日本統治與皇民文學——陳火泉的例子〉，收錄於涂翠花譯《臺灣的日本語文學》，頁 67~94。
- 8、張明雄：〈燃燒自我的皇民〉，收錄於《臺灣現代小說的誕生》，頁 165~170
- 9、鍾肇政：〈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陳火泉部份）〉，收錄於《鍾肇政全集·隨筆集（三）》，頁 644~646。
- 10、葉石濤：〈皇民文學〉收錄於《台灣文學的悲情》，頁 126。
- 11、施懿琳，楊翠：〈皇民之道——陳火泉與〈道〉〉，收錄於《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頁 225~229。
- 12、梅家玲：〈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陳火泉部份）〉，收錄於《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頁 45~60。
- 13、吳叡人：〈他人之顏：民族國家對峙結構中的「皇民文學」與「原鄉文藝」——陳火泉：被征服的典型〉，收錄於《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究會論文集》，頁 276~280。
- 14、濱田隼雄，西川滿：〈評小說〈道〉〉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 4 冊》，頁 220~221。
- 15、佚名：〈文化時評——評小說〈道〉〉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 4 冊》，頁 282~284。
- 16、張恆豪：〈〈奔流〉（王昶雄）與〈道〉（陳火泉）的比較〉收錄於《文學台灣》第 4 期，1992 年 9 月，頁 243~259。
- 17、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道〉部分）〉收錄於《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頁 297~312。
- 18、陳映真：〈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收錄於《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 5~19。
- 19、曾健民：〈台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從台灣文學的尊嚴出發〉收錄於《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 20~37。

-
- 20、劉孝春：〈試論「皇民文學」〉收錄於《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38~45。
- 21、梁明雄：〈皇民文學概述（〈道〉部份）〉收錄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頁281~283。
- 22、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分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爲主的討論〉收錄於《中外文學》第30卷第10期，2002年3月，頁172~195。
- 23、李郁蕙：〈戰時日本語文學與「邊緣性」（〈道〉部份）〉收錄於《日本語文學與臺灣》，頁67~95。
- 24、邱雅芳：〈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臺灣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呈現（1937~1945）（〈道〉部分）〉收錄於《臺灣文學學報》第3期，2002年12月，頁243~248。
- 25、窪川鶴次郎：〈臺灣文學之半年（一）——昭和十八年下半期小說總評（張先生）、〈道〉部分〉收錄於《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4冊》，頁448~459。
- 26、陳建忠：〈徘徊不去的殖民主義幽靈——評垂水千惠的《台灣的日本語文學》〉收錄於《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頁253~266。
- 27、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收錄於《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頁269~283。
- 28、褚昱志：〈是皇民文學？還是抗議文學（二）——論陳火泉的〈道〉〉收錄於《皇民文學與反皇民文學之研究》，頁99~128。
- 29、阮斐娜：〈皇民文學與其不滿（陳火泉部分）〉收錄於《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頁278~289。
- 30、彭瑞金：〈文學之惑〉刊載於《民眾日報》，1999年6月17日，19版。
- 31、黃淑卿：〈陳火泉的著作概況〉收錄於《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年6月，頁31~55。

3 2、陳火泉：〈被壓迫靈魂的昇華〉收錄於《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頁 100~111。

有關《憤怒的淡江》的論述，篇目極少，大都是簡要介紹各篇小說的內容，茲簡要臚列說明如下：

- 1、陳火泉：〈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收錄於《文訊雜誌》第 30 期，1987 年 6 月，頁 52~55。
- 2、施懿琳，楊翠：〈護衛森林、擁抱祖國——陳火泉〉收錄於《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下）》，頁 339~341。
- 3、黃淑卿：〈陳火泉的著作概況〉收錄於《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55~60。

有關散文集的論述，僅有一本學術論文，其餘多屬作品評介和讀後心得的單篇文章，茲簡要臚列說明如下：

- 1、黃淑卿：《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
- 2、胡坤仲：〈活的健康而實在——讀《我思我行》〉收錄於《九歌》第 122 期，1991 年 4 月 3 版。
- 3、愷扉：〈《悠悠人生路》讀後〉刊載於《中華日報》，1980 年 3 月 3 日，9 版。
（亦收錄於《青春之泉》，頁 268~270）
- 4、羊牧：〈《悠悠人生路》〉刊載於《中央日報》，1989 年 6 月 11 日，10 版。（亦收錄於《青春之泉》，頁 266~267）
- 5、花村：〈善意與誠意——談陳火泉的《悠悠人生路》〉收錄於《書評書目》第 97 期，1981 年 6 月，頁 90~91。
- 6、愷扉：〈追尋《青春之泉》〉刊載於《中央日報》，1981 年 5 月 13 日，10 版。
（亦收錄於《個性的發揮》，頁 233~237）
- 7、羊牧：〈種樹心情——我讀《青春之泉》〉刊載於《中華日報》，1981 年 5 月 27 日，10 版。（亦收錄於《個性的發揮》，頁 238~241）
- 8、愷扉：〈善用天賦，發揮個性〉刊載於《臺灣新生報》，1982 年 3 月 20 日，

12 版。

9、陳銘磻：〈生活充滿了希望——《人生長短調》的功能〉收錄於《活在快樂中》，頁 245~248。

10、愷扉：〈創造快樂的人生〉刊載於《中華日報》，1985 年 4 月 12 日，11 版。
（亦收錄於《人生點線面》，頁 247~252）

11、愷扉：〈讀《活在快樂中》學習創造快樂人生〉收錄於《九歌》第 91 期，1998 年 9 月，3 版。

12、愷扉：〈談人生講修養〉刊載於《臺灣新生報》，1983 年 9 月 23 日，8 版。

13、黃得時：〈「人生四書」〉刊載於《中央日報》，1984 年 5 月 14 日，10 版。
（亦收錄於《活在快樂中》，頁 241~243）

14、愷扉：〈追求更好的人生〉刊載於《中華日報》，1986 年 7 月 24 日，11 版。
（亦收錄於《人生天地間》，頁 297~303）

15、蕭蕭：〈陳火泉〈生氣的藝術〉賞析〉收錄於《開拓文學沃土》，頁 208~209。
關於陳火泉的生平及寫作歷程的論述，有陳火泉的自述、有文友的介紹，也有訪談資料，茲簡要臚列說明如下：

1、陳火泉：〈寫到天荒地老〉刊載於《中央日報》，1996 年 11 月 16 日，9 版。
（亦收錄於《憤怒的淡江》，頁 280~285）

2、陳火泉：〈最快樂的一刻——為榮獲國家文藝獎創作殊榮貢獻獎而寫〉收錄於《人生長短調》，頁 268~274。

3、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從日文到中文，寫到天荒地老〉收錄於《悠悠人生路》，頁 213~222。（亦收錄於《感時念父母》，頁 180~182）

4、陳火泉：〈我能做些什麼？〉收錄於《人生船——作家日記三六五》，頁 340~341。

5、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上、中、下）〉刊載於《中央日報》，1985 年 10 月 10~12 日，12 版。（亦收錄於《人生天地間》，頁 137~154）

6、陳火泉：〈八十歲細說人生〉收錄於《人生天地間》，1987 年 8 月，頁 9~25。

-
- 7、陳火泉：〈文藝與我：踏穩腳步慢慢行〉刊載於《中華日報》，1992年10月25日，11版。
 - 8、林海音：〈臺籍作家的寫作生活〉收錄於《文星》第26期，1959年12月，頁28。
 - 9、鍾肇政：〈光復廿年來的臺灣文壇〉收錄於《鍾肇政全集·隨筆集（三）》，頁537。
 - 10、鍾肇政：〈光復廿年來的臺灣文壇〉收錄於《鍾肇政全集·隨筆集（三）》，頁550。
 - 11、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收錄於《文學思潮》第12期，頁67~74。（亦收錄於《人生長短調》，頁287~297）
 - 12、黃武忠：〈力倡民生主義文學的陳火泉〉收錄於《臺灣作家印象記》，頁33~36。（亦收錄於《人生天地間》，頁304~308）
 - 13、黃章明：〈悠悠人生路上的健行者〉刊載於《文訊雜誌》第3期，1983年9月，頁56~68。
 - 14、黃得時：〈陳火泉是人海中勵志舵手〉刊載於《九歌》第80期，1987年10月，3版。
 - 15、黃得時：〈人海中的勵志舵手〉刊載於《中華日報》，1987年8月19日，8版。（亦收錄於《感時念父母》，頁198~201）
 - 16、莊秀美：〈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陳火泉苦學成功〉刊載於《九歌》第94期，1988年12月，1版。
 - 17、葉石濤：〈五〇年代的臺灣文學——突破與革新〉收錄於《臺灣文學史綱》，頁108。
 - 18、康原：〈隨意悠悠的作家——陳火泉〉收錄於《文學的彰化——彰化縣新文學作家小傳》，頁137~141。
 - 19、湯芝萱：〈陳火泉九十歲創作不斷〉刊載於《文訊雜誌》第140期，1997年6月，頁80。

-
- 20、廖清秀：〈懷念火泉老〉刊載於《民眾日報》，1999年6月20日。
- 21、黃盈霽：〈作家陳火泉病逝〉刊載於《文訊雜誌》第165期，1999年7月，頁62。
- 22、鄭清文：〈最後一滴墨水——悼念陳火泉先生〉刊載於《文訊雜誌》第165期，1999年7月，頁78~80。（亦收錄於《小國家大文學》，頁125~129）。
- 23、林積萍：〈辭世作家小傳——陳火泉（1908-1999）〉刊載於《1999年臺灣文學年鑑》，頁206。
- 24、胡建國編：〈陳火泉先生事略〉收錄於《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三輯）》，頁413~414。
- 25、林政華：〈跨越語言堅苦卓絕著作等身的作家——陳火泉〉刊載於《臺灣新聞報》，2002年10月14日，9版。
- 26、王景山：〈陳火泉〉記載於《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2003年7月，頁48~49。
- 27、龍瑛宗：〈《今日之中國》作者生平簡介——陳火泉〉收錄於《龍瑛宗全集·文獻集》，頁105~106。
- 28、錢鴻鈞〈論陳火泉、鍾肇政的戰後文學歷程〉收錄於《臺灣文學評論》，第2卷第1期，2002年1月，頁195~218。
- 29、心岱：〈悠悠人生有「道」路——陳火泉老先生訪問記〉刊載於《中央月刊》第14卷第7期，1982年5月，頁79~80。
- 30、莊秀美：〈人海中的勵志舵手——訪作家陳火泉〉收錄於《感時念父母》，頁202~209。
- 31、王鼎鈞：〈作品充滿鄉土色彩的臺灣作家——陳火泉〉刊載於《文星》第26期，1959年12月，頁25。
- 32、凌永康：〈文學的苦行僧——臺灣的老作家陳火泉〉收錄於《臺港與海外華文文學評論和研究1995年第3期》，1995年6月，頁17~18。

以上論述的資料都十分具有參考價值，對本研究裨益甚大，以下僅就黃淑卿

所著的《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做一說明：

黃淑卿所著的《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是截至目前為止唯一一本以陳火泉個人散文作品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其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陳火泉的生平與著作；第三章陳火泉散文的內涵分析；第四章陳火泉散文的藝術經營；第五章陳火泉散文的評價；第六章結論。綜觀她的論文，第二章對陳火泉的生平和著作概況作詳實的介紹和整理；第三章則以散文類型歸類的方式，就說理、敘事、抒情三類來分析陳火泉的散文作品；第四章就立意取材、結構組織、遣詞造句、語言表現、藝術風格等五個面象來探討陳火泉散文的藝術經營；第五章從陳火泉的散文特色、散文的影響和散文的限制三個面象來評論陳火泉的散文價值；第六章肯定陳火泉一生執著於文學創作的熱情及對社會的貢獻。

本論文則從陳火泉創作動機的析探、小說主題內涵的歸納探究、散文主題內涵的歸納探究和散文特色的標榜，另闢一條詮釋「陳火泉」的蹊徑，期能引起共鳴，彰顯陳火泉文學作品的價值。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陳火泉最早是以小說聞名的作家，後以散文爲人所周知。在日治時期他即以小說處女作——〈道〉(1943年)，獲得芥川賞候補，一腳跨進作家之列；國民政府時期，陳火泉不改他對寫作的喜愛，積極學習中文，努力克服萬難，終得以用中文創作短篇小說，發行精選集《憤怒的淡江》(1968年)。之後停筆十年，潛心苦讀，民國六十七年以散文創作再度吸引眾人的目光，廣受推崇與喜愛。本論文以陳火泉創作的小說及散文作品爲主要研究範圍，其文本跨越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兩個時期，涵蓋由日文翻譯的中篇小說〈道〉、由商務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短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以及十二本散文集：由九歌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悠悠人生路》(1980年)、《青春之泉》(1981年)、《個性的發揮》(1982年)、《人生長短調》(1983年)、《活在快樂中》(1985年)、《人生點線面》(1986年)、《我思我行》(1989年)、《快樂不是越多越好》(1998年)、健行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人生智慧·智慧人生》(1990年)、《活得漂亮而瀟灑》(1993年)、林白出版社出版的《人生天地間》(1989年)、彰化縣立文化局出版的作品集《感時念父母》(1993年)等書。

本論文除了研讀陳火泉創作的文本之外，亦參考眾多相關的評論文章、文學理論專書、論文及論文集，分別陳述如下：一、報紙期刊：作家或讀者對其散文作品精闢的評論、報導、專訪內容、寫作歷程介紹以及有關「皇民文學」的論辯。二、文學理論專書：有關小說創作、散文創作及修辭學等專業書籍。三、論文及論文集：有關「皇民文學」論述以及散文研究等相關論文，其中，散文的研究論文僅有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一書。上述論述對於釐清時代的紛爭、探索作家的心靈及創作意圖、了解作品內在的意涵皆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有助於探析陳火泉的作品內涵及文學特色，以突顯其文學價值。

本論文在研究的視角和方法上，採用三種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文本分析法：本研究主要以內在研究爲主，以陳火泉的小說及散文著作爲析

論的對象，做縝密的梳理，透過文本的分析歸納與詮釋，深度探討陳火泉創作的主题內涵及創作特色。

二、文獻分析法：透過資料的蒐集，將相關的專書論著、作家評論、作家自述的文稿、訪談報導、研究論文等，做詳細研讀與綜合整理，歸納重點以為佐證資料並論證自己的觀點。

三、外緣研究法：本論文又以外緣研究為輔，從作家的生平、自述、專訪的內容以及其他作家的觀察、介紹、評論中，探討作家成長的背景、創作的動機與作品之間的關連性，了解作品所呈現的時代精神。

期盼藉由上述研究方法析探陳火泉作品的主要內涵及特色，並肯定其作品的文學價值。

第二章 陳火泉創作歷程與動機析探

陳火泉（1908——1999）筆名耿沛、安岵林、耿湄、日文名字為高山凡石，是臺灣文壇的長青樹。日治時期以日文中篇小說〈道〉榮獲芥川賞候補，刊登在西川滿主持的「文藝臺灣」，轟動當時的日本文壇，就此在臺灣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臺灣光復後，潛心自修，歷經九年的學習摸索，第十年始發表用中文寫作的短篇小說，後來，精選其中的二十篇，結集、定名為《憤怒的淡江》，成功的跨越語言書寫的障礙，名列「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之林。在中文寫作日臻流暢之際，因自感思想未臻成熟，文字尚留有日文的息氣，未能完全使用道地的中文書寫，加上國民政府的過度關注，選擇封筆¹，潛修十年。後來，改寫散文，以「人生三書」完成自己平生的宿願，作品屢獲好評，成為暢銷書作家。民國七十一年榮獲國家文藝特殊貢獻獎，之後，筆耕不輟，散文集陸續集結出版，以耄耋之年持續耕耘文學的園圃，開出絢爛的花朵，在臺灣文學史上留下赫赫的聲名。

本章將逐節從家庭教育的影響、異族統治的刺激、文友的相互砥礪、文學觀及其實踐和讀者與出版社的肯定等五個面象，探析陳火泉創作的歷程與動機。

¹ 黃淑卿指出：「他不再寫小說的時間點和他被『約談』的時間點差不多，這或許是他此後十年左右不再發表作品的原因之一。」「一九六六年的二月三日下午三點半，還在辦公廳上班的陳火泉為了當月十一日農林廳長蒞臨林務局，正在編寫『林政部門重要業務簡報』時被兩名警總帶走，審問終夜直至凌晨，盤問的時間長達十七小時。」參見黃淑卿：《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年6月，頁61~62。

第一節 家庭教育的影響

陳火泉民國前四年（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於臺灣省彰化縣文風鼎盛的鹿港鎮。父親陳水老先生是一位考試合格的漢醫，人稱「水仙醫生」²。母親鄭市出身商人之家，儉勤持家。父母親對他的教育頗為重視，除了平日的身教言教之外，在陳火泉七歲時就讓他正式入鹿港文開書塾，拜蔡德宣先生為師，勤學漢文三年，後因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始告中斷。此外，他朝夕和父親相處，父親「儒醫」的文化涵養，一言一行除了影響陳火泉的處世態度之外，也浸濡了他對文學的愛好³，讓他在爾後悠悠的人生中，熱愛讀書，手不釋卷，筆耕不輟，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⁴

陳火泉在《我思我行·我行》一文中提到：

父親是文化古城鹿港的一位儒醫，他一邊為人診脈，一邊耳提面命地教我許多做人處世的道理。

父親最愛搖晃著身子，捋著他那絡長黑鬍鬚，朗吟古詩。我最愛聽白樂天那首「對酒」悠然從他口中詠出：

蝸牛角上爭何事？
石光火中寄此身；
隨富隨貧且歡樂，
不開口笑是痴人！

對這一首詩，父親講解得很仔細。他特別強調，做人不要太齷齪，也不能太委屈自己，貧賤也好，富貴也罷，都可以享受合乎自己身分的歡樂

² 參見陳火泉：《感時念父母》，（彰化縣：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03~104。

³ 陳火泉在《人生天地間》〈隱藏在我內心的活力〉一文中提道：「生來既沒有文藝細胞，又沒有受過文學訓練，只是身受父親的薰陶，竟然塗塗改改推推敲敲，花費了我十五個月的時間才寫成這篇六萬字的處女作。」（按：指中篇小說《道》）。（參見陳火泉：〈隱藏在我內心的活力〉，《人生天地間》，台北：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8月1日，頁249。）

⁴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人生天地間》，頁155。

，即使此身淪陷在殖民地，也不要辜負每一刻美好的時光。⁵

此外，陳水老先生也時常以中庸的這一段話訓勉陳火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⁶陳火泉七歲時，日本已佔據臺灣二十年了，但一心向著祖國的陳水老先生不管學校當局如何誘導，仍執意要陳火泉到私塾讀漢學，他認為總有一天臺灣會脫離日本人的統治。他認為縱使在異族的統治之下也不能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當然也不必覺得自己很可憐又很可悲，應潔身自愛，安然自得的過生活，享受生活的歡愉。⁷

陳水老先生對人生的見解與體悟，直接影響到陳火泉的人生觀，養成他不向命運低頭的人生態度，時刻樂觀積極奮發。陳火泉自道：「我生何其有幸，能夠從小就心感身受父親的薰陶，很早就養成獨立自主，應付本身生活的習慣。」、「我生而何其幸運，能夠從小就養成一切都要自己作決定，進而自己親自動手去做的習慣。」⁸。可見父親的提攜和教誨，是陳火泉一生非常珍視的無價寶藏，讓他具備漢學的基礎，對中國有很深的孺慕之情，埋下爾後執筆為文的種子。

在〈隱藏在我內心的活力〉⁹一文中，陳火泉更提及他的父親時常以「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寧為玉碎，莫為瓦全」、「寧為雞口，毋為牛後」教誨他，讓他自勵自重，抱持著「我願在我離開人世的時候，世界會因為我曾經生活其中而獲得或多或少的改善。」的生活信念。他從事文學創作，應是實踐父親教誨的「終南捷徑」。

此外，陳火泉在直接以他父親的口頭語當作篇名的文章：〈是一條命，就該珍惜；是一個活人，就該活動！〉一文中，也作了以下的表述：

⁵ 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1月17日），頁230。

⁶ 陳火泉：〈不開口笑是痴人〉，《活在快樂中》，（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4月10日），頁174。

⁷ 參見陳火泉：〈不開口笑是痴人〉，《活在快樂中》，頁173~174。

⁸ 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頁231。

⁹ 陳火泉：〈隱藏在我內心的活力〉，《人生天地間》，頁245。

家父是鹿港的儒醫。他古道熱腸，宅心仁厚，最愛活動，最恨懶惰。他經常提醒病人說：「是一條命，就該珍惜，是一個活人，就該活動。不要過分為自己的疾病擔心，在可以活動的範圍內多作運動！」

父親這句口頭禪給我此生影響極大。

在我小學畢業那年，一個寒風習習的星期天，日上三竿，醒來還賴在床上，父親當頭就給我一個棒喝：

「是一個活人，就該活動！」

父親鼓勵我上進，殷殷諄諄警告我：「人身難得，生命短促，你必須善用時間，勤勤謹謹，才可能成為『有用的人』。如果懶懶惰惰，必定要餓肚子的。」

10

「我生何其幸運，能夠從小就心感身受父親的薰陶與教誨，很早就學到這些行為規範，養成自愛自寬、自立自強，一切都要自己作決定，安頓本身生活，進而去與人敦睦相處的習慣」¹¹。陳火泉在文章中追念父親對他的教誨之功。讓身處日本殖民時期的他，即使受到不平等待遇，仍力行他父親的教誨：「自愛自寬」，努力學習。他一路從鹿港第二公學校讀到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畢業，在日治時期，為自己掙得出人頭地的機會，任職臺灣製腦株式會社。任職期間依然努力不輟、奮發有為，以十年的時間發明「火旋式灶」，獲得「顯彰狀」「顯功章」的殊榮，持續為自己的人生加分，絕不讓自己成為「活死人」。這樣進取的精神，都要歸功於他父母殷殷切切的身教和言教。之後，他更利用公暇之餘，孜孜矻矻，勤於讀書筆耕，終於開出文學之花，結出生命之果。彰顯「是一個人，就該活動！」的真諦。

陳火泉也曾在文章中提及自己年幼不愛洗澡的往事，他的母親始終如一的

¹⁰ 陳火泉：〈是一條命，就該珍惜；是一個活人，就該活動！〉，《快樂不是越多越》，（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0月25日），頁61~62。

¹¹ 陳火泉：〈是一條命，就該珍惜；是一個活人，就該活動！〉，《快樂不是越多越》，頁62。

告訴他：「只要肯洗澡，你就是乾淨的人！」他的父親則是引經據典的提醒他：「儒有澡身而浴德」，儘管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從他的父母時刻機會教育，要他注重生活習慣，尤其要注重自己的品德，可見他們對陳火泉性格塑造的影響。陳火泉在文章中說：

我今年八十一歲了，活得這麼健康而自在，懂得自愛愛人，不但鞭策自己不可墮落，還能激起別人向上爬，這都要感謝母親留給我這句醍醐灌頂、終身受用的話：「只要肯洗澡，你就是乾淨的人！」¹²

「乾淨」除了是身體的潔淨之外，更是道德操守的無瑕。一個八十餘歲的老者，仍時常在文章中感念父母年幼時對自己的耳提面命，讓自己終生受益，足見幼時家庭教育對他的影響之深遠，而這樣的影響也成為造就文壇長青樹的沃土。

不管年歲有多大，身體有多少病痛折磨，陳火泉念茲在茲的還是他的寫作，他在《青春之泉·新歲三願》一文中，他許下了他的第一個心願：「走在悠悠人生路上，在蒼茫的暮色裏還要加緊腳步趕路，自己也不知道走到哪裡為止。但我願意走到不能再走而後已！」「願熱情之火和智慧之泉莫與年俱老！」¹³。一生筆耕不輟的陳火泉，終其一生，終究沒有辜負其父母對他的教誨與期望，用他自己的健筆，寫出自己不朽的人生。

¹² 陳火泉：〈只要肯洗澡，就是乾淨人〉，《快樂不是越多越》，頁 65。

¹³ 陳火泉：〈新歲三願〉，《青春之泉》，（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 年 2 月 10 日），頁 74。

第二節 異族統治的刺激

鹿港是一個文化古城，文風昌盛，重視漢文教育，重視民族精神的教育，在小孩未入公學校之前，父母會讓他們先到書塾學習漢文，「書塾的地位在當時的鹿港與詩社一般，是維繫民族尊嚴、傳遞民族意識的場所。」¹⁴這間接影響到陳火泉的民族意識，加上父親時刻以「切勿數典忘祖」告誡，也培植了他的愛國心。因此，讓出生即在日本殖民時期的陳火泉對「祖國」懷有高度的認同感。他曾直言：「炎黃子孫總是炎黃子孫，五十年來臺灣雖經日本各種嚴酷的統治、壓榨，與經營，有形的地貌——中華文化所賦予的原有形態，難免或多或少被歪曲了，但無形的民族情感與氣節，仍然隱隱約約潛藏在臺灣同胞的心裏，跟隔海遙望的祖國同胞，渾然溶為一體，一脈相承的。」¹⁵這樣高漲的民族意識，加上日本高壓統治所造成的不公平和殘暴，終於激發陳火泉的文學生命，讓他執筆為文，透過小說的創作，表述自己的見聞與不平。

異族統治的刺激，催化了陳火泉的文學生命，讓陳火泉走向了文學創作之路，本節就日治時期和光復以後二個時期，來探析陳火泉的創作動機。

一、日治時期

日本統治臺灣時期，主要是透過獨裁專制的總督府、專斷凶狠的警察統治系統、嚴密的保甲制度，來統治監控壓榨人民。陳火泉自述道：「我生而何其不幸，出生在台灣這個孤島時，日本占據台灣已有十四個年頭。生活在異族高壓統治下的世界上，當然，日子過得很不愉快，過得很不自在，過得很不快樂。」¹⁶在日本高壓統治下，身為一個知識分子，身為公營機關工作的雇員，陳火泉對於臺灣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憤怒，對於「我已先後獲得提名，但三次都落了空。而每次獲得升官的，全都是他們的同族——日籍職員。」感到極度忿恨；對於「台

¹⁴ 吳奕蒼：〈人生「道」上行者——陳火泉〉，《日治時期鹿港地區新文學研究》（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年6月），頁162。

¹⁵ 陳火泉：〈談日據時代舊曆年〉，《人生長短調》，（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8月10日），頁244。

¹⁶ 陳火泉：〈隨富隨貧且歡樂〉，《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122。

灣人者非人也」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¹⁷；對於只能做一個「萬年雇員」永遠不能升官，感到悲憤。他再也捺耐不住胸中的怒火，急著想發洩心中的苦悶，替苦難的自己和臺灣同胞吶喊，在妻子要他「心平氣和地寫，寫得婉轉一點，寫得文藝一點」¹⁸的勸導下，他努力鑽研日文的寫作方式，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創作替自己和自己的同胞發聲，在〈我行〉一文中，陳火泉自白道：

自己知道自己，生來既沒有文藝細胞，又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只是不幸生在殖民地，自己親身所受以及目睹台灣同胞被壓迫，被損害的生活事實，一心想刻畫出這孤島上我們臺胞心坎中的苦悶和矛盾，也很想勾畫出大漢民族和大和民族的衝突，竟不自量力地，在日本佔據臺灣的惡劣環境下，在日本當局嚴密的檢查制度下，仍毅然決然用日文發表了一篇中篇小說——道，替苦難的時代留下血淚見證（聯合報獎牌語）。¹⁹

陳火泉因為工作上親身經歷升遷無望的不公平待遇，因為親眼目睹同胞被欺凌和壓迫，遂決定將自己的所見所聞透過小說隱晦的形式加以呈現，「將悲哀與苦澀，隱藏於字裡行間」²⁰以免觸怒當局。於是，在下了一番工夫努力學習日文寫作之後，他執筆用日文寫成一篇六萬餘字的日文中篇小說〈道〉，造成轟動，一腳跨進了作家之林。

在許多散文的篇章中，陳火泉都提及撰寫中篇小說〈道〉的緣由與初衷，如在〈往事只堪哀〉一文中，陳火泉直陳表述自己所遭受到的苦痛，揭示大和民族殖民地政策的荒謬是寫作最主要的目的：

我向自己保證：為挽救我和眾多被害靈魂的病苦，為我和那些人性尊嚴始終

¹⁷ 陳火泉：〈絕處逢生〉，《我思我行》，頁 222。

¹⁸ 陳火泉：〈絕處逢生〉，《我思我行》，頁 222。

¹⁹ 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頁 232~233。

²⁰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 年 11 月 10 日），頁 216。

遭受凌辱的朋友著想，我要把我所經歷的這一段艱澀的心路歷程寫下來。我要反駁他們大和民族那種「不做皇民的本島臺灣人不是人」的荒謬絕倫的殖民地政策。²¹

又如在〈一點心願〉一文中，陳火泉直言寫作〈道〉最主要是爲了發洩心中的苦悶，他自述道：

起初，完全爲了身受日本殖民政策的壓迫，想發洩心中的苦悶，將近不惑之年的我，著著實實下了一番功夫，鑽研、學習用日文寫作，居然也發表了一篇將近六萬字的日文小說。²²

而在〈最快樂的一刻〉一文中，陳火泉仍再次強調寫作〈道〉的初衷與目的：

在三十六歲那一年，我以一篇「道」的中篇小說，獲得日本「芥川文學獎」候選，轟動了當時日本文壇。我很想反映當時白領階級的血漬斑斑的、被壓迫的、被損害的生活事實。²³

不管〈道〉引起多大的爭議，不可否認的是，因爲日本殖民的戕害和壓迫，不甘於向現實屈服，才驅使陳火泉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他堅定地說：「我不能因一時的失意落拓而頹喪自棄，我不能坐以待斃，我要振作，我要控訴，我要吶喊！還我自尊，還我心靈上的清淨，還我的喜悅，還我精神的自由之樂！」²⁴

寫作可以宣洩心中的不平，可以傳達自己的想法，可以釋放自己的抑鬱，讓自己重拾身爲人的尊嚴，享有精神層面的自由，面對現實所引起的種種忿忿不

²¹ 陳火泉：〈往事只堪哀〉，《人生天地間》，頁 242~243。

²² 陳火泉：〈一點心願〉，《人生天地間》，頁 164~165。

²³ 陳火泉：〈最快樂的一刻〉，《人生長短調》，（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 年 8 月 10 日），頁 268。

²⁴ 陳火泉：〈往事只堪哀〉，《人生天地間》，頁 242。

平，陳火泉透過創作，爲自己找到一個抒發情緒的出口，一條康莊的活路。

二、國民政府時期

日本撲天蓋地、如火如荼推行「皇民化運動」²⁵，爲了將臺人「鍊成皇國民」，採取一連串的措施：廢除報紙漢文版，推動常用日語運動，獎勵「常用國語者」、「國語家庭」、「國語模範部落」等；鼓勵臺人養成日式生活習慣、改從日姓及供奉日本神祇、參拜神社等。²⁶面對時局強烈的變動、生活劇烈的改變，陳火泉說：「最令人受不了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硬要你認爲：那日語日文是你的國語國文。」²⁷所以，當臺灣光復，時值三十八歲的陳火泉興高采烈地說他「猶如重回母親懷抱的孩童，覺得處處是生機」。陳火泉同當時其他的臺籍作家一樣，面對回歸祖國的喜悅，對國民政府懷抱高度的期待，在這樣的新的時代，陳火泉激動地說：

我想寫、想抓，想去捕捉一些已經失去了的東西，想去抓住一些將要得到的東西！我要掘入民族的心臟，刻出民族的隱痛！一定要表現民族的傳統、生存的情境，更要表現傳統中不合理部分加諸每一民族成員，尤其是臺灣同胞的內心重壓，與夫形成民族悲劇的主要因素——人類的內心不自覺的保守和愚昧。那是一個從異族統治下解脫出來，重回祖國懷抱裏的三十年的夢想，一個偉大的夢，大得把人的胸口都快裂開似的。²⁸

他覺得心裏有一股罕有的創作慾望在激盪著，不吐不快，但是，受日文訓練長大的他，不會講國語，無法使用中文寫作，不過，在內心強烈慾望的驅使下，他毅然決然苦學中文，正如鍾肇政所言：「受日人統治五十年，臺胞們吃盡了千

²⁵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臺灣戰略地位益形重要，爲使臺人亦具日本國民之愛國心和犧牲精神，臺灣有「皇民化運動」之提倡，總督府進而制定「皇民化政策」，圖使臺人徹底同化成爲「皇國民」。參見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臺灣史》〈日治時代的政治與經濟〉，（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0月），頁180。

²⁶ 參見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日治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臺灣史》，頁180。

²⁷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137。

²⁸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頁217。

辛萬苦，對祖國的嚮往無時或釋，回到祖國懷抱，也就成了數百萬臺灣同胞共同的心願！因此，一旦光復的日子到臨，他們當然歡欣鼓舞，而學習祖國語文也就是靠這份力量與狂熱來推動的。」²⁹。

陳火泉開始自修國文、自學國語。舉凡「〔國語日報〕的專論、社評、〈古今文選〉」都是他熟讀細賞的範本。他說他深深覺得「身為中國人，若不通中國文，就有愧身為中國人了。」³⁰「再說，臺灣光復後，身為中國人，我更沒有理由不把本國文字——中文學好。」³¹於是，他利用公餘之暇，每晚挑燈獨坐，苦讀沉思，伏案提筆，力求「日化教育的毒素必須清除，日文語法的桎梏必須打破。」。他律己甚嚴，要求自己將「日文書籍統統置之高閣，在日常生活裏絕對不說日本話。」³²他急起直追，拚命學習，在無人指導下，將閒暇時間用在讀書和寫稿上，並嘗試投稿，可惜，竟沒有一篇獲得編輯青睞，「只好把那些草稿揉一揉丟進字紙簍裏，讓妻子生火煮飯時把它燒掉。」³³但是，他並不因此氣餒，他鞭策自己要擺脫日文語言的語法，「寫出簡潔、生動、有力的中文給中國人看」³⁴。

在摸索學習的過程中，陳火泉的作品陸續見諸報端，也交出了三篇廣播劇本：〈乘龍快婿〉、〈空谷芳草〉、〈一片丹心〉；兩篇電視劇本：〈國姓井〉、〈忠義圖〉以及一本短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儘管成果豐碩，但是，陳火泉認為自己的思想既未成熟，文字未完全使用中文的語法，還沾染著濃重的日文氣息，「沒有道道地地的中文化，還帶有日文的腔調，這可算是殖民地日文教育的後遺症，也是我的作品永不入流的致命阻礙吧！」。於是決心再自修十年，期間未再有任何的作品問世。

所謂「十年磨一劍」，沉湎書海，潛修十年的陳火泉，在民國六十七年秋，終於再度執筆，同時，從小說創作改為散文寫作。以詼諧誠懇的筆調書寫生命體

²⁹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收錄於《文學思潮》，第12期，1982年7月，頁67。

³⁰ 參見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137~138。

³¹ 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頁233。

³²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138。

³³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140。

³⁴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141。

悟、人生哲思的散文集陸續出版，廣獲好評。

正如「困學狂狷」的陳火泉自己在〈自樂又以樂人——兼答讀者的質問〉一文中寫道：

尤其是曾經不幸的出生在這個孤島而淪為殖民地的我，而今又重回祖國，讀的全是祖國的語言文字——中文原文，而且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來寫作。說實在的，每當我把自己的全副精神，貫注在寫作上，逐字斟酌，再三研究，逐句推敲，再四修改，然後充滿希望地把稿子寄出。然後眼看它赫赫刊出。這種自足之感——獨得不傳、空靈幽玄之樂，真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得到的。

35

日治時期的不平激發了陳火泉的文學生命，皇民化運動對漢文的打壓激發了陳火泉學習中文的決心。熱切的努力，只爲了證明自己是中國人，可以用曉暢的中文來寫作。所以，鍾肇政在〈文學的苦行僧〉一文中如此贊許道：「他們³⁶可以說是憑一股對祖國的熱愛，堅忍地向那堵高牆挑戰，攻城略地，贏得勝利的勇者；也可以說是光復後臺灣新文學的披荆斬棘的開路先鋒。他們之中有一位最年長的，堪稱是勇者中之勇者，就是陳火泉先生。」³⁷

³⁵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人生天地間》，頁 161。

³⁶ 鍾氏在文中指得是約在民國四十年左右，新起的光復後第一代臺灣作家。參見〈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文學思潮》，第 12 期，頁 67~68。

³⁷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文學思潮》，第 12 期，頁 68。

第三節 文友的砥礪

臺灣光復初期，飽嚙日本高壓統治的臺灣人，對於得以重回「祖國」的懷抱，表現高度的期待與歡欣。「臺北紳民間此喜訊甚至在北門豎立一個牌樓，上面寫著一幅對聯：『喜離苦雨淒風景，快睹青天白日旗』。位在今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也貼上一幅對聯，寫著：『天下本是中國土，馬上恢復臺灣人』，以示慶祝。」³⁸及至 10 月 16 日傳聞國軍將於是日抵達基隆，民眾歡欣鼓舞，準備盛大歡迎，基隆碼頭更是人山人海，皆以能先睹國軍陣容為快。³⁸足見臺灣人對於回歸祖國的喜悅之情。在這樣的氣氛下，激發起臺灣人的愛國熱情，開始投身家園的重建和振興工作，文學家們也不落人後，積極投入文學活動，但是，光復初期的臺籍作家馬上面臨二個難題：一是對新的生活、新的環境和新的文學主題難以馬上適應；一是在短時間內無法逾越語言的障礙，無法用中文寫作。所以，學習中文成為當時有志於文學創作的人的第一要務。³⁹

身處光復初期的陳火泉也積極的學習中文，迫切想以中文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感觸，在〈八十歲學吹鼓手〉一文中自述道：「人在世界上經歷了三十八年——特別是在異族統治的世界上活了三十八年，一旦脫離了殖民者的魔掌，如今眼看到河山重光，仰望著十月燦爛的天空，感觸自然更多。我覺得心裏有一股罕有的創作慾在激盪著，像陽光一般，熱烘烘的往外迸。」⁴⁰在日本高壓統治下，受日文教育長大的陳火泉，渴望清除日本教育的毒素，擺脫日文語法的桎梏，重新學習中文，重頭來過。他熱切的學習，希望可以早日執筆為文，用中文抒寫自己的所思所感，抒發自己胸中的快意。可惜，事與願違，「文字的呆滯、日文氣息的羈絆，有如沉重的腳鐐，鐐住我的雙足。」⁴¹陳火泉說：「我前進的途徑是崎嶇、艱難的；那樣笨重的文字鎖鏈使我拖拉不起，幾乎是一寸一寸的爬行」⁴²

³⁸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政治變遷〉，《臺灣史》，頁 244~245。

³⁹ 參見劉登翰等主編：〈光復初期的台灣文壇〉，《臺灣文學史·下卷》，（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6~8。

⁴⁰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頁 217。

⁴¹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頁 218。

⁴²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頁 218。

在自己努力的摸索之後，陳火泉發現自己依然無法擺脫日文的腔調，作品始終得不到編輯先生的青睞，所幸，「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四十三年，報名參加「中華文藝函授學校」；四十六年參加「文友通訊」，讓陳火泉的文學創作露出曙光，在文友彼此鼓勵與刺激之下，他的作品如旭日東昇，照耀臺灣文壇。本節就中華文藝函授學校時期和文友通訊時期分頭論述文友對陳火泉的影響。

一、中華文藝函授學校時期

民國四十三年，爲了在寫作上有所突破，更加精進，陳火泉參加「中華文藝函授學校」的小說班。當時的校長李辰冬博士對陳火泉的文學創作給予新的啓蒙，他強調：「文學是生活的表現」、「生活的第一步必須有理想；有了理想，第二個步驟就在實踐；然後還得加上第三步工夫——毅力。要想當文學家，就得先充實生活；生活經驗愈豐富，則對人生的認識必愈深刻；對人生的認識愈深刻，則他的作品必愈深刻。」⁴³生活經驗實爲文章之底蘊，可以提升作品的深度，彰顯作家對生命的體悟，這無形中給陳火泉指引一條創作的明路，給予他莫大的幫助。

除了李辰冬校長的教導之外，陳火泉更感念黎中天老師的指導，他直言黎老師是引領他步入中文寫作道路的第一人，讓他明曉自己的缺點即是「日文氣息太濃。」必須努力加以改進，用道道地地的中文寫作才行。在黎老師的指導之下，苦學中文九年，屢投屢退的惡夢終於結束了，陳火泉的中文處女作〈溫柔的反抗〉一文得以刊登在校刊〔中華文藝〕上，⁴⁴這無疑是爲陳火泉打了一劑強心針，讓他對自己萌生無窮的信心，繼續在中文的創作上力求突破。

修畢中華文藝函授學校小說班一年和研究班半年課程後，在李辰冬校長推薦下，陳火泉又參加了「中國文藝協會」小說研究班，從中習得語言的藝術和寫作小說的技巧，受益匪淺。

⁴³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41。

⁴⁴ 參見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41。

這些課程的訓練，讓陳火泉終得以「一窺中文的堂奧」，了解表達的語法和技巧，日益精進，作品終得見諸報端，成功跨越語文的障礙，再度在文壇展露頭角，體驗「混沌初開，乾坤始定」⁴⁵的莊嚴感受。

二、文友通訊時期

《文友通訊》是由鍾肇政於一九五七年發起的，主要是爲了讓分居各地互不認識的臺籍作家有一個互相砥礪切磋的管道，可以「切磋砥礪，互通聲氣」⁴⁶。鍾肇政邀請當時較知名的臺籍作家：陳火泉、廖清秀、鍾理和、施翠峰、李榮春、文心及後來加入的楊紫江和許山木等人，透過「通訊」的方式，以文會友，互相鼓勵，互相評閱，互相提供意見，給彼此督促與刺激，藉以提昇作品的水準。鍾肇政親自擬定通訊辦法，簡述如下：一、規定所有文友每月寄稿一次。二、將作品寄給各文友輪閱，閱後將批評記下，以便彙集登載。三、作品登載報刊者，文友於每月末通信時將該月內發表作品篇名刊物名稱期別示知，各文友於次月內設法審閱，做成批評寄來登載。⁴⁷

鍾肇政在寫給鍾理和的信中表露他深切的期許：「我們是臺灣新文學的開拓者，將來臺灣文學能否在中國文壇上——乃至世界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關乎我們的努力耕耘，可謂至深且大，依此而言，我們之間豈可無一經常而恆久的聯繫？」⁴⁸爲了實現發揚臺灣文學，使之躋身世界文壇的宏遠的目標，《文友通訊》由鍾肇政負責召集、聯繫、謄寫、印製和寄發。每期以兩張九開⁴⁹的白報紙爲限，用刻鋼板、油印的方式印刷。從一九五七年四月起，迄一九五八年九月爲止，歷時一年五個月，每月一期，內容「刊露一些各文友的動態、作品的寫作與發表情

⁴⁵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頁 219。

⁴⁶ 鍾肇政：〈春夢了無痕——三談《文友通訊》〉，《臺灣史料研究》第 9 號，1997 年 5 月，頁 47。

⁴⁷ 參見余昭玟：〈《文友通訊》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台南市：台南市立圖書館，2003 年 11 月），頁 116~117。

⁴⁸ 參見余昭玟：〈《文友通訊》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頁 116。

⁴⁹ 陳火泉謂：「每期都只有十八開白報紙二張或更少些」。參見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42。

形，以及若干發言，名副其實，確實只是『通訊』而已。」⁵⁰ 看似輕如鴻毛，實則重似泰山，對臺灣文學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余昭玟在〈《文友通訊》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一文中論述道：「在作品未被重視與討論的當時，他們自己形成作者、讀者、評論者三合一的方式，隱然是一個完整的文學圈子，此種設計使九位文友充分吸收到借鏡他人、反省自己的益處，並形成一股創作的原動力。」⁵¹ 足見《文友通訊》對戰後跨語一代的作家的裨益良多。在彼此的砥礪中，認真的面對自己的作品，提昇自己的寫作能力。陳火泉在〈學習國文的經驗〉一文中提到：

我一接觸到鍾理和的作品，就被他那地地道道的非常優美的中文語法吸引住了。他的文字簡練樸實，不唱洋腔洋調，絕無日文氣息，寫景宛如眼前，寫情躍然紙上，直使我自慚形穢。

每次理和對文友的「輪閱作品」所下的評語也很仔細，句句中肯，針針見血。

〔文友通訊〕停辦後，我和理和之間，書信仍常往還。每逢我情緒低潮的時候，他就來信給我適時的鼓勵。文字上的朋友，實在難能可貴。⁵²

正因為如此，身為文友中年紀最長的陳火泉，對《文友通訊》有著一份深厚的感情，他在〈八十歲學吹鼓手〉一文中回溯自己的寫作經歷，直言：「民國四十六年五月，我們幾個受過日文教育長大的同好，經鍾肇政兄的發起，每月交換一次「文友通訊」，為的是輪閱作品，互相切磋。這也給我很大的鼓勵。」⁵³ 足見《文友通訊》在他的寫作歷程中的重要性。他也曾熱切地說：「我非常喜愛我們這份〔文友通訊〕，雖然她是一份貌不出眾的油印刊物，但每次接到她，總是立

⁵⁰ 參見余昭玟：〈《文友通訊》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頁 114-115。

⁵¹ 余昭玟：〈《文友通訊》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頁 117。

⁵²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43。

⁵³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頁 219。

即先睹為快。每當我捧讀〔文友通訊〕，就彷彿見到情書一樣，興奮、快樂！」⁵⁴他深切感受到文友之間的可愛與可親，感受到來自文友之間的督促與批評，感受到一股勃發的文學朝氣，感受到自己必須奮勇向上、急起直追，他樂於和文友互通聲息，互相砥礪，相互成長。

他在《人生天地間》〈對文友文心⁵⁵的思念〉一文中也提及：「〔文友通訊〕，專為文友彼此傳達生活動態、讀書、寫作的心得，談談理想和抱負，輪閱作品，互相交換意見，批評和鼓勵。最大也是唯一目的是以文會友——互相切磋，互通聲息。」⁵⁶在同文中，陳火泉也提到文友文心（許炳成）對他〈溫柔的反抗〉一文所下的批評：「優點：主題鮮明，情節發展入情入理，配角的幾句插話和動作，造出奇特的效果。缺點：對白艱澀不自然，高潮處理稍弱。希望加倍努力。」陳火泉說：「寥寥幾句，句句中肯，針針見血，著著實實給我不少啓示和鼓勵。」⁵⁷可見文友中彼此的交流與建言，無形中提昇了陳火泉寫作的能力及對寫作的熱情，也成為他時刻督促自己要精益求精的力量，和文友共同為臺灣文學的發展努力，一如鍾肇政所言：「但願各位文友埋頭努力，寫、寫、寫，寫出臺灣人的心聲，為『臺灣文學』開出一朵璀璨的花！」⁵⁸。

《文友通訊》對陳火泉等人的影響，一如余昭玟在〈《文友通訊》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一文中所言：

在五〇年代省籍作家面對跨越語言及作品缺乏發表園地的困境時，許多人迅

⁵⁴ 陳火泉：〈對文友文心的思念〉，《人生天地間》，頁 102。

⁵⁵ 本名許炳成，（1930—1987），省立嘉義高級農校森林科畢業，曾任職於臺北林業試驗所、合作金庫。六〇年代之後將創作重心轉移到電視劇本編撰，並被聘為臺視基本編劇。曾獲中央日報、新生報、自由談徵文獎項、臺北西區扶輪社文學獎、教育部劇本獎。〈海祭〉、〈生死戀〉等多篇作品曾先後被譯成英、日文發表。文心是戰後第一代臺灣作家，他的小說創作大部份完成於六〇年代以前。他以一支樸實而真摯的筆，刻劃探索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世界，在平淡的文字背後，溶匯了他對「平凡人物濃厚的關愛與深沈的悲憫之情」。（許素蘭語）2011年7月30日摘自當代文學史料知識加值系統：
<http://lit.ncl.edu.tw/litft/searchCP.action?dtdId=1&sysId=110305-A-001>

⁵⁶ 陳火泉：〈對文友文心的思念〉，《人生天地間》，頁 100。

⁵⁷ 陳火泉：〈對文友文心的思念〉，《人生天地間》，頁 102。

⁵⁸ 余昭玟：〈《文友通訊》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頁 121。

速從文壇上退卻、消失了，而這一小群作家卻能堅持寫下去，迄八、九〇年代仍未停止，最原始動力就是來自《文友通訊》，它鼓舞創作者，將孤寂的他們聯繫，凝聚文學意識，互相批評砥礪，這種種對作家個人影響是十分深遠的。⁵⁹

《文友通訊》的這些文友全都和陳火泉一樣面臨語言轉換的艱辛，但是，他們並未退縮，執意靠著自己的努力，學習使用道地的中文來創作，他們互相批評、互相學習、互相砥礪，他們懷抱高度的熱情和理想，獻身文學的創作，這無疑給陳火泉莫大的信心和鼓舞，讓他從中得到不少的啓示和鼓勵，繼續耕耘這塊苗圃，期待開花結果。

⁵⁹ 余昭玟：〈《文友通訊》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壇〉，《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說家研究論文集》，頁 123。

第四節 文學觀及其實踐

一向律己甚嚴的陳火泉，非常珍視時間、珍視人生，透過寫作，透過文集出版，最主要是要證明「自己能夠呼吸的每一分鐘，不是苟活」⁶⁰，希望自己的著述可以給現代人一些啓發，指引現代人朝著進取奮發的人生邁進。於是，在執筆創作的五十餘年間，即使疾病纏身⁶¹，他仍筆耕不輟，精神著實令人感佩。陳火泉曾自白道：「說實在的，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情不自禁的『癢』，一旦上身，非抓不可；否則，苦不堪言，有如魔鬼附身。」⁶²更難能可貴的是，陳火泉大都是利用公餘的閒暇來從事創作，他說他想要證實一個人只要有恆心就可以在寫作方面獲得成就，他說：「我要強調的一點是，證實一個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而才情並不很高的寫作者，要有所成就，除了熱情，最要緊還是必須學會持之以恆。」⁶³回顧陳火泉一路學習中文和創作的歷程，這中間經歷許多的艱辛與打擊，但他秉持的著不屈不撓的精神，持續潛修、寫作，終於，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儘管在文壇已享有盛名，陳火泉依然認為「最滿意的作品，尚待努力去創作」，「我腦袋裏隱藏的構想是最美的，流露出來的卻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他用充滿熱情的奔放語調說：「我總是在想，讀了七十多年的書，爬了四十年的方格子，只是在追求這點『突破』——這種『頓悟』，自己也不知道要到何時才能『脫胎換骨』，但我仍然繼續不斷地往前追，往前尋！」⁶⁴。字裏行間在在流洩陳火泉對文學創作的豪情，追求卓越的壯志。

正如鍾肇政在〈文學的苦行僧〉一文中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正是陳火泉所以在沉默十年之後，以七旬高齡，改弦易轍，從事散文創作，連續推出『悠悠人生路』、『青春之泉』、『個性的發揮』——即『人生三書』

⁶⁰ 陳火泉：〈誰不想愛與被愛〉，《快樂不是越多越》，頁 16。

⁶¹ 陳火泉五十五歲患高血壓，六十六歲得糖尿病，七十一歲時得了攝護腺肥大症，七十六歲動手術。參見〈無病一身輕〉，《人生天地間》，頁 87~90。

⁶² 陳火泉：〈一點心願〉，《人生天地間》，頁 164。

⁶³ 陳火泉：〈讀者·編者和我〉，《人生長短調》，頁 276。

⁶⁴ 陳火泉：〈我常常在想〉，《我思我行》，頁 22。

之寫照」⁶⁵又說：「陳火泉以『八十歲學吹鼓手』自況。行年三十有八逢光復，這是他的第一關卡，他克服了。然後，他自覺能力不足，以花甲之年毅然下了再來一個十載寒窗的決心，他做到了。他的苦學過程，猶之乎一個困而行之的苦行僧。然而，他苦嗎？恐未必。從他的成果——『人生三書』，我們看到一個怡然老者，是那樣地在欣賞人生，欣賞苦楚。原來，那每一個苦，在他都是賞心悅目的良辰美景啊！」⁶⁶

堅信文章可以載道、可以淑世的陳火泉；堅信文章可以留下不朽盛名的陳火泉，他孜孜矻矻地筆耕，無非都在享受人生的歡愉，實踐自己的信念，讓生命的每一分鐘都能彰顯他的意義和價值，在《活在快樂中》一書的〈自序〉中，陳火泉自述道：「我只不過是一個困學狂狷的現代老人，我十分希望這些紙上，一堆一堆的文字，不會讓讀者討厭，而對於正在人生旅途上跋涉的人能提供些什麼，更希望讀者諸君也能在我的書中找到什麼。我切切希望！」⁶⁷。一如在《我思我行》〈我行〉一文中，陳火泉以他穩健積極的筆調寫道：

如今，我年近八十，黃昏向盡，但我總還想挽住一抹夕照霞光，我還要學，學如何寫得更好、更美！希望能寫出一些淳風俗、正乾坤的篇章來，只是我要讀的書太多，要寫的東西也不少，深感時間有限，不過，我不急也不忙。讀一本，算一本；寫一篇，算一篇；隨心隨意的悠遊，從從容容的欣賞，心中無憾無愁，路上無窒無礙，不必一直趕路，累了可以坐下來歇歇，享受人生中落日時期值得珍惜的一分健康自在。⁶⁸

身為勵志散文的作家，陳火泉他劍履自己踏實積極奮發的人生信念，善用每一分鐘，分享他人生所積累的智慧，透過自己的生花妙筆，給讀者指引人生進取

⁶⁵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文學思潮》，第12期，頁72。

⁶⁶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文學思潮》，第12期，頁73~74。

⁶⁷ 陳火泉：〈自序〉，《活在快樂中》，頁4。

⁶⁸ 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頁238。

的方向，踏在暮色黃昏裡，依然從容前行，不願讓自己的腳步稍歇。在〈古稀而後又八春〉一文中，陳火泉寫下他人生的大志：「我有窮一生也看不完的書，也寫不完的文章。」⁶⁹「直寫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只要我熱情之『火』和智慧之『泉』不衰竭，我的筆就永不停止。」⁷⁰火光熠熠，泉水汨汨，如此自許的陳火泉，終其一生，筆耕不輟，希望對這個人世有所貢獻，讓自己的生命得以不朽，他寫道：「當我死後，我並不關心我的名字是否被世人遺忘，但，我希望有人會說：『他幫助了人類對生活的價值有了更深刻的了解。』」⁷¹

也因此，面對新人輩出，氣象蓬勃的文壇，陳火泉除了自許之外，也期勉文友可以善用自己的智慧與文采，寫出匡正人心的佳構，發揮文學淑世的功能，在〈新歲三願〉一文中，陳火泉振臂疾呼道：

目前我們的文學作品，缺乏陽剛之氣和震撼的力量，真希望有大頭腦和大智慧的人秉春秋之筆，用藝術的語言與形式表達他對人生的「中心關懷」之餘，仍不忘自身出身何處，對中華民族之為中華民族，應有深刻廣泛的認知，更應珍惜傳統文化，並從中提煉出生活情趣的智慧，穿插鑄入於創作之中，使其作品足以喚醒這一代的理性良知，肯定人本身的價值，引導國人提高生活素質，養成優良的風氣，進而帶動國家更富強且美好，編織出更美麗、更壯闊的時代花朵。⁷²

足見陳火泉依然承繼文學救世的傳統，希冀自己的文章可以載道明道，可以有益於世，可以給世道人心一些指引，為社會國家帶來進步。

回歸小我而論，持續地讀書寫作是陳火泉對子女的「身教」。平日生活簡樸的他，咸少有社交活動，因著自己木訥的性情，加上不善與人交遊，僅能以喝酒、

⁶⁹ 陳火泉：〈古稀而後又八春〉，《人生天地間》，頁 93。

⁷⁰ 陳火泉：〈古稀而後又八春〉，《人生天地間》，頁 94~95。

⁷¹ 陳火泉：〈生命的不朽〉，《悠悠人生路》，頁 161。

⁷² 陳火泉：〈新歲三願〉，《青春之泉》，頁 75。

讀書、寫作自娛，他說：「自己知道自己，生平拙於詞令，因而性情內向，從未參加外界的任何活動——文藝工作或政治運動，只是一味地把全副精神寄託在讀書上，於是逐漸養成了以文字來發抒感情的習慣。這是訓練，也是學習，同時，也養成了我不偷懶的習慣，更可作為兒女們的榜樣。一筆在手，滿紙煙雲，半真半幻，想寫什麼情景，便有什麼境遇，即使未必能寫好，至少我自己已經投入那情況之中，陶然欲醉，這確實能夠排遣我不少苦悶。」⁷³說到底，讀書寫作對陳火泉來說，具有雙重的意義，既是自己生命價值的實現，也是最好的身教。是終身不得歇手的身體力行。

⁷³ 陳火泉：〈被壓迫靈魂的昇華〉，見《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78年7月），頁106。

第五節 報社出版社的編輯與讀者的肯定

《悠悠人生路》、《青春之泉》二本著作是陳火泉潛修十年之後，欣然有得的文稿，幾經整理，將八篇投民眾日報副刊，二十二篇投中華日報副刊，全為副刊編輯採納，並蒙蔡文甫先生青睞，在九歌出版社集結出版。而其它的大作，大都是文名大開之後，刊載在報紙或雜誌的專欄文章。所以，陳火泉時常在談論自己創作歷程緣由的文章中，感謝文化陣地的「掌門人」——報刊主編先生，讓他有幸繼續耕耘這塊文學園地。

從第一本散文集《悠悠人生路》開始，陳火泉的作品就廣受讀者的喜愛，每一本都在短時間內火速再版，且一連再版好幾回，讓他成為暢銷作家，陳火泉對此甚感開心，他說：「所以鍾肇政說我是一位暢銷作家，我也不以為逆耳。暢銷作家有什麼不好？我認為，好的文學作品，不一定曲高就要和寡。文學本來就是要影響很多人，看的人越多，影響的力量越大。」⁷⁴讀者的肯定讓陳火泉更欣然於寫作，越寫越起勁。

「寫」與「被讀」之間，就像「愛人而得其人之愛」一般，是一件很幸福快樂的事。報社、出版社的編輯和讀者，正是陳火泉的「愛人」，他們對他的創作所給予的支持，是支撐他繼續創作的動力，本節筆者就來自編輯和讀者二方面的肯定加以析探。

一、報社和出版社編輯的肯定

在初學中文寫作的時期，陳火泉屢遭退稿的折磨，「十投八九退，就像回力球，投得多快退得多快。」讓我不禁感慨得說：「投稿是一種長期的作戰。所投的稿退了回來，也是一種痛苦，獲得刊登又是一番快樂。」⁷⁵但是他以「退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寫不出，寫不好！」這句座右銘自勉。⁷⁶漸漸地，他的努力開始有了成績，四十六年七月起，作品陸續刊登在《公論報》副刊、《民間知識

⁷⁴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52。

⁷⁵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43~144。

⁷⁶ 參見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53。

月刊》、《聯合報》副刊和《中央日報》副刊，讓他寫作的信心大增。⁷⁷

民國六十七年秋，他抱持「得句錦囊藏不住」「四山風雨送人看」的心情，將潛修十年的文稿，分投民眾日報副刊和中華日報副刊，全部告捷並獲得蔡文甫先生和管管先生的肯定。蔡文甫先生在來信中說：「大作甚佳，對社會有益，華副將陸續發表。」⁷⁸這對陳火泉來說更是莫大的鼓勵。從此，陳火泉終於有一個專屬自己的園地，可以將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智慧，透過作品和廣大的讀者分享：

大華晚報，給我機會，在她的「甜蜜的家庭」和「淡水河」上，讓我寫「人生點線面」和「我思我行」專欄，我由衷地在此感謝！

「人生天地間」集中的文章，大多數發表於大華晚報上面兩個專欄上，間亦有一、二發表於中華副刊、中央副刊、聯合副刊和成功時報副刊，同時也在文訊月刊、華視今天別刊和鹿港風物等雜誌披露過。⁷⁹

從初學中文的艱辛一路走來，歷經十年的潛修，前後耗時近二十年，陳火泉終於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嚐到成功的滋味，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人生體悟和讀書所積累的智慧，透過文字的表述，終於有一個分享的平台，這對他來說是何等的重要。

除了編輯的賞識之外，編輯的督促也是陳火泉努力創作的動力，他在〈回顧與前瞻〉一文中直言：

然而，週週寫「人生點線面」專欄，我是受了壓力。

每週一篇，星期一見刊，你必須定期交卷。有了時間的限制，更有了字數的約束，可怕的是，我寫不出，寫不好。平常投稿，用不用在人，我無所謂。

寫這樣的稿，我很擔心寄出去或許有一兩篇，老編是在無可奈何的心情下付

⁷⁷ 參見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44~145。

⁷⁸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51。

⁷⁹ 陳火泉：〈前言〉，《人生天地間》，頁 6~7。

印，這樣子，對己對人，都不是好事。一個作家總希望寫出好作品，不願拿劣的去寬恕自己。⁸⁰

足見寫報章專欄，讓陳火泉不得不時刻要求自己認真寫作：一方面以高標準審視自己的作品；一方面要戰戰兢兢，持續創作，方能如期交稿，使專欄不至開天窗。在這樣雙重的壓力下，陳火泉迸發了自己的潛能，交出很多的好文章，獲得許多讀者的肯定和鼓勵。

另外，編輯的退稿和刪稿也是督促陳火泉精益求精的一大助力，「爲了避免被退稿與被動手術，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也只有他們那嚴謹的要求，與毫不寬假的態度，才使我的文筆日臻完美。」⁸¹編輯對文字的要求，讓陳火泉持續鞭策自己，力求自我超越，日益有功，臻於完美。

因此，陳火泉感念報社和出版社的編輯給予他的每一個機會和指正，讓他對自己的寫作更有信心，得以在文學的園地繼續耕耘，成爲「人海中的勵志舵手」⁸²。陳火泉不只一次在文章中以感念的口吻說：「各報章雜誌主編刊登這些文章於先，而出版社又肯將這些文章出版於後。……我更不能忘記那些身居文化陣地的『掌門人』——各報刊主編的勗勉⁸³，沒有他（她）們那塊園地，我的耕耘就不見得有開花結果的時候。」⁸⁴、「如果沒有那些身居文化陣地的『掌門人』——報刊主編先生的雅量刊載，沒有他們那塊園地，我的耕耘就不見得有開花結果的時候。」⁸⁵。

⁸⁰ 陳火泉：〈回顧與前瞻〉，《人生天地間》，頁 277。

⁸¹ 陳火泉：〈讀者·編者和我〉，《人生長短調》，頁 279。

⁸² 黃得時之語，見陳火泉：《感時念父母》，頁 198。

⁸³ 計有：聯副刊林海音女士、中央副刊孫如陵先生、中央日報晨鐘胡有瑞女士、民眾日報副刊管管先生、中華日報副刊蔡文甫先生、民眾副刊鍾肇政先生、聯合副刊痲弦先生、新生副刊楊震夷先生和劉靜娟女士等人。參見《人生長短調》，頁 278~283。

⁸⁴ 陳火泉：〈最快樂的一刻〉，《人生長短調》，頁 273。

⁸⁵ 陳火泉：〈前言〉，《人生天地間》，頁 7。

二、讀者的肯定

民國六十七年，潛修十年，抱持「得句錦囊藏不住」、「四山風雨送人看」的心情，陳火泉將積之既久的作品，分別投稿至《民眾日報》和《中華日報》，出乎意料之外的大受好評，蔡文甫先生和管管先生更來信表示希望可以為其出版作品集的意願。因九歌出版社蔡文甫先生聲言在先，所以，婉謝了管管先生的美意。民國六十九年元月《悠悠人生路》終於問世，隨即銷售一空，一版再版，讓陳火泉感動莫名，欣喜若狂，他在為榮獲國家文藝創作特殊貢獻獎所撰寫的文章〈最快樂的一刻〉一文中提道：

「人生三書」出版後，廣受讀者的喜愛，「悠悠人生路」經臺北市政府新聞處選為「七十年度優良文藝著作」，「青春之泉」亦經臺北市立圖書館舉辦的「七十年好書推介比賽」選入好書。「個性的發揮」今年二月份出版，短短的兩個月裏，就出三版。許多學校列為學生必讀的課外讀物，許多機關團體購為贈送同仁的讀物。

美國世界日報和臺灣婦女月刊，一再轉載這部書的作品；臺灣警察廣播電臺，也時常播出這部書的部份文章，顯示這部書每篇文章，各有其論點，提供人生在世的一種觀點、一種哲理，或許有其可取之處。⁸⁶

他在〈學習國文的經驗〉一文中也追憶道：

我很慶幸六十九年元月，出版第一集〔悠悠人生路〕；七十年三月，出版〔青春之泉〕；七十一年二月，再推出第三集〔個性的發揮〕；完成宿願「人生三書」，均由九歌出版社印行。

繼「人生三書」之後，七十二年二月，我又出版第四集〔人生長短調〕；七十四年元月，再推出第五集〔活在快樂中〕，合前三書，可稱「人生五書」。

⁸⁶ 陳火泉：〈最快樂的一刻〉，《人生長短調》，頁 271。

我不諱言，「人生五書」問世後，廣受讀者關注，或經臺北市政府新聞處選為優良文藝著作，或經臺北市立圖書館選入好書，或經許多學校指定為課外讀物，部分作品經國立編譯館編入國民中學輔導手冊，或經選入文集文庫，或經報章雜誌轉載，或經廣播電台選播，顯示這部書裏每篇文章各有其論點，提供人生在世的一種觀點、一種哲理，或許有其可取之處。不必多說，獲得國家文藝獎是我的殊榮。我更不必諱言，而今，第一集〔悠悠人生路〕已印行二十四版，今年年初才出版的第五集〔活在快樂中〕，也已印行三版。

87

陳火泉的作品本本暢銷，本本都獲得極高的評價，為乾涸的心靈注入一股清「泉」，為人世燎起一片智慧的「火」海，連文友鍾肇政在〈文學苦行僧〉一文中都說：「使這位勤奮苦學却又默默⁸⁸無聞的老作家一夜成名，躋身當今有數的暢銷作家之一。」⁸⁹作品備受讀者喜愛與肯定，激勵了陳火泉，讓他更加奮力而為，越寫越起勁，他說：「這些年來，我陸陸續續寫了五本有關談人生講修養說自己的書，頗受讀者的關注，也得到了文藝獎，令我越寫越起勁，越起勁越寫。」⁹⁰蒙廣大的忠實讀者的愛戴與支持，陳火泉銘感於心，時常在文章中述及他的感激與欣喜：

這「人生六書」細說人生、談修養、講自己，是說明「如何好好生活——熱愛生命」的一系列作品。很幸運的，多承朋友和讀者的共鳴和鼓勵，使這六本書不但在初版時是暢銷書，更能長期暢銷到現在，使我心中非常的欣慰和感激。⁹¹

⁸⁷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51~152。

⁸⁸ 為「沒沒」的訛寫。

⁸⁹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文學思潮》，第 12 期，頁 70。

⁹⁰ 陳火泉：〈古稀而後又八春〉，《人生天地間》，頁 93。

⁹¹ 陳火泉：〈前言〉，《人生天地間》，頁 6。

最使我興奮的是，真有那麼多的讀者喜歡這些書，許多學校也採用為課外讀物，臺北市政府也推薦為優良圖書，因而，《悠悠人生路》已經出二十六版，出書尚未到一年的《人生點線面》也已再版五次。⁹²

當然，讀者的來信，更是對作者莫大的鼓勵，在〈讀者·編者和我〉一文中，陳火泉列舉數位讀者的來信，信中都提及由於讀了他的作品，使得他們重新找到人生奮鬥的方法和目標，「他們都說，好喜歡看我這些既能怡情又可以勵志的『清言清語』」⁹³，這無疑讓陳火泉更看重自己作品的價值，更努力從事寫作。

而在陳火泉的妻子過世之後，意志消沈的他，更感念讀者細心的寬慰與鼓勵，讓他化悲痛為力量，走出喪偶之思，重新執起健筆，以文會友，以寫作排遣內心的空虛，讓自己的餘生多點意義，他寫道：

更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時常有年輕的也有年長的，有海內也有海外的讀者朋友來信告訴我，由於我的一言一行點醒了他們，使得他們清醒後已修正自己奮鬥的方法和目標。他們都希望我不要停筆，要繼續寫。四年前，老伴過世後不久，有幾位讀者也來信慰問：『請您別太難過，相信您會出更好的書，更多讀者陪伴您的。』面對這些「風簷展書讀」，和我心靈相互交通的朋友們，我怎麼能不感動，怎麼不繼續寫下去呢？⁹⁴

讀者的肯定與支持，慰問與陪伴，不啻是陳火泉寫作的精神支柱，更是鞭策他持續寫作的力量，他堅信：「把一己的生活經驗以及個人所見所思所感所悟形諸筆墨，通過作品與讀者交流共鳴，這才是莫大的悅樂。」⁹⁵他喜歡「吾道不孤」的喜樂之情。他在〈自樂又以樂人〉一文中不加掩飾地說：

⁹² 陳火泉：〈一點心願〉，《人生天地間》，頁 165。

⁹³ 參見陳火泉：〈讀者·編者和我〉，《人生長短調》，頁 283~284。

⁹⁴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53。

⁹⁵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人生天地間》，頁 157。

我時常覺得：愛人而得其人之愛，是最幸福快樂的；「被讀」和「被愛」一樣，本來也應該是很快樂幸福的事；但在愉悅和感動中，使我有了一份鮮明的使命感。於是，我更用心寫作，更用心閱讀，更用心思考，更用心生活。

96

讀者的肯定，讓陳火泉感受到自己寫作的價值，讓他覺得活著的意義得到肯定，讓他更用心於閱讀、思考和生活，實有助於他的寫作工作，讓他覺得自己肩負一份重責大任，要給讀者更多的處世智慧、更多的提醒與勉勵。他說：「讀了七十年的書，愈讀愈樂，愈樂愈讀！爬了四十年的方格子，愈爬愈勁，愈勁愈爬！生理上的生命難免會衰頹，讀書求知、寫作求表現的慾望，則可以老而彌堅，永不衰竭。」又說：「在今後的歲月中，我還要興致勃勃地閱讀，讀到天荒地老；我還要興致勃勃地寫下去，寫到地老天荒！」⁹⁷讓讀者得以不斷汲取他的智慧之「泉」，了解生命的真諦，擁有美好的人生。

⁹⁶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人生天地間》，頁 157。

⁹⁷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人生天地間》，頁 163。

第三章 陳火泉小說的主題內涵

陳火泉的小說創作跨越日治時期和國民政府時期，成為跨語作家的一員。他的小說不論內容為何都已深具時代的意義，在台灣的文壇佔有一席之地。

陳火泉的小說，不論是日治時期的日文創作，亦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中文創作都帶有濃重的「自傳」色彩，和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正如中國學者楊義所言：「文學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實際上，人們較多地注意到文學反映生活，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寫作品的時候有很多的中介環節，有很多豐富的內容。它的這種反映是很曲折的，通過作家的心靈的，是以作家心靈為紐結，牽動著生活——作家——作品——讀者這個非常複雜的系列的。」¹生活必須透過作家的心靈的轉化，才得以昇華為文化的花朵，得以折射生活，產生象徵的意涵，統攝生活的本質。

陳火泉早在一九四三年即以中篇小說〈道〉（《文藝台灣》第6卷第3號一九四三年七月）²榮獲芥川賞候補，轟動當時的日本文壇，獲得日人西川滿、濱田隼雄、窪川鶴次郎等人的讚賞，認為是「台灣獨有的皇民文學」，是「由心底湧現成為皇民的熱忱，強烈而直率的描述，無人能出其右」，是「作者嘔心瀝血的力作，也是一部雖蘊含迫力卻不苛責的記錄」³，〈道〉被日本人吹捧為「皇民文學」的代表作，是皇民化的具體成果。這樣的讚譽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卻成為眾家評論的矢的，成為「皇民文學」與「抗議文學」的相互論辯。不論立場為何，這場論爭都是起於民族主義作祟，受限於當時代的政治意識。⁴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後，陳火泉有感於自己是中國人，懷抱強烈的祖國意

¹ 楊義：〈小說史研究與文化意識〉，《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業強出版社，1993年1月），頁2。

² 陳火泉應鍾肇政之請，於一九七八年從事〈道〉中文的翻譯工作，於一九七九年六月翻譯完成，並於次月七日開始連載於鍾肇主編的《民眾日報》，共計連載三十三天。

³ 參見星名宏修：〈「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見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前衛出版社，1994年12月），頁42-43。

⁴ 學者阮斐娜指出：「對這些文本的二元對立評價方式，是基於一種堅持單一國家認同的試金石：如此卻過度簡化了被殖民隸屬者當中身分認同形成的複雜性，而這對於閱（再）讀這些文本並沒有建設性。」見阮斐娜：《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麥田出版，2010年9月），頁257。

識，急於學習中文，希望可以用曉暢的中文寫作，以證明自己是中國人。所以，陸續參加「中華文藝函授學校小說班」、「中國文藝協會小說研究班」以及由鍾肇政所倡議的「文友通訊」。在中文寫作上力求精進，終於跨越語文的障礙，陸續發表多篇受人矚目的短篇小說，後有感於自己的思想尚未成熟、文筆尚帶有日文氣息，加上警總的約談，讓陳火泉決心封筆、潛修十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台灣商務印書館將其二十篇短篇小說集結出版《憤怒的淡江》一書，成為陳火泉小說創作的絕響——是第一本中文小說集，也是最後一本。

本章就日治時期頗具爭議的中篇小說〈道〉及陳火泉唯一的中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加以仔細研讀，分別從皇民文學的論辯、強烈的民族意識、對鄉土家園的熱愛及家庭生活的投射等四個面象，來歸納析探陳火泉的小說主題，期能歸結中篇小說〈道〉的論爭以及透視其它作品的內涵。

第一節 皇民文學的論辯

「皇民文學」一辭的出現始於一九四三年，陳火泉的〈道〉刊載於西川滿《文藝台灣》時，日人濱田隼雄認為該作品強烈而清楚地描繪由衷做皇民的熱忱及痛切地傾訴皇民化的苦惱，並強勁而有力地表現一個人跟皇民化苦惱戰鬥的過程。在欣喜之餘，他以「可說是現在的台灣獨自的皇民文學」加以讚揚。「皇民文學」成為日人頌揚皇民化的功蹟，帶有「讚賞」與「收編」的意味。

但是，戰後，「皇民文學」一辭在民族主義者的攻訐之下，成為具有「蔑視」的貶損意涵，是指稱親附認同支持殖民戰爭與皇民化運動者的作品。學者陳建忠指出日後被歸入所謂「皇民文學」的作品，都有具有以下持徵：（一）描繪成為皇民、日本國民的心路歷程之作品。（二）描繪志願從軍或歌頌、預祝戰爭勝利的作品。（三）描繪南進、增產、團結、日華親善等積極意識的作品。⁵

在高漲的民族烈燄的漫燒之下，陳火泉的〈道〉被指稱為「皇民文學」是無庸置疑的。唯不同於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論述者，身處日治時期的同時代的作家，如鍾肇政、葉石濤等人，則從同理的角度，以時代的不得不然，咸認為「沒有皇民文學，只有抗議文學」，為其去除污名。陳火泉也陸續在其散文創作中，一再論述自己的創作動機，設法為自己揭去「皇民化作家」的標籤。

本節就〈道〉的內容、皇民文學與抗議文學的論辯及陳火泉自己的辯解三方面加以闡述，以歸結〈道〉的論爭。

一、〈道〉的內容

〈道〉這篇小說自傳性色彩非常鮮明⁶，小說的主人翁名字也叫陳火泉，因浸濡日本文化甚久，有一個俳號叫青楠，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直轄的製腦試

⁵ 參見陳建忠：〈「皇民文學」一詞的由來與歷史背景〉，《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8月），頁274~275。

⁶ 褚昱志在〈是皇民文學？還是抗議文學（二）——論陳火泉的〈道〉〉一文中指出：「根據陳火泉自譯在《民眾日報》上連載的〈道〉，對照他所寫的〈被壓迫靈魂的昇華〉一文，知內容與他現實環境中的遭遇相仿，因此這是自傳性色彩相當濃厚的小說。」見褚昱志：《皇民文學與反皇民文學之研究》，（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4月），頁111。

驗所。他在工作上表現十分積極而認真，深受上司的倚重與肯定。因發明「火旋式灶」（火旋日語發音與火泉諧音）有效提高單位材積百分之十六的樟腦生產，獲頒「彰顯狀」和「顯功章」。在工作上有傑出的表現的他，滿心期待有朝一日可以被擢升為技手，享有較好的待遇，可以脫離位在萬華小巷租來的狹隘陰溼惡臭的房間，搬到配給的官舍，這幾乎成了他努力工作的唯一目標。可惜事與願違，幾次的升遷機會，最終都成為幻影。

而讓他懸得老高的心摔得粉碎的是與他心靈相通，情同父子的廣田股長在他再次升官失利時劈頭所說的：「本島人不是人啊！」。這句話像把利刃直接插入他的胸口，彷彿五雷轟頂，將他擊得粉碎，讓他百般吃驚與倍覺不可思議，他無法接受在這緊要關頭，還被股長拋棄，就僅只因為自己是「本島人」，不是流著日本血緣的皇民。

這讓我不禁心如槁灰，自我哀憐地詰問道：「菊是菊，花是櫻，牡丹終究不是花！能大呼天皇陛下萬歲而死的只有皇軍，貢獻一身殉國的只有皇國臣民，我等島人畢竟不是國民嗎？啊，終究不是人嗎？」，他對自己不是皇民的身份徹底的絕望了，雖然自己一生努力奉行「日本精神」，極力醇化為大和民族的一員，但，先天的血緣否定了他一切的努力，他感覺自己照不見未來，照不見希望，他將這份痛苦隱藏在自己的心中，並勾起昔日與同僚相處倍受輕蔑的不快，他失去工作的熱情與氣力，委身於空虛與孤獨之中，徹底生了一場大病——精神衰弱，讓自己像發了瘋似的，歇斯底里地發作著。

直到有一天，他幡然悔悟自己還用「本島語」思考、思想，不是用「國語」、日式的方式思考、思想，他才驚覺到自己的不純正，而得以撥開心中的陰霾，邁向自己認為的「皇民之道」，並決心加入志願軍，實踐自己的信念：「所謂步向皇民之道就是死這麼回事。」。於是，他委請他的女同事——稚月女——在他勇死於沙場時，為他弄個刻有「青楠居士生於臺灣，長於臺灣，以一個日本國民而歿」或是「青楠居士為日本臣民；居士為輔弼天業而生，居士為輔弼天業而活，居士為輔弼天業而死」的墓誌銘，衷心希望可以藉由為天皇流血效忠，跳脫血緣的命

定，成爲真正的皇民。⁷

二、皇民文學與抗議文學的論辯

〈道〉這篇小說，一直以來存在著「皇民文學」和「抗議文學」的爭議。最主要是因爲它的主題雖在剖析臺灣人在皇民化過程中的苦悶和掙扎，但，由於它的反諷筆調和批判性過於軟化，加上被日人有意的吹捧，因此，產生了見仁見智的爭議性，有人認爲它是不折不扣的皇民文學，也有人認爲它是爲臺灣人請命的抗議文學。⁸以下就這兩肇的見解做一歸結：

（一）皇民文學

認爲〈道〉是皇民文學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林瑞明、陳映真、曾建民、余昭玟、垂水千惠等人，他們就小說的內容及主角最後的歸向、就陳火泉參加台灣決戰文學會議的言論⁹、就發表的刊物（文藝台灣），斷定〈道〉是作者有意的輸誠，其中日本學者垂水千惠則認爲陳火泉是有意要引發日本人的同情，進而影響專賣局的人事政策，爲自己謀取升官的利益。

學者林瑞明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精神〉一文中直言：「有一些人比較沒有思辨性，喪失了台灣人的立場¹⁰，呼應了日本的皇民文學，比方說周金波的〈志

⁷ 參見陳火泉〈道〉，《民眾日報》副刊，1979年7月7日~8月16日，第十二版。

⁸ 參見梁明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進程〉，《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2月），頁281。

⁹ 陳火泉在會議中以他日本名字高山凡石發表談話：「爲大君爲祖國，而與敵人戰鬪之時，日本人的心中總是抱著必勝的信念，發揮勇往直前的精神，展現出著實令人感佩的姿態。描寫如此動人的姿態，加以昇華，使其更臻完美，這不就是文學者的工作之一嗎？」「現在，本島六百萬島民正在接受『皇民鍊成』的訓練。我認爲，描述本島人在『皇民鍊成』之過程中的心理乃至爲言動，進而加速『皇民鍊成』的腳步，這也是文學者的使命。」「總之，如果文學者都有日本人的真誠，則天下無難事。『誠』，就只是『誠』而已。不計個人生死，捨身一搏，則事無不成者。而不能如此捨身者，應當體認到自己不僅不是文學者，而且也不是日本人。」參見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頁33~34。

¹⁰ 林瑞明認爲陳火泉在戰爭期間迎向皇民化，爲皇民化搖旗吶喊，是有其脈絡可尋的。尤其一九四四年六月發表的隨筆〈台灣開眼〉中的說詞，如：「創造一個民族的骨骼」「台灣不單只是日本國籍，而且從內心深處完全變成日本。」都充分反應了成名作〈道〉的主要題旨，是殖民地作家喪失台灣認同的失格之言。參見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5月），頁323。

願兵)、陳火泉發表了一篇中篇小說〈道〉,他進一步分析指出:

〈道〉的主題表現了力圖皇民化的過程中一些心神的苦悶,可嘆的是小說中的主角,歷經掙扎之後,最後當自願兵了,在入伍之前,將後事交給一位女子料理,這樣說道:我若戰死了,請為我豎立墓碑,碑銘:『青楠居士,生於台灣,長於台灣,死為日本國民』,或者『青楠居士——日本國民,居士為天業翼贊而生,為天業翼贊而活,且為天業翼贊而死』。……是皇民化的樣板文學,也是台灣人在高壓政策之下的精神墮落,但是這樣的作品也反映出了一些內在的苦悶,我們如果要批評的話,就是它喪失掉了台灣人本土的立場,這樣的作品日本人當然大捧特捧,卻是令我們難堪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反映出在這一種戰時體制之下,台灣人作家處境是相當艱辛的,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因為時代的巨變,軍國主義、法西斯的高壓統治所產生的,這也是屬於弱小民族的悲哀吧!¹¹

言下之意,林瑞明肯定〈道〉抒發皇民化過程中台灣人心神的苦悶,唯對於小說中主角最後的選擇表示嘆息,終而淪為「皇民化的樣板文學」。他在另一篇討論皇民文學的文章〈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一文中亦持相同的論點:

陳火泉筆下的陳君亦有其苦悶、掙扎,甚且也曾拆穿「一視同仁」的假象,然而反省的結果,是將做為文化根本的母語,完全否定,徹底的走向皇民之道,最後決定參加志願兵,立志為天皇而死。¹²

¹¹ 林瑞明:〈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精神〉,《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7月), 頁43~44。

¹² 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臺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 頁310~311。

作者未將主角導向痛苦的絕裂，而是使其完全否定「本島人」的思維和文化，終踏上皇民之道，註定使其被評為「皇民文學」。進一步推論，如果，結尾作者安排主角了解他絕對無法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那麼，在林瑞明的認知中，〈道〉仍有可能成為反抗文學。¹³

在皇民文學與否的論辨中，陳映真、曾建民則是站在民族主義的角度批判皇民文學的代表，他們咸認為皇民文學是皇民化運動的幫凶，甚至以「漢奸文學」視之。其中陳映真更直接指名道姓地指出陳火泉是皇民文學的作家：

在思想、精神上完全皇民化，寫過嚴重汙毀自己民族，為敵人的侵略戰爭塗脂抹粉的作品作家，嚴格說，只有周金波和陳火泉兩個人。¹⁴

為了回應張良澤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的〈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¹⁵一文，陳映真以〈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為題表述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皇民化運動欲達成兩大目標：一是徹底剝奪台灣人的漢族主題性，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種族、文化、社會為先進和高貴，徹底厭憎和棄絕中國民族和中國人的主體意識；二是讓奴隸化的台灣人為天皇國家和意識形態效死，參與日本的侵略戰爭。他直言：「而為皇民化運動服務的台灣皇民文學，正是為皇民化運動的這兩大目標服務。」¹⁶基於這樣的論點，他在該文嚴峻地評論了陳火泉的〈道〉：

為了背叛自己的民族主體，把自己改造成日本人，陳火泉的自我鬥爭就更加披肝瀝膽了。他的長篇小說〈道〉（道路）表現了一個力爭在天皇信仰中把

¹³ 參見阮斐娜：〈皇民文學與其不滿〉，《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麥田出版，2010年9月），頁284。

¹⁴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臺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89期，2000年7月，頁148。

¹⁵ 《聯合報》41版，1998年2月10日。

¹⁶ 參見〈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人間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1。

自己轉變成日本人時，近於哀嚎、呻吟的民族自卑、自我憎厭、和對於「天業翼贊」的無限忠心和信仰。小說的主人翁狂熱地想要戮力蛻變為日本人，但對於自己體內流動著的台灣人的血液這個自然的限制，感到絕望和懷疑。

(中略)……自己踐踏和羞辱自己的民族主體意識，以令人震驚的民族自卑感和自我憎惡，不惜以自身為皇國的侵略戰爭而破碎與毀滅，來求取獲得殖民者民族的認同。¹⁷

陳映真認為陳火泉的〈道〉，完全符合日本人皇民化的方針與目的，是皇民化的共犯和幫凶，張良澤「愛與同情」的主張，自然難以引起他的共鳴，而陳氏的論點，卻獲得許多的回響。

和陳映真站在同一陣線的曾健民亦在〈台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從台灣文學的尊嚴出發〉一文中明確表明自己不以爲然的看法和立場：

張氏的作為與謬說使當年原本以打壓台灣文學而樹立起來的台灣皇民文學，再度輕易地僭替台灣文學的地位；從而掩蓋了推動皇民文學的日本殖民與軍國當局和在台日本人御用文臣的罪行，最終是替當時積極地站在日本當局和日本御用文臣陣營的台灣皇民作家們塗脂抹粉，僭取他們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正當性。¹⁸

他們這種站在民族主義立場的批判角度，也顯現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的編選標準之中，編輯群以「寓褒貶於編選之中，凡是皇民化意味甚濃的御用作品，以不選錄來隱示我們無言的、寬容的批判」¹⁹將陳火泉的〈道〉打入「皇民

¹⁷ 陳映真：〈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 12。

¹⁸ 陳映真：〈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評〉，《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 21~22。

¹⁹ 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頁 4。

文學」之列。學者阮斐娜²⁰在〈皇民文學及其不滿〉一文中直接指出：

戰後，皇民作家遭受冷遇。當「抵抗」的民族主義論述成為殖民文學文本的後殖民時期詮釋主流時，對這個文學主體一般認為是難以有共鳴與贊同的。被認為背判了自己的國家以及對敵人投誠，在殖民主義論述當中這些作家是無容身之地的。²¹

這段評論道盡在民族主義的號令下，皇民文學和皇民作家永無翻身之日的處境，她認為〈道〉「這個故事簡單並且平鋪直敘具有皇民文學的標準架構。」但是，「關於此篇作品之後的評論，暴露了後殖民脈絡複雜的政治謀略。」²²，顯然，政治考量也是影響論斷〈道〉這篇小說的主要因素。

而日本學者垂水千惠認為陳火泉執筆寫〈道〉的動機是爲了藉由努力實行「皇民化」卻仍遭受差別待遇來引發日本人的同情，進而順利獲得升遷，她說：

陳火泉據以成理的理論，是一種相當自虐的理論——我如此努力參與「皇民化」，可是日本人卻一點也不了解。沒關係，我去當志願兵，用我的血來證明我是個堂堂正正的皇民。這個理論並沒有批判「皇民化」之不合理處，不批判也不抗議，而是藉著傷害自己使對方產生罪惡感。其結果，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左右對方的感覺。這種「道德罪惡感」才是陳火泉的理論依據。而且，陳火泉很明白這種「道德罪惡感」對日本人很有效。根據年譜記載，〈道〉發表的第二年，陳火泉如願以償地昇任技手。²³

垂水千惠對照陳火泉在其散文中自述撰寫〈道〉的動機，以及陳火泉昇任技

²⁰ 阮斐娜，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亞洲語言與文明學系副教授，著有《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一書。

²¹ 阮斐娜：〈皇民文學及其不滿〉，《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頁 256。

²² 參見阮斐娜：〈皇民文學及其不滿〉，《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頁 278。

²³ 垂水千惠：〈戰前「日本語」作家〉，見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頁 93。

手的事實，認定〈道〉是符應「皇民化」的作品，絲毫沒有抗議的意圖。在〈日本統治與皇民文學——陳火泉的例子〉一文中，甚至直言：「說明白點，陳火泉想要描繪出日本人滿意的模範皇民形象，一舉得到作家的名聲和工作上的升遷。」²⁴，至始至終認定〈道〉是「皇民文學」。

（二）抗議文學

認為〈道〉是抗議文學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鍾肇政、葉石濤、張良澤、彭瑞金等人，他們都是用寬宏同理的角度，認為日治時期的作品都是時代下的產物，有其不得不然的書寫背景，期能為〈道〉這篇小說揭去「皇民文學」的標籤，看重它時代的意義與「抗議」的本質內涵。

共同歷經日治時期的葉石濤直言：「他們（作家）在苛酷的言論箝制中，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²⁵。而鍾肇政也說：「作家也被動員起來了，爲了『增強戰力』，爲了『宣傳與報導』，他們已不再有自由創作的機會，以反叛強權爲傳統的臺灣作家，完全失去了他們維護傳統，發揮傳統的依據，連二十餘年來的臺灣文學的光輝遺產也完全地被隱蔽起來。」²⁶他們無不標註當時的語境，呈現當時臺灣作家的莫可奈何。

基於上述的歷史事實，葉石濤在〈「抗議文學」乎？「皇民文學」乎？〉一文中，就時代的處境，提出他對所謂「皇民文學」的見解：

雖然是戰鼓笳聲，毫無自由的時代，台灣作家並沒有屈服。也許他們之間有些人躲避，精神結構上有「曲折、傾斜」的傾向，但在強大的法西斯力量的摧殘下，這也不算是什麼罪大惡極的「皇民文學」。他們的消極、逃避、沮喪也是人之常情，並不是他們真正奴顏婢膝的協助了皇民化運動的推展。

²⁴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2月），頁78。

²⁵ 葉石濤：〈皇民文學〉，《臺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年1月），頁125。

²⁶ 鍾肇政：〈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鍾肇政全集·隨筆集（三）》，（桃園縣：桃園縣文化局，2001年4月），頁639。

他們這一群作家是真正的台灣民眾精英；他們並沒有失去抗議、控訴、批判的抵抗精神。我們應該以他們為榮。請停止侮蔑他們為「皇民作家」，請原諒他們某些懦弱的表現；因為他們也是人之子，並不是神祇，在生活和強權的重壓下，有時他們也不得不違心願，對統治者的政策美言幾句。然而大致而言，他們是英雄，而不是投降者。

沒有「皇民文學」，全是「抗議文學」。²⁷

「沒有『皇民文學』，全是『抗議文學』」是葉石濤站在歷史的不得不然的基點上來看待日治時期的作品。因此，葉石濤在〈皇民文學〉一文中，就陳火泉的〈道〉做了如是的說明：

陳火泉的〈道〉，有人咬定是皇民文學。但這篇小說，並不是那麼容易一口咬定的。如果你站在作者的立場來看，也許這篇小說也可以看作是一個臺灣人抗拒皇民化的心理掙扎的記錄。作者用的是詼諧而反諷的筆調，沒那麼容易下肯定的結論。這篇作品也透露了屬於弱小民族的臺灣人那心靈的雙重結構，一面傾向於統治的優勢文化，一面又想要保持民族自尊心的那可憐的掙扎。這是篇血跡斑斑的歷史記錄，在苛責以前，應該用細膩而同情的眼光去觀察。縱令它有損傷民族自尊的地方，但它也的確反映了決戰下一部分台灣民眾的心靈結構。²⁸

雖然，論述的筆調並不十分的肯定，但，這大抵是同時期作家帶著同情與同理的目光看待所謂「皇民文學」的普遍立場與認知。葉石濤認為〈道〉這篇小說反映了當時臺灣人內心掙扎的苦悶，是歷史血淚的見證，具有反抗的精神，亦可解讀為「抗議文學」。

²⁷ 葉石濤：〈「抗議文學」乎？「皇民文學」乎？〉，《臺灣文學的悲情》，頁 111~112。

²⁸ 葉石濤：〈皇民文學〉，《臺灣文學的悲情》，頁 126。

基於相同的觀點，當時擔任《民眾日報》副刊主編的鍾肇政，鼓勵陳火泉親自將〈道〉翻譯成中文，以正視聽。鍾氏並親自為文為〈道〉辯解，直言：「即令是『皇民文學』，也是被虐待被迫害的臺灣同胞椎心泣血之作。」²⁹

鍾肇政更在〈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一文中，先自述自己身處皇民化教育的實境，表述他對當時代作家處境的理解，接著以歷史的宏觀，直書他對「皇民作家」的理解與同情：

是的，我們都是受害者——殖民地的受害者，我們是，屈從型作家也是，即使是盲目型作家³⁰，又何嘗不是！一部臺灣淪日五十年史，原就是迫害者與受害者的歷史啊。準此以言，受害者的文學，即令意識上有所偏差，我們又何必去隱諱呢？或許有人會說：屈從型與盲目型作家，我們應該提出來檢討、譴責。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我們豈不是更應該投以同情的眼光呢？事實上，把它逡釋過來，就已經是嚴厲的檢討與譴責了，而我個人寧願把它們當做可憐的受害者的血淋淋的記錄，或者血淋淋的一個時代的歷史證言。³¹

基於對日據時代的感同身受與同理，鍾肇政在介紹陳火泉創作歷程的文章〈文學的苦行僧〉一文中，他仍不忘為陳火泉的〈道〉辯護：

此篇作品發表後，有人認為是「皇民文學」，也有人認為是在苛政與暴虐下，為痛苦呻吟的臺灣同胞爭取平等的抗議文學。平心而言，本篇描寫重點確乎是在殖民統治下本省同胞的痛苦煎熬，幾乎是一字一淚，到了令人不忍卒讀

²⁹ 鍾肇政：〈問題小說〈道〉及其作者陳火泉〉，《民眾日報》副刊，1979年7月7日。

³⁰ 在同文中，鍾肇政將皇民時期的作家區分為：盲目型、屈從型、自覺型和別格四類，其中盲目型是指作者民族意識非常薄弱，他們刻意歌頌皇國皇軍聖戰，刻意討好統治者；屈從型多數是成就較高的作家，隨時被監視著，官方一有活動，輒成為首先被考慮的對象，縱使有滿腔的痛苦，為了保命，恐怕是不得不屈從。參見鍾肇政《鍾肇政全集·隨筆集（三）》，頁639~640。

³¹ 鍾肇政：〈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鍾肇政全集·隨筆集（三）》，頁641。

的地步。作者為處於困厄中的同胞發言，應是可以肯定的。³²

學者梁明雄在〈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進程〉一文中，歸結葉石濤和鍾肇政的說法，直言「皇民文學」是作家不得已的妥協，他指出：

日據末期所謂的「皇民文學」，是作家在強大的法西斯力量摧殘下，在精神上迫於現實環境，不得已而屈從、傾斜，表面上認同日本殖民統治及其侵略戰爭的妥協性「時局文學」。它既然是時代的產物，是在日帝的高壓統治下所必然產生的結果，因此「即令是『皇民文學』，也是被虐待被迫害的臺灣同胞椎心泣血之作。」³³

除了葉石濤、鍾肇政等人之外，學者彭瑞金在〈文學之惑〉一文中，直接抨擊「中國民族主義」論者，以示對陳火泉等皇民作家的同情與支持，他情緒激動地論述道：

他（陳火泉）是「皇民文學」的受害者，因為日治時代的一篇小說〈道〉，被質疑為「皇民文學」，於是有「學者」便發揮「對自己人殘忍，對敵人寬大」的「偉大」精神，把他打入皇民作家，而忽略了他的文學活動和文學成就。基本上是我們從來就沒有認真思索過皇民文學或皇民作家的問題，便貿然接收了「後設」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大義，就判定皇民文學有罪。何況，是不是所有的皇民文學都可以和戰爭協力言論劃上等號，都大有爭議，而且，為什麼台灣人的戰爭立場一定要和中國人相同？難道戰爭時期的台灣人沒有和日本人若干利益相同的共同點嗎？

有人動不動就以「立場歪斜」或「傾斜」品論日據下的文學活動，特別是戰

³²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見陳火泉：《人生長短調》，頁 293。

³³ 梁明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進程〉，《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2月），頁 278。

爭時期的作家言行，可笑的是，這些狀似道貌岸然，自認是正義化身的評論者，往往腳跟不著地，根本不是站在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的立場發言，兩腳騰在空中，吊長脖子仰望中國民族主義，發出的尖叫。不少像陳火泉這樣的作家，像〈道〉這樣的作品，成了他們的「犧牲」。³⁴

彭瑞金的論述火藥味十足，主要著眼於台灣主權歸屬的問題，牽涉到國族認同的價值核心，但就當時的處境來說，彭氏主張不要以「中國民族主義的民族大義」來評斷所謂的皇民作家和皇民文學的論述頗符合歷史的實然，在葉石濤、鍾肇政、張良澤等人的同理和同情觀點之外，提供一種更加「理直氣壯」的立場。

（三）折衷論述

從上述各家論點可知皇民文學爭議存在著複雜性和個人的偏執，但是，也有部份學者主張摒棄「皇民文學」和「抗議文學」的爭論，從折衷和宏觀的角度重新反思這些作品，比如楊翠、陳建忠、褚昱志和日本學者星名宏修等人。

日人星名宏修是最早提出持平看法主張的學者，在〈「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一文中，做了以下的論述：

〈道〉一反作者的意圖，描述主角無視於種種差別待遇的存在，仍然走上「皇民之道」，反而暴露出隱藏在「一視同仁」的美名之後的差別待遇；也使人讀出了台灣人的苦楚——唯有在「皇民化」上睹一睹，自己的未來才有展望（正因為有差別待遇，所以才不得不「皇民化」）。因此，〈道〉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皇民文學」的框架，就某種意義而言，它是一篇可以詮釋為「抗議文學」的作品。也就是說，作者的意圖和作品的效果之間所出現的微妙歧異，使〈道〉的作品性格具有「皇民文學」和「抗議文學」的兩義性。³⁵

³⁴ 彭瑞金：《民眾日報》，19版，1999年6月17日。

³⁵ 星名宏修：〈「大東亞共榮圈」的台灣作家（一）〉，見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

星名宏修認為作者採取反諷的筆法，寄託個人的意圖，揭穿「一視同仁」的假面具，迫使日本當局正視差別待遇的鮮血淋漓。以符應皇民化的忠誠，行反抗之實，是以不該侷限在單一論述之中。

學者楊翠在〈皇民之道——陳火泉與〈道〉〉一文中，雖然，明白界定〈道〉是皇民文學，但她也直接表示如何定義「皇民文學」和釐清「皇民文學」的時代意義要比爭論〈道〉是不是皇民文學更重要，所以，在同文中，她慷慨直言：

皇民文學，與爾後台灣島上產生過的反共文學、懷鄉文學或流浪文學一樣，是就文學主題差異性的一種分類方式而已；當我們先在皇民文學的定義上「去價值性」，才能真正閱讀文本，閱讀作家，並閱讀歷史。³⁶

楊翠認為摒棄道德價值的批判角度，單純的以文學的分類來看待「皇民文學」，才能客觀還原「皇民文學」的文學性，並透過對「歷史的『同情的理解』」呈現它的時代意義：

皇民文學，其實就是時代的見證，是歷史的傷痕，透過這類文學，我們才更能掌握到歷史蒼茫悲涼的本質，也許這也才是所謂的庶民史罷！我們不能將少數知識精英的精神放大成為歷史的全貌。〈道〉是台灣傷痕的記錄，無論它有多少、何種傾斜，我們必須承認那就是決戰期的台灣！³⁷

顯然，楊翠也不想「皇民文學」和「抗議文學」的爭論上多做文章，站在歷史的高點，將〈道〉擺放在它歷史的座標上，在時空的縱向和橫向中勾繪出時

本》，頁 46。

³⁶ 施懿琳、楊翠：〈皇民之道——陳火泉與〈道〉〉，《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縣：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頁 228。

³⁷ 施懿琳、楊翠：〈皇民之道——陳火泉與〈道〉〉，《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頁 228。

代的面貌，彰顯它的文學和歷史價值。

而學者陳建忠則採取開放持平的角度，兼顧時代因素和作者生存的抉擇，強調歷史和人性的想像，在〈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中指出：

這些文學作品，無論是被迫或受時代驅使所寫下的，多半具有作者的影子在內，以小說為例，小說作者與小說主角似乎都有某種程度的重疊，形成具有自傳色彩的文本。這就可以看出，新一代的作者具有認同的焦慮與困境，他們無法自外於小說中的主角而完全採批判的角度；相反地，他們連同其塑造的人物有的感到惶惑頹廢、有的甚至已然高呼聖戰萬歲。當然，文本中也有偽裝與弦外之音可以容讀者尋覓作者真正的生存哲學。也正因為這種文學複雜的歷史情境與人性抉擇過程，這就使得如今閱讀這些小說更需要深入的文本細讀工作，以及歷史的想像、人性的想像。³⁸

雖然沒有給出一個確然的答案和評斷，但言外之意，似仍要讀者多一點的同理感知，想像自己置身在歷史的同一時空場域之中，感同身受給出一個符合人性的論斷，畢竟，「探究文學上所展現的人性深度毋寧要比注目他們忠奸與否更屬於文學研究的任務。」³⁹。

褚昱志則跳脫臺灣島內對〈道〉的論爭，另闢蹊徑，從臺灣文評家和日本人觀看的不同角度，提出他的見解：

臺灣文評家所看到的，是臺灣人在追求皇民化的過程中，那伴隨其背後，殖民統治者所加諸於臺灣人無可迴避的差別待遇，以及在這差別待遇下臺灣人

³⁸ 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8月），頁275。

³⁹ 陳建忠：〈未癒的殖民創傷——再論台灣文學史上的「皇民文學」議題〉，《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頁275。

所承受的種種苦難。而日本人所看到的，卻是主角為了要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皇民，期間所付出的種種努力與心血，最後還響應政府的號召，成為一名願為天皇無條件犧牲的志願兵之歷程。

而就在此雙重結構的呈顯之下，故當〈道〉被視為皇民文學的代表作時，不可否認的，我們同時也從這篇小說當中，看到臺灣人追求皇民化過程中的矛盾、痛苦與掙扎。然而細心的日本人在解讀這樣一篇文學作品時，表面上雖然視它為一篇皇民文學的結晶，但心中恐怕也會對主角所追求的皇民化動機，產生相當程度的疑惑吧。⁴⁰

站在不同的國族立場，對〈道〉就有不同的解讀，褚昱志雖然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評論，但隱然肯定作者的本意是在反映臺灣人內心的矛盾、痛苦與掙扎，但是，並未完全以「皇民文學」視之。

三、陳火泉自己的辯解

面對「皇民文學」與「抗議文學」爭論的煙硝，陳火泉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一再提及撰寫中篇小說〈道〉的緣由與初衷以為自己辯解，表明自己的心跡，企盼揭去「皇民作家」不名譽的標籤。

身為殖民地的人民，面對日本的高壓統治，只能一再忍受日本人的不公平待遇，只因自己不是流著日本血液的「皇民」，這讓陳火泉內心充塞無比的不滿與憤怒。而引爆他決心以文學反抗殖民統治的不公與不義的導火線，根據陳火泉日記的自述，乃是因為自己的上司對臺灣人的輕蔑：

驀然回首，想到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廣田主任給我一個當頭棒喝：「向來本島人一旦碰到『有事』的時候就不管用。毫不客氣地說：本島人不是『人』

⁴⁰ 褚昱志：〈是皇民文學？還是抗議文學（二）——論陳火泉的〈道〉〉，《皇民文學與反皇民文學之研究》，頁 124。

啊！」這使我悟出了掙出樊籠的道理，終於激使我在當天晚上立刻握起筆來，著手寫小說「道」。我要控訴！我要吶喊！還我自尊，還我心靈的清淨，我要駁斥他們那種「不做皇民的本島臺灣人不是人」的荒謬絕倫的殖民地政策！⁴¹

因為自己屢遭升遷無望的痛苦，加上親眼目睹同胞被欺凌和壓迫，陳火泉倍感痛苦和悲憤，遂決定將自己的見聞透過小說隱喻的形式加以呈現，表達自己的抗日意識。所以，他審慎地「將悲憤與苦澀，隱藏於字裡行間」以避開當局嚴密的檢閱制度，以免觸怒當局。經過逐字的推敲與修飾，選擇投寄日人西川滿所主持的《文藝臺灣》，希望有被刊載發表的機會。⁴²在〈被壓迫靈魂的昇華〉一文中，陳火泉自述當時的文壇處境：

這時候，任何政治結社，悉被解散，任何社運運動家，悉被檢舉，或逃或囚，所有社會政治運動也就銷聲匿跡了。儘管，在知識份子的意識型態裡，還保存著濃厚的自由主義傾向，但，正如鄉友亦為前輩作家葉榮鐘兄所吟：「無地可容人痛苦，有時須忍淚歡呼」，絕大多數作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即使要發言，也沒有地方讓你唱「反調」，這真是臺灣當時文壇的一大悲哀！⁴³

當時日人採取嚴苛的言論控制，所以，面對臺灣光復之後「皇民文學」和「皇民作家」的批評和抨擊，陳火泉態度十分肯定的自我辯解道：

我可以肯定的說，當我寫這篇處女作的時候，我並不怯於在應當表示立場的地方表示立場。好歹，我確確實實反映了當時臺灣同胞的痛苦煎熬，特別是

⁴¹ 〈我能做些什麼？〉，《人生船：作家日記三六五》，（台北：爾雅出版社，1985年7月），頁340。

⁴² 參見陳火泉：〈被壓迫靈魂的昇華〉，見《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78年7月），頁109。

⁴³ 陳火泉：〈被壓迫靈魂的昇華〉，見《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頁108。

那個階段臺籍白領階段的血淚斑斑，被壓迫、被損害的生活事實。⁴⁴

此外，在諸多散文篇什中，陳火泉也一再爲自己申辯，如在〈往事只堪哀〉一文中，陳火泉亦表述撰寫〈道〉的初衷：

我向自己保證：為挽救我和眾多被害靈魂的病苦，為我和那些人性尊嚴始終遭受凌辱的朋友著想，我要把我所經歷的這一段艱澀的心路歷程寫下來。我要反駁他們大和民族那種「不做皇民的本島臺灣人不是人」的荒謬絕倫的殖民地政策。⁴⁵

又如在〈我行〉一文中，陳火泉也提及撰寫〈道〉的緣由：

自己知道自己，生來既沒有文藝細胞，又沒有受過專業訓練，只是不幸生在殖民地，自己親身所受以及目睹臺灣同胞被壓迫、被損害的生活事實，一心想刻劃出這孤島上我們臺胞心坎中的苦悶和矛盾，也很想勾畫出大漢民族和大和民族的衝突，竟不自量力地，在日本佔據臺灣的惡劣環境下，在日本當局嚴密的檢查制度下，仍毅然決然用日文發表了一篇中篇小說——「道」。⁴⁶

陳火泉直言爲了發洩自己心中的苦悶，爲了控訴和吶喊，爲了真切反應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爲了替同胞發聲，討回應有的自尊，他鼓起勇氣，憑著滿腔熱情，握起一枝百樂牌鋼筆，花費了一年又三個的時間，終於完成自己的心願，將自己的意志包藏在〈道〉這篇小說之中：

我所蘊蓄的，總算流露出來了。為了強調臺灣同胞在異族統治下所過的悽慘

⁴⁴ 陳火泉：〈被壓迫靈魂的昇華〉，見《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頁 109。

⁴⁵ 陳火泉：〈往事只堪哀〉《人生天地間》，頁 242~243。

⁴⁶ 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頁 232~233。

生活及可悲境遇，又為了企圖通過日本當局嚴密的檢查制度，而獲得發表的機會，雖然我讓已近四十的主角青楠去志願「臺灣特別志願兵」，試做一名「皇氏」；但是，好歹，我確確實實反映了當時臺灣同胞的痛苦煎熬，特別是那個階段臺籍白領階級的血淚斑斑，被壓迫的生活事實。⁴⁷

陳火泉意識到小說主角最後的選擇是遭受攻訐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日帝逞慾，剝我皮膚，削我骨肉，吸我骨髓，我們只好忍氣吞聲地隱忍著，壓抑著內心的悲憤和羞辱，我們必須在樊籠中壯大，但願有朝一日能自忍辱裏還給天地無畏的笑容！」⁴⁸的企盼中，陳火泉也有他的掙扎，在〈我能做什麼？〉一文中，陳火泉寫道：

到底要不要讓主角青楠來志願「臺灣特別志願兵」？抑或讓他去跳河自盡？這是頗費心思的問題。左思右想，想來想去，還是讓他去志願，試做一名「皇民」吧！這樣既可以強調臺灣人在異族統治下所過的淒慘生活及可悲境遇，又較容易通過當局嚴密的檢閱制度，獲得發表的機會。⁴⁹

爲了讓作品可以被刊載，陳火泉自認爲耗費許多的心思和計較，以順從皇民化做爲外衣，以達到將臺灣人被壓迫、被損害的生活事實確實反映的目的。雖然是迫於時局的權宜之計，但是，陳火泉對於自己未能達到反面的諷刺效果，亦頗自責，在爲榮獲國家文藝創作特殊貢獻獎所寫的〈最快樂的一刻〉一文中，陳火泉直述自己的悵悵：

在三十六歲那年，我以一篇「道」的中篇小說，獲得日本「芥川文學獎」候選，轟動了當時日本文壇。我很想反映當時白領階級的血漬斑斑的、被壓迫

⁴⁷ 陳火泉：〈往事只堪哀〉，《人生天地間》，頁 243~244。

⁴⁸ 陳火泉：〈忠於良心〉，《個性的發揮》，頁 50~51。

⁴⁹ 陳火泉：〈我能做什麼？〉，見《人生船：作家日記三六五》，頁 341。

的、被損害的生活事實，可是，我這篇處女作，未能巧妙地隱喻抗日意識，沒達到反面諷刺的效果，現在想來，沒多大出息也是真的。這真是無可奈何！

50

雖然受限於當時日人箝制言論的自由，不能正面抨擊時政，而大大弱化了小說的諷刺力道，但是，陳火泉仍為自己的〈道〉能影響日本當局的殖民政策，使臺籍職員的待遇與地位受到重視——包括自己在隔年獲得升遷——感到無比欣慰，所以，他十分肯定地說：

事實上，這篇小說的問世，長年在官場不得意的臺籍職員，也漸漸的得到當局統治者的重視，紛紛升官的不一而足。這足以證明，這篇小說必然對日本當局日後的殖民政策，或多或少發生了耳聰目明的作用，使其在決策過程中，更重視臺籍職員的待遇與地位。⁵¹

即使如此為自己的〈道〉辯解，仍然得面對「皇民文學」的質疑與攻訐，雖然，陳火泉以「仁智之見的爭議」⁵²自我寬慰，堅稱自己是為了「替苦難的臺胞發言」⁵³，但，他依然在意別人的評價與定論，他無法解消心中的無奈，他情緒激越地說：

我雖然找不到一個烈騰騰的祭壇把自己獻上，但是，看不慣殖民者他們的跋扈，終於激起我寫出這篇處女作——〈道〉，我畢竟寧可塗黑自己的面目，也得揭破他們猙獰醜惡的面孔，這，總較諸擲筆興歎痛快多了！⁵⁴

在〈為歷史作證〉一文中，他也抒發如此的慨嘆：

⁵⁰ 陳火泉：〈最快樂的一刻〉，《人生長短調》，頁 268~269。

⁵¹ 陳火泉：〈往事只堪哀〉，《人生天地間》，頁 244。

⁵² 陳火泉：〈被壓迫靈魂的昇華〉，《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頁 109。

⁵³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頁 216。

⁵⁴ 陳火泉：〈往事只堪哀〉，《人生天地間》，頁 244。

在那個時候，我雖然寫了一篇中篇小說「道」抗議過，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了。畢竟，我曾經反抗過，較之擲筆興嘆痛快多了！但我從來找不到一個烈焰騰騰的祭壇把自己獻上——我實在還沒有真真正正活過，我的生命是一場惡夢！⁵⁵

最終，陳火泉肯定自己曾經執筆為自己的憤恨不平及理想發聲，在日治時期雖未能獻上自己的生命，但是，至少曾經反抗過、曾經企圖揭破日本人虛偽的面目。面對指責與攻訐，陳火泉最後也只能無奈的說：「不管怎麼樣，無論我的筆鋒如何虛晃實砍；其實，我只有一個心願：努力忠於生活、忠於感受。」⁵⁶面對諸家的筆戰，他最終只能以「忠於良心而已」⁵⁷為自己辯駁。

面對陳火泉自己的辯解，張恆豪在〈〈奔流〉與〈道〉的比較〉一文中，雖然認為「陳火泉戰前與戰後之說辭，顯然不同……未敢啓開心靈之窗，未能坦然交待前塵往事」⁵⁸，但是，他也從歷史的角度匡正〈道〉的歷史位置及文學面貌：

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自無所謂皇民文學，殖民統治固為可惡，皇民文學固為可鄙，但此全是錯亂時代逼出來之產物。若能跳開「殖民統治／皇民文學」此一統治者之思考模式，以被壓迫者台灣人為主體的觀點，從長遠的歷史視境來看，則〈奔流〉與〈道〉在台灣人長期追求自立自主的精神系譜中，印證的正是日據時代以來及二次大戰末台灣人騷動不安、苦悶無主的精神構圖。⁵⁹

⁵⁵ 陳火泉：〈為歷史作證〉，《個性的發揮》，頁 226~227。

⁵⁶ 陳火泉：〈忠於良心〉，《個性的發揮》，頁 55。

⁵⁷ 陳火泉：〈忠於良心〉，《個性的發揮》，頁 55。

⁵⁸ 張恆豪：〈〈奔流〉與〈道〉〉，見《王昶雄全集·評論卷》，（台北縣：台北縣文化局，2002年10月），頁 47。

⁵⁹ 張恆豪：〈〈奔流〉與〈道〉〉，見《王昶雄全集·評論卷》，頁 46。

的確，跳脫民族主義的道德審判，從歷史宏觀的角度解讀〈道〉這篇小說，可以看見作家受到時代的影響和限制所呈現的歷史面貌。透過文學的手法指射時代的困境和群眾的心理表徵、反映時局是作家責無旁貸的使命。陳火泉因自身在異族統治下的遭遇和目睹同胞所過的淒慘生活，激發自己執筆創作的強烈意願，用文字記下那段血淚的歷史傷痛，讓我們得以感同身受那極度壓抑的掙扎與無奈、體驗無理的歧視與不公，置身歷史和文學交會的時空，青楠的面目宛然可遇。筆者以為〈道〉讓讀者可以用文學的角度親近歷史的現場，對歷史有更多的理解和同情，不失它的文學價值。

第二節 強烈的國族意識

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台灣民眾歡欣鼓舞，表現高度的期待與歡喜之情。在這愛國熱情的激盪下，文學家們亦積極投入文學創作活動，想透過文字表達自己內心澎湃不已的感情。面對新的時局，陳火泉亦難掩內心的歡喜，覺得「心裏有一股罕有的創作慾望在激盪著，像陽光一般，熱烘烘的往外迸。」⁶⁰於是，他勤學中文的寫作技巧，以「一定要掘入民族的心臟，刻出民族的隱痛，尤其是臺灣同胞的內心重壓」⁶¹自許，希望能用流暢的中文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感。

綜觀他的中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其中有四篇小說的主題表達強烈的民族意識，分別是：〈溫柔的抵抗〉、〈左鄰右舍〉、〈腳的故事〉、〈憤怒的淡江〉。陳火泉就大漢民族／大和民族、忠良／漢奸、祖國／臺灣，表述他的國族意識，呈現日治時期以及光復初期的社會現況。本節就對大和民族的憎恨及反殖民的反抗精神二方面加以歸納，以論述小說的內涵。

一、對大和民族的憎恨

飽嚙日本高壓統治的苦痛；歷經日本不公平待遇的折磨，到了國民政府時期，陳火泉直接將這些委曲與不滿，化為小說創作的主题，在〈溫柔的抵抗〉、〈左鄰右舍〉這兩篇小說中，轉向抨擊輕蔑臺灣人的日本人，並刻劃臺灣人對日本人深度的反感。

〈溫柔的反抗〉描寫在一場歡送田中技手被征召為日軍少尉的「壯行會」中，男主角吳守仁因不滿日本人一方面嘲弄本島女人的貞操觀念非常淡薄，可以隨意調戲侵犯；一方面頌揚日本女性個個都是清白無疵、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故意乘著酒意，將當時的憤慨與平日所受的委曲，透過自己編造的豔遇，一股腦的

⁶⁰ 陳火泉：〈八十歲學吹鼓手〉，《悠悠人生路》，頁 217。

⁶¹ 陳火泉：〈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文訊雜誌》，第 30 期，1987 年 6 月），頁 52

加以傾瀉而出：直言自己曾經在一個下雨的夜晚，外出尋友，不料，卻誤闖一個獨守空閨的日本少婦家中，蒙少婦好意的慰留與款待，兩個人終得獨處一室，酒過近兩瓶後，少婦既佯裝上床看書而行勾引之實，兩人終有了一夜雲雨。最後，吳守仁意有所指地暗示田中少尉，日本少婦的丈夫也是現役的陸軍少尉。吳守仁透過影射暗示的手法，諷刺日本女人本是水性楊花，容易紅杏出牆，打破「無疵」的神話，終惹惱了田中少尉和出言不遜的崗村，達到報復的目的。

〈左鄰右舍〉則是描寫陳家和林家是僅一牆而居的鄰居，陳家為兩個兒子請了一個英文女家教，利用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的七點到九點為他們加強課業。這個女教師因在抗戰時曾被日本鬼子兵蹂躪，所以，內心隱藏著極大的創傷，偏偏林家日常最喜歡收聽日本廣播節目，這總是讓女教師痛不欲生、渾身打顫，對陳家造成莫大的困擾。所以，陳太太只好委婉請求林家在這兩個時段暫時不要收聽廣播，沒想到此舉引起林家小孩的不快，存心做對，兩家的小孩為此傷了和氣。最後，逼得女教師只好請辭。隔天，林先生無意間聽聞女教師為了自家收聽日文廣播節目請辭，悲憫之情油然而生，隨即返家將收音機摔壞，認為它是個壞東西。

這兩篇小說雖然設定的時代背景不同，一在日治時期；一在國民政府時期，但是，其意都在指控日人的總總暴行和作為，表現強烈的不滿和憤慨。在〈有這麼一個人〉一文中，陳火泉明示吳守仁就是自己的化身，直言：「吳守仁就是這麼一個人，他總看不慣日本人統治臺灣的那張優越嘴臉，從不肯在他們眼睛裏貶低自己。」⁶²可見作者的創作意圖，既在抨擊日本的自大，也在標榜自己的民族意識，表現自己對國族認同。

二、反殖民的反抗精神

不同於日治時期所撰寫的中篇小說〈道〉極力表現成為皇民的熱切，國民政府時期，陳火泉筆鋒一轉，極力抨擊依附日本而凌虐自己同胞的「漢奸」，並表

⁶² 陳火泉：〈有這麼一個人〉，《活在快樂中》，頁 186。

述臺灣傳統文人高漲的民族意識以及愛國心，展現護衛臺灣的決心。

〈腳的故事〉描寫日治時期出賣自己的人格，淪為被人恥笑的「三腳仔」以及猶如豺狼虎豹被譏為「四腳仔」的日本人，他們真是衣冠禽獸，為人所厭惡不齒。故事敘述施永順是勤懇踏實的農夫，好不容易盼得好的收成，終於積攢足夠的錢，得以購買一頭水牛，不料，在前往購買的途中，因身懷鉅款被懷疑是砍斷「四腳仔佐藤」（佐藤大人）「後腳跟」的嫌疑犯，而被逮捕入獄。同他一樣無辜獲罪的尚有六個人。他的老母和賢德的妻子在家焦急等候，卻盼不到任何音訊。「御用保正」「三腳龍」（許崑龍）因為覬覦施永順的妻子——阿蘭——的姿色，假意協助保釋，實則順勢威逼阿蘭屈從，阿蘭雖百般不願意，但為了自己丈夫的生命，也只好犧牲自己的清白。「三腳龍」食髓知味，在一個月後的某天晚上，「三腳龍」依仗自己的權勢以及「功勞」，一心想再一親芳澤，於是，在颱風來襲的夜晚，循著闖黑的小徑，急行趕路，途中因得意忘形而摔了一跤，繼而驚見「幾點忽明忽暗的火光」，意識到有人埋伏要傷害他，惶惶狼狽間，在「四腳仔佐藤」被砍斷「後腳跟」的老榕樹下，同樣遭人砍斷象徵禽獸的腳跟。

〈憤怒的淡江〉則以吳得福抗日的事蹟為藍本，記述吳得福及他的門生在清廷割臺之後，決意死守生養自己的臺灣，連合志同道合的枋橋頭（板橋）鎮長李鶴鳴、海山口（新莊）王清和水返腳（汐止）、錫口（松山）的王祿、周局等人共同起義，卻不敵日本全力猛攻，義勇軍各個被擊破，只好轉移陣地，吳得福一隊轉進三角湧（三峽），在且戰且退中，吳得福不幸遭流彈射傷左臂，為日軍所捉，所幸，在依附「臺北保良局」的應順的協助之下，終得以順利返家，但他堅守節操，撕毀應順所給的「良民證」，以在台南抗日的義勇軍統領劉永福為榜樣，誓死堅守家園，決不遠走祖籍福建，抱持「在臺灣出生、在臺灣長大，死也要死在臺灣」的信念，終和夫人同為日本人所殺，捨生就義。

〈腳的故事〉強烈抨擊為虎作倀的漢奸以及蠻橫不講理的日本警察，刻劃「三腳仔」「四腳仔」作威作福的囂張行徑以及百姓飽受欺壓之後的報復行動，結局非常振奮人心、令人稱快。鍾理和在讀完〈腳的故事〉之後評論道：「全篇以腳

的故事始，亦以腳的故事終，真正是一篇『腳的故事』。它含蓄有力，讀後回味無窮之處，令人想起『溫柔的反抗』；但它刻劃被壓迫者的反抗之努力，則較『溫』篇為深刻。」⁶³評論頗為中肯。陳火泉在〈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一文中，亦如是剖析自己的創作意圖：「『腳的故事』，寫日據時代的民怨，刻畫被壓迫者反抗的努力。」⁶⁴足見其意在彰顯日治時期具反抗意識的臺灣人。

〈憤怒的淡江〉則是以吳得福的抗日事蹟⁶⁵為藍本加以創作，表述臺灣的傳統文人在清廷甲午戰敗之後最難能可貴的愛國情操並呈現日治初期臺灣人民反對被殖民的反抗精神以及對台灣這塊家園的認同——「在台灣出生、在台灣長大，死也要死在台灣。」學者楊翠以為「整篇小說基本上還都流動著歷史感——屬於台灣的歷史感。」⁶⁶雖然，情節不全然合乎史實，但是，主角反抗日本統治的精神卻是一致的，呈現當時臺灣人的抗日的歷史面貌。

葉石濤在〈台灣文學的抗議精神〉一文中直言：「光復的來臨，結束了台灣新文學的歷史光榮使命。然而台灣新文學的抗議精神，並不因此而消退，它仍然是戰後台灣文學的重要支柱。」⁶⁷陳火泉的小說亦接續這樣的抗議精神，表達強烈的國族意識和反抗的精神。

⁶³ 陳火泉：〈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青春之泉》，頁 226。

⁶⁴ 陳火泉：〈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頁 55

⁶⁵ 黃秀政：〈抗日運動的影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當日軍南下，乙未中南部抗日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吳得福的奪回台北城計劃，揭開了義民武力抗日的序幕。吳得福是台北大安庄人，曾抗拒日軍於基隆，被俘後逃脫至三角湧，即與當地周扁、王祿、王保等同志，合謀抗日的對策，並向四方招募義士，共數十人。吳氏更與台南的劉永福取得連絡，探知日軍近衛師團於六月初八日（七月二十九日）南下，台北城內守備空虛，遂計劃反攻台北城，而於六月二十二日（八月十二日）頒佈起事告示，制定規約，並訂定懸賞辦法，以鼓勵義民生擒台灣總督等高級官員。吳氏的計劃，因事機不密，而被日軍探悉，吳得福等九人因此被捕斬首，吳氏家中並被搜出同志的名簿，總數四十五人，皆遭殺害。」見黃秀政：〈抗日運動的影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年），頁 246

⁶⁶ 施懿琳、楊翠：〈六〇年代彰化文壇再現生機〉，《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頁 340。

⁶⁷ 葉石濤：〈台灣文學的抗議精神〉，《台灣文學的悲情》，頁 103。

第三節 對山林自然的熱愛

陳火泉 1930 年臺北工業學校畢業後，隨即進入「臺灣製腦株式會社」工作，1934 年轉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擔任雇員，1944 年升任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技手。光復以後，繼續擔任公職：1946 年受任臺灣省專賣局技佐、半年後升任技士，1948 年轉任建設廳樟腦局，1950 年改任樟腦局副工程師，1952 年升任樟腦局工程師、十二月轉任農林廳林產管理局技正，1960 年改任農林廳林務局技正，1973 年林務局退休。綜觀他的公職生涯，幾乎都和臺灣的林業有關，所以，不論是〈道〉也好，亦是《憤怒的淡江》也好，其間都有山林場景的描繪，所不同的是，在〈道〉這篇小說中，陳火泉著重在主角渴求成爲皇民的內心描寫，山林只是曇花一現的陪襯。而在《憤怒的淡江》中，只要是提及山林的短篇小說——〈火炎山鑿井記〉、〈莫管谷〉、〈路〉、〈征塵〉、〈我父親的女兒〉、〈擇婿記〉、〈夕陽山外山〉——都蘊涵「水土保持、涵養水源」的環保意識，山林和小說情節息息相關，突顯當時濫墾濫伐的嚴重性，本節就山林保育的重要及剛正不阿的公僕形象加以論述。

一、山林保育的重要

從事林務工作一輩子，陳火泉深知山林濫墾濫伐的嚴重性，深知林務人員巡山時面對盜墾盜伐者的危險與無奈。面對蠻橫不講理的惡霸，面對層出不窮的墾伐，面對赤裸瘡痍的林地，陳火泉心中升起無比的悲痛和絕望，在〈征塵〉中，藉著差點被洪水捲走的主角直抒自己的擔憂：

眼看著那崩瀉的泥沙，眼看著那些被吹亂砍濫伐的斷榦殘枝，眼看著那被濫墾的赤裸的林地：到處是陰晦沉黯、傷心的灰色；到處充塞著絕望的呻吟；到處是令人心驚膽戰的哀叫。這怎麼可以保持水土？這怎麼可以涵養水源？顫慄在危岩上，我對人性的自私，直是搖頭。⁶⁸

⁶⁸ 陳火泉：〈征塵〉，《憤怒的淡江》，（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7 月），頁 170。

水土保持和水源涵養是何等重要，畢竟，山林和洪災息息相關，山林和旱災亦有絕對的關係，因此，陳火泉一再強調「沒有森林就沒有臺灣」的觀念，揭示山林保育的重要就成了陳火泉寫作小說的題材，〈火炎山鑿井記〉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火炎山鑿井記〉描寫住在火炎山腰的鑽井師林清源（林老頭）因為眼見山林不斷被濫砍濫伐，擔心會有旱災，所以，憑藉自己多年的經驗，帶著兩個兒子——大兒子根旺、二兒子枝盛——一起在一個粘板岩的小丘上鑽一口深及三百三十尺的深水井——「龍井」，以備後患。沒想到此舉引來許多人的訕笑，包括伐木工人、自己的老朋友——丘工頭、當地的地主——蘇老頭以及劉醫生。他們都認為林老頭的行為是多此一舉，甚至會徒勞無功，因為要在砂礫山崗上挖井取水簡直是天方夜譚，更何況這麼多年來，一直是風調雨順的，那有鬧乾旱的道理。眾人的質疑也攪動二個兒子的信心，爭相質疑林老頭的決定。林老頭藉機曉以大義，直言老百姓到處引發燒山，到處濫耕亂墾，隨時隨地亂砍樹木，把水源都弄壞了，斷定一定會遇著旱災。果不其然，該年的夏天各地頻傳山林大火的災情，火炎山腳下的「石頭埔」也難逃旱災的惡運，只好打醮，請張法師來主持迎龍求雨的法事，結果，卻是大費周章而徒勞無功。眾人只好轉而求助於林老頭，終於解了燃眉之急。

在這篇小說中，陳火泉透過林老頭曉諭「保林重於造林」的道理，筆法雖然青澀，人物身份和說話的內容並不相稱，但，那份愛護山林的熱切卻表露無遺。陳火泉藉小說人物之口直言：「森林不但能生產木材，它還能調節氣候，固土御風，涵養水源，防止乾旱，防止水災，保護農田，不獨為經濟的泉源，也是民生的屏障。」「臺灣地勢：山嶺陡峻，水流湍急；地質多由粘板岩，千板岩所構成，所以容易風化。且為太平洋颱風必經之地，一旦豪雨降臨，山洪立刻暴發；如果久旱不雨，就要為缺水發愁」⁶⁹。雖然，就像政令文宣，將森林的重要性直接嵌插在小說人物的對話之中，但是，陳火泉藉此揭示山林保育的重要，其心可感可

⁶⁹ 陳火泉：〈火炎山鑿井記〉，《憤怒的淡江》，頁，84。

敬。

二、剛正不阿的公僕形象

要落實山林保育的工作，除了政令的宣導、環保意識的扎根之外，林務局的工作人員：森林經理課課長、巡山員、瞭望員等林務工作第一線人員的品德操守和工作態度也至為重要。陳火泉小說底下的這些公僕，面對嚴峻的現實環境，總能秉持戮力為公的精神，奉公守法，忠於職守，成為山林的守護者。雖然，他們常以「山林看門狗」自嘲，實則以自身的工作為傲；雖然，他們也有退縮怯懦的時候，但終會克服內心的恐懼，為臺灣的山林盡一分心力。在〈征塵〉一文中，陳火泉藉著小說人物丘處長之口直言守護山林的艱辛，刻劃這群英雄忠於職守的無畏形象：

這是一場長期的苦鬪，我們不要氣餒，不要灰心！我們這一代不能完成的任務，另有下一代跟上來。只要大家在絕望中找出希望，勇敢地奮鬥下去。創造時代的任務，一定可以達成的。時代太艱難，保林工作太艱巨，我們時時刻刻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責任！⁷⁰

這樣的人物性格，成為陳火泉小說人物的典型，不論是〈莫管谷〉裡的主人翁耿技正、林政組組長，亦是〈路〉中的林友山技士、〈征塵〉裡的主人翁龍岡山林工作站主任、遇難的晁得烈巡山員，還是〈夕陽山外山〉裡的瞭望員徐寶麟、〈我父親的女兒〉中的森林經理課課長丁明仁、〈擇婿記〉裡職稱不明的丁明仁，他們都不畏險阻，堅守自己的崗位，在濫墾濫伐的艱難環境中，善盡自己的職責，為守護山林貢獻己力，活出剛正不阿的生命形象。

〈莫管谷〉描寫忠於職守的耿技正，奉上司的命令到濫墾濫伐最猖獗的地方「莫管谷」去勘查一樁省議員替墾民請准租給林地的提案，面對管也管不了，理也理不清的「莫管」地帶，耿技正直覺這是燙手山芋，不過，基於自己的職責所

⁷⁰ 陳火泉：〈征塵〉，《憤怒的淡江》，頁，168。

在，他仍然奉命行事，當他親眼看見被亂砍亂伐的殘破林相時，他不禁為水土保持以及涵養水源感到擔憂，為人性的自私感到心寒，於是他藉由打死途中的一條百步蛇來宣示他的決心——打蛇打在七寸裏。要打，就是一擊要擊在牠的要害。面對竊佔林地濫伐林木的案件有增無減；面對濫砍者企圖將國有林地佔為己有；面對不明事理，只知為民請命的議員，耿技士一心為了林務工作、為了山林保育，他決心不顧議員的顏面，提早辦理退休並秉公處理，於是根據實地勘查的情形，擬定處理意見——被竊佔的林地必須收回，恢復造林，以保水源，而維林政。在送交勘查報告之後，他對自己是否要辦理退休產生了猶疑，直覺自己好像在躲什麼似的，非常滑稽。所幸，他的主管林政組組長及時肯定他的作為，並勸阻他的退休計劃。

〈路〉描述主角（林山友技士）在同事王技士挨了老墾民「土皇帝」賴土木一棍斷了兩根肋骨、住院三個月之後，仍冒著危險獨自前往勸導他和他的兩個兒子——金龍、金虎——歸還濫墾的林地供政府造林。當下惹得他們三人老大不高興，把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雖然，心裡叫苦，後悔不該來，但是，轉念一想，「沒有森林，就沒有臺灣」，不能任由他們強取豪奪，任意濫墾濫伐，畢竟，八七水災和八一水災殷鑑不遠。於是，振作精神，勇敢說明此行的目的，卻碰了一鼻子灰。正在無計可施的當頭，賴土木的女兒金鳳主動過來找他，試圖為事情解套。當她了解國有林地對水土保持、水源涵養的重要之後，在愛情的驅策下，當主角不放棄造林工作再度和父兄產生衝突時，毅然決然的協助他反抗自己的父兄，終於，迫使她的父兄讓步，讓對峙有了圓滿的結局。

〈征塵〉描述主角在同事晁德烈慘遭濫墾者的毒手後，對從事林務工作產生莫大的恐懼，擔心自己的性命也會遭遇不測，因而在出門巡山的前一晚難以入眠。回想晁德烈因為不肯姑息因循，對濫墾濫伐的取締從不敷衍，終被仇家兩兄弟以鐮刀砍了十八刀致死，埋屍滅跡，不免讓他既悲痛又害怕。這不禁讓他想起自己在霧社工作站所遭遇到的八七水災，自己在涉水時還差點被洪水捲走，究其原因，乃因林地被濫砍濫伐所致。繼而想起濫墾者的蠻橫殘暴：王技士被打斷兩

根肋骨、李技士被打斷了左手臂、徐技士被推落懸崖，斷了一條腿、三義站的劉技佐被活活砍死。這些忠於職守的山林基層工作人員都因嚴加取締濫砍濫伐而遭遇不幸，讓主角的心既慘痛又驚惶，同時鬱集著無比的憤恨，讓他興起改行的念頭。但是，當他在報紙上讀到新舊任林務局長交接的報導，他的心又燃起了義無反顧的熱情，他覺得自己應該盡力守護山林，但是，在黑夜裡，過往的不幸記憶又苦纏著他。半夜，在妻子的寬慰中，他醒悟到做為一個林務員是他這輩子的工作，所以，他恬然入夢。隔天，他滿懷希望逕向濫墾林地前進，因為他領悟到人生本是危險的征途，當應走的路走盡，他將浩然歸去。

〈夕陽山外山〉描述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徐寶麟在退伍後考取了林務局瞭望員一職，雖然，日子單調寂寞，但為了給寡母以及心上人珮珮好的生活，他只好強忍住寂寞以及思念女友的痛苦，告訴自己千萬不要疏忽自己的工作，在乾燥季節做好守護山林的工作。在只能與山林、鳥兒和星星做朋友的寂寞中，徐寶麟心裡一直惦記著女友，同時擔心他的戀情會因此告吹，百般折騰，惡夢連連，但是，他仍忠於自己瞭望員的職責，提防火災的發生。有一天近午，他發現從沒見過的黑煙，他緊急聯絡霧社林區工作站，在相關人員通力合作下，一場源於濫墾者燒墾林地所延燒的大火總算撲滅了。讓他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十分滿意，讓他發現自己工作的價值，讓他對山林自然有了新的感受，他全然安於自己的生活。

〈我父親的女兒〉、〈擇婿記〉這兩篇小說內容頗為相近，都在描述父母屬意為女兒安排一門親上加親的婚事，唯，女兒都喜歡上剛正不阿、勤於公務的林務局人員（小說中的人名都是丁明仁）。最後在明理的父親的支持下，女兒都如願以償，得以選擇自己所愛的人。

綜觀上述各篇小說，陳火泉極力刻劃林務工作人員熱愛山林、勤於公務、不畏惡霸、不迎合權勢的正面形象；也極力描寫濫砍濫伐者的蠻橫無理、凶暴殘忍、目無法令、自私自利的負面形象。兩相對照，更烘托林務工作人員的剛正不阿，令人稱許。

此外，小說亦透過人物的獨白及見聞，呈現當時林務工作的兩難現況及重點

工作：「林業經營應以水土保持為重，不應以財政為目的」「以改善財務困難，先求收支平衡，進而謀取盈餘」「政府對於林業既要求賺錢，又要求林相變好，這兩種任務是很難兼顧的。難只管難，從事林業經營的人也只有勉為其難哩。」「一、嗣後取締濫墾濫伐的成績應列為考績的第一要目；二、切實檢核造林面積與成活數量，這是第二要目；三、盜⁷¹步改良林相，提高木材品質，降低生產成本，擴展外銷，發展木材工業。」⁷²小說中僅婉轉提及政府「擴展外銷，發展木材工業」的林務方針，雖對政府林務政策有所嘲諷，然而小說中盡把林地遭受破壞歸罪於濫墾濫伐的山老鼠，實有欠批評的勇氣，學者楊翠就指出：

綜觀六〇年代陳火泉的作品，有兩個基本主題：其一是人與自然的親密關係，人對森林的踐踏與傷，他不斷在篇章中談及人應愛護自然，與自然共存共榮，這與他在五二年後轉職農林廳有關；其二是民族的議題，他也不斷在文章中提到中華民族、祖國、光輝、中國……。陳火泉在當時讓這兩個主題共存，忽略了一個現實矛盾；在六〇年代台灣經濟正要振起的時期，國民黨政權也十分積極利用森林資源；或甚至可說是剝削森林資源；官商勾結的濫墾濫伐層出不窮，但陳火泉並未將這個問題點出，使得「政權／森林」這在實際上是敵對狀態的二者，在小說中融合成他的兩大信仰。⁷³

雖是如此，陳火泉善用自己的生活經驗，從事林務工作的書寫，呈現不同的小說主題，帶領讀者領略不同的人生風景，記錄當時部份林務工作的現況，從這個角度來說，陳火泉的小說亦不失其價值。

⁷¹ 應為「逐」之訛寫

⁷² 參見陳火泉：〈征塵〉，《憤怒的淡江》，頁 171~172。

⁷³ 施懿琳、楊翠：〈六〇年代彰化文壇再現生機〉，《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頁 340~341。

第四節 家庭生活的投射

在〈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一文中，陳火泉自述道：「民國五十七年七月，我才有機會從歷年來所發表的作品中精選二十篇，印成了生命中第一本書『憤怒的淡江』。」⁷⁴綜觀這二十篇小說多取材自他的生活：有描寫臺胞與日人相處、衝突者；有以工作環境為故事背景者；有以家庭生活為主者。其中，陳火泉歸類在家庭生活者，有：〈我的老伴兒〉、〈左鄰右舍〉、〈金磚〉、〈人情〉、〈天涯何處〉、〈點點滴滴〉等篇。⁷⁵本節就與陳火泉自己家庭生活高度相關的三篇小說：〈我的老伴兒〉、〈點點滴滴〉以及他未提及的〈切勿數典忘祖〉加以論述。

〈切勿數典忘祖〉主要是以自己年幼的生活經驗為創作的藍本，敘述在鹿港擔任儒醫的父親在他年幼時常常告誡他「數典忘祖，認賊作父，何異於禽獸？」，時刻提醒他「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時刻叮囑他說：「千萬不可忘本，總有一天，臺灣會重回祖國的懷抱的。」到了他十一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才准他進入鹿港公學校接受日文教育，一直到他工專畢業進入臺灣樟腦公司工作，他仍依奉父親的金科玉律。所以，當他發明火旋式竈，成功提高單位材積，節省不少樟木原料，也使工人們的收入增加時，他倍覺欣慰，因為樟樹是臺灣老祖宗的遺產，而工人則是大漢民族的同胞。在七七事變之後，雖然日本厲行「皇民化運動」，但，他猶謹記他父親的訓誡：「數典忘祖，認賊作父，何異於禽獸！」終於盼到了臺灣重回祖國的懷抱。小說以臺灣光復二十年後，他欣喜自己擁有美滿的家庭生活，感念父親的訓示做結。

〈我的老伴兒〉設想新奇，主要是以妻子的角度來描述自己對寫作的熱情並摻雜一些生活點滴。敘述自己雖沒有一點文學基礎，沒有多大天分，偏偏愛好文藝。在臺灣光復後，自己一路從ㄅㄆㄇㄏ學起，期間經歷許多的挫折，雖遭妻子

⁷⁴ 陳火泉：〈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見《文訊雜誌》第30期，1987年6月，頁55。

⁷⁵ 參見陳火泉：〈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頁55。

調侃是「八十歲學吹鼓手」，卻仍熱衷創作。雖然，十次投稿九次退，卻仍熱此不疲，時遭妻子譏笑。小說中也述及自己的初戀以及奉父母之言的婚姻，並述及自己婚後的生活點滴以及黃湯下肚就滿口糊塗話的性情，結尾則以充滿笑鬧詼諧的閨房情趣做結。

〈點點滴滴〉以第三人稱的角度記敘自己學習寫作的歷程，並穿插他和妻子婚姻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小說敘述臺灣剛光復時，他心裡就有一股強烈的創作慾望，他要用中國文「表現民族的傳統，生存的情境，更要表現傳統中不合理部份加諸臺灣同胞的內心重壓，形成民族悲劇的主要因素——人類的內心不自覺的保守和愚昧。」所以，他認真學寫白話文，從「廣播」學々々口口，從「國語日報」學作文，如此，苦讀沉思一晃就是九年，這期間也試圖投稿，卻未得編輯青睞。之後，他參加了「中華文藝函授學校」，半年後，〈溫柔的反抗〉就在《中華文藝》發表，給他莫大的鼓勵，直言是：「混沌初開，乾坤始定。」不過，他自認自己畢竟是從日文中鑽出來的，積重難返，很難擺脫日文的羈絆，幸得自己的堅持、妻子的鼓勵寬慰、支持照顧以及「文友通訊」同好的策礪，讓他得以創作不輟。

綜觀上述三篇小說的情節和他現實生活中的遭遇如出一轍，直是陳火泉自己生活的投射。這一方面是因為陳火泉正在學習中文寫作，必須先用日文把腹稿擬好，再用中文寫出，所以，選取自己最熟悉的題材，以利寫作；一方面是實踐李辰冬博士「文學是生活的表現」、「要想當文學家，就得先充實生活；生活經驗愈豐富，則對人生的認識必愈深刻；對人生的認識愈深刻，則他的作品必愈深刻。」⁷⁶的文學理念，所以，直接從生活中取材，描寫自己的生活經驗。陳火泉在〈點點滴滴〉中直言不諱地說：「這一段三十五年的夫妻生活是很值得作為寫作題材，但是他沒有把它原原本本地寫下來。因為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寫作的題材。」⁷⁷足見，自身的生活經驗是陳火泉創作題材的來源，唯過於「自傳式」的寫作手法，實缺乏創新。

⁷⁶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41。

⁷⁷ 陳火泉：〈點點滴滴〉，《憤怒的淡江》，頁 193。

第四章 陳火泉散文的主題內涵

陳火泉的散文帶有濃重的哲思，具現作者的思想，主要用來談人生、講修養、說自己，以表達自己獨特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提供自己獨到的見解，引發讀者思考，因此，連他都認定自己的作品是哲理散文。

在《活在快樂中》一書的前言中自云：「人生四書中，『悠悠人生路』和『人生長短調』，這兩本名字還不錯，十足表現哲思散文集的意味，另兩本『青春之泉』和『個性的發揮』，是各以書中一篇文章作書名，雖然不難看出這些書也是哲思小品集，但總有那麼點隔靴搔癢的感覺。」¹當代學者鄭明娟在〈認識現代散文〉一文中，明白地指出：「哲理小品則以傳達作者的思想為主，也就是表現個人的哲學觀」且「哲理小品表達作者的人生觀，思想性較重，因此探討人生問題，發議論、提主張，……往往只是把一些身邊瑣事做較深入的透視，運用較特殊的角度，使讀者深思。」²，按照鄭氏的定義，陳火泉的散文當屬哲理散文，殆無疑義。

陳火泉的散文作品，內容十分廣泛，含蓋人生的諸多議題以及個人的生命感觸，顯見他對人生的熱誠、對生命的執著，他深刻地體驗生活、關照社會、反省自身，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結合自己豐富的學識涵養，化爲篇篇洞悉事理的佳構，用他的健筆關切事世人心，表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活出生命的意義，他直言道：「一個文學工作者，不願做個只會吃會睡的人，所以，他要用敏銳的眼光去觀察人生，他要用溫暖的指頭去撫摸人生，然後受到感動，寫出人生，這就更享受人生了。」³

在筆者詳細研讀過陳火泉的散文作品後，就其主題意涵表現的多寡，予以耙梳整理，筆者揀選歸納出四個主題，分別就人生感悟、愛情觀、社會責任和生命哲思四個主題加以論述，期能透視其作品的內涵，深入探討陳火泉的思想面貌。

¹ 陳火泉：〈自序〉，《活在快樂中》，頁3。

² 參見鄭明娟、林耀德：〈認識現代散文〉，《時代之風》，（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1年7月），頁153~154。

³ 陳火泉：〈讀書寫作樂無窮〉，《我思我行》，頁211。

第一節 人生感悟

文學創作離不開作者的生活經驗，散文的創作尤其和作者真實的人生有密切的關係，身為一個勤敏於生活的作家，陳火泉在其勵志的哲理散文中，總是將他對人生的種種見解和體悟予以真誠表述，直抒胸臆，使讀者讀來倍覺真實而親切。

對於文學作品和作者人生感悟之間的關聯，王鼎鈞在《文學種籽》一書提出他的看法：「作家把人生經驗製成標本，陳列展覽，供人欣賞批評，給人警誡或指引。作家取之於人生，又還之於人生，和廣大的讀者發生密切的關係，有重要的貢獻。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觀察作品的價值，初級的作品寫出某一個人的問題，中級的作品寫出某一群人的問題，高級的作品可能寫出全人類的問題。」⁴可見文學根植於作家對人生的感悟。

「生命短暫」是陳火泉對生命深刻的體悟，身為一個坐七望八、坐八望九的高齡老作家，雖然，「踏過千山萬水」，卻依然不得不對人生的短暫發出喟嘆，所不同的是，他正視這個生命的實然，提醒自己和來者要追求一個奮勉的人生，不可以辜負美好美光。陳火泉在《青春之泉》的〈前記〉直言：「生命如此的短暫，可不能顯得太卑微；生命的要務是向前走，也不能太委屈自己；即使身在陋巷，也不要辜負每一刻美好的時光」。⁵

讓短暫的生命活得精彩有意義，是陳火泉所抱持的人生信念，在許多篇什中，都有他殷切的省思和提醒，筆者透過文本的閱讀和整理，就活在時間裏、享受工作、老而彌堅以及有志不在年高等面象，具體呈現陳火泉對人生的深刻感悟。

一、活在時間裏

生活在「現在」的時間裏，就好像是生活在你生命最後的一刻裏那樣。

⁴ 王鼎鈞：〈人生〉，《文學種籽》，（明道文藝雜誌社，1996年1月），頁188。

⁵ 陳火泉：〈前記〉，《青春之泉》，頁3。

〈活在時間裏〉

時間意識一直以來都是文人作家所關注的人生命題，時間的流轉與消逝恆常引人傷悼，面對時間的稍縱即逝，常人多發出「去日苦多」的悲嘆。陳火泉身為一個年事老大的勵志作家，他不做無謂的呻吟，以自身面對悠悠人生的態度，在每一篇提及「時間」「生死」的篇什中，一再警示讀者要珍視時間，做有意義的事，他恆存著「能夠呼吸的每一分鐘，沒有白白活過」「能夠呼吸的每一分鐘，沒有苟活」的信念，展現自己昂揚的生命情調。

身為一個即知即行的老者，陳火泉對時間的感悟自然深刻，時間意識恆常貫串在他的作品之中，面對自己年華老去，陳火泉坦然接受時間流逝的事實，他不傷感也不悲悼，他認真思索時間的意義，恆以「高天與厚地，悠悠人生路。行行向何方？轉眼即長暮。」⁶惕勵自己在短暫的人生中要珍視每一分每一秒。陳火泉認為與其悲嘆時間的流逝，不如把握當下，「我們所能把握的，唯有『現在』這一刻而已。此時此刻，既不要悔恨已過去的時光沒有好好享受，也不要去憧憬於尚未到來的時光。」⁷他認為：

昨天，像潮流一樣，你既不能把她留住，你就必須下定決心，當今天還屬於你的時候，你要締造一個美好的「明天」。因為，你美好的明天，完全就要從你今天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所作所為的種種，收穫成果。⁸（亦見於《人生點線面》，頁 217）

陳火泉珍視的是現在所擁有的時間，他輕鬆看待過往的「昨日」以及未到的「明日」，但對於「今日」，他則審慎以對，畢竟「昨日，已經過去。明日，渺茫不可測。今日，像飛彈火速地飛去」⁹，他感知到時間流逝的速度令人震懾，所

⁶ 唐君毅先生的詩句，參見陳火泉：〈前記〉，《悠悠人生路》，頁 3：

⁷ 陳火泉：〈活在時間裏〉，《人生點線面》，頁 216。

⁸ 陳火泉：〈回顧心境·邁向新路〉，《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36。

⁹ 陳火泉：〈昨日·今日·明日〉，《我思我行》，頁 88。

以要善用今日的美好時光，以成就自己的人生。他認為「生活在『現在』的時間裏，就好像是生活在你生命最後的一刻裏那樣，要使今日比昨日稍好一些」¹⁰是因應時間快速消逝最好的生活態度。

陳火泉體悟到人的一生所擁有的時間是有限的，時間的消逝就等同於生命的消逝，如果我們不善用時間來成就自己的生命，悄然逝去的時間就是我們生命的寫照，我們握不住時間卻可以創造生命的價值，讓時間為我們釀造甘醇的美酒。踏在人生的暮色之中，陳火泉以過來人的身分提供他睿智的體悟：

不管你是 在風燭殘年，或是巔峯時期，真希望你能突然明白，明白時間的價值，把每一天活得充實，盡心盡力把應做的每一件事做好——企圖止於至善。你總明白，你的時間畢竟是有限的，如果你不用以照耀你的生命，時間就會悄悄逝去，你也會跟著逝去。

當我們注視鐘錶的短針時，很難看出那短針的移動，但是一天當中，那短針竟然轉了兩圈，而我們的生命便隨著光陰一點點消逝，只是我們不知不覺罷了。想想我們在世上有限的時間，豈不該多加珍惜嗎？

是啊！惜時就是充實生命，光大生命。¹¹

時間的消逝是人生的必然，與其無濟於事的悲嘆，不如惜時努力、奮力而為，締造時間的價值，彰顯生命的意義。陳火泉以積極昂揚的生命態度轉化對韶光易逝的莫可奈何，突顯人存活的意義，在〈行行向何方？〉一文中，陳火泉以深中肯綮的筆調直書：

我一直認為，只要我們活一天，就要對這一天的生命負責。人唯有在責任的成就中，才會最滿足、最快樂，生活也才最有意義。我們能夠賦予生命多少

¹⁰ 陳火泉：〈活在時間裏〉，《人生點線面》，頁 217。

¹¹ 陳火泉：〈爭一時更要爭千秋〉，《個性的發揮》，（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 年 2 月 10 日），頁 187。

意義，生活便具有多少意義。

我一再強調的是：人必須靠自己的主意來生存。¹²

當他人¹³在為年老感到不悅，在為逝去的時間惋惜與驚恐時，陳火泉以奮揚的態度，勾勒自己的生活圖像，織就充實的生命錦緞，讓每一天都過得精彩而有意義，沒有任何遺憾，讓時間的消逝造就生命的價值，讓自己成為駕馭時間的主人。陳火泉身體力行，以自己的生活佐證他的言說，散發生命的光澤，在〈誰不想愛與被愛〉一文中，陳火泉剖析自己的生活哲學，激越地說道：

全心全意生活，是我對自身的期許。

生活，就是過日子——是好好活著，好好把握生命的每一個今天，熱切地迎向每一個明天。

因為，每一天都是生命的起點，也是生命的終點，都應當全心全意去過好。倘若能全心全意過好每一天，便能使平淡的日子，過得繽紛美麗，讓生命發光、發熱。生命才有完美的意義。¹⁴

確然，「珍視當下、善用每一個今天」是陳火泉的生活態度，也是他面對「生命短暫」這個命題的解答方式。只要善用今天，成就生命的光熱，人生就了無缺憾，於是陳火泉「更用心寫作，更用心閱讀，更用心思考，更用心生活」，將自己用時間換來的生命體悟全部投注在創作上，讓自己的生命彰顯它完美的意義。在《青春之泉》的〈前記〉中，陳火泉熱切地說：

為求「人生的更好」——「更好的人生」，我又寫了許多文稿，陸續披露於

¹² 陳火泉：〈行行向何方？〉，《個性的發揮》，頁 176。

¹³ 如隱地，在〈老來可喜〉一文中，陳火泉引述散文作家隱地在〈老之種種〉一文中的話語：「老使別人不悅，也使自己不悅。」

¹⁴ 陳火泉：〈誰不想愛與被愛〉，《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12。

中央副刊、中華副刊、民眾副刊、新生副刊、聯合副刊，但也有一部分登載於幼獅文藝、臺灣文藝，繼續鼓吹我的觀點：「如果你覺得人生是這麼苦短，而又這麼寶貴，那麼至少你就應該把握你的現在時刻，充分運用你的現在時刻先讓自己愉快，並且把憂慮和恐懼留給那些認為自己會永生不死的人！」

15

對人生短暫感到憂慮和恐懼只是徒然的耗損，陳火泉清楚地掌握生命的奧義，樂於活在當下、活在現在、活在今天、活在時間裏，即使走在蒼茫的暮色中，陳火泉依然認為黃昏也有斑斕的彩霞，他要怡然前行，讓自己的餘生更有意義，「從今，我尤當收拾起個人哀樂，我將更認真的賦予我餘生以意義，以證明我能夠呼吸的每一分鐘，不是苟活。也只有堅定的學習與工作才能拯救我。我希望能有突破性的成長，使我的晚年還能開放一些最後的花朵！」¹⁶。

二、享受工作

視工作為享受，那麼，一切工作，最後總會變成無限的快樂。

〈享受工作〉

陳火泉論述工作的篇章，除了《悠悠人生路》第二輯「工作·奮鬥」七篇文章之外，也散見於《個性的發揮》、《人生長短調》、《活在快樂中》以及《活得漂亮而瀟灑》計六篇作品，加上，因為陳火泉抱持「工作本身就是製造快樂的泉源」¹⁷的信念，所以，在部份論述「快樂」以及「說自己」的篇什中也有提及。

「工作」對陳火泉來說不單只是日常生活的勞動，他非常看重工作的價值，認為工作是快樂的來源、是生命意義的表徵、是自我的實現、是時間有效的利用，足見工作在陳火泉人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一切價值的根源。

「快樂」是陳火泉生命追求的核心價值，也是生活的終極目標，而「工作」是創造「快樂」的根源，在〈老來可喜〉一文中，陳火泉以為最大的快樂，來自

¹⁵ 陳火泉：〈前記〉，《青春之泉》，頁4。

¹⁶ 陳火泉：〈五十年水流花謝〉，《人生長短調》，頁257。

¹⁷ 陳火泉：〈八十歲細說人生〉，《人生天地間》，頁12。

於自己正專注地從事自己想做的工作，他說：

依我看，天底下最不快樂的人就是那些尚未發現任何事是自己想做的人，而一個人，也只有集中精力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真正歡喜做，而真正值得做的工作時，才會感到最大的快樂。¹⁸

陳火泉認為這種快樂是「由內心湧出來的滿足之感」，能夠獲致這樣的快樂，生命才能具現它的意義。在〈八十歲細說人生〉一文中，陳火泉亦如是說道：

我永遠相信，工作本身就是製造快樂的泉源，一個人只要對一件工作能夠狂熱，全心全意去做，最後必定會有所成，並帶來成就感，貢獻感及一種真正滿足愉悅的自足感。¹⁹

可見，陳火泉的人生離不開工作，唯有工作才能帶來快樂，才能成就他人生的意義，在〈認真工作〉一文中，陳火泉肯定地為人生的一切努力下了注解，他自問自答地說：

人生的一切努力為的是什麼？都是為完成真實的自我。生活唯一的目標又是什麼？當然，要活出真正的自我，還要盡可能活出最佳的自我，將自我發揮到極致，那麼要如何發揮自我？標準答案是認真工作。²⁰（亦見於《悠悠人生路》頁，87）

陳火泉認為唯有認真工作才能「完成真實的自我」、「活出真正的自我」、「將自我發揮到極致」。而要能認真工作就要對工作有熱誠、要專心一意，在〈種李

¹⁸ 陳火泉：〈老來可喜〉，《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02。

¹⁹ 陳火泉：〈八十歲細說人生〉，《人生天地間》，頁 12。

²⁰ 陳火泉：〈認真工作〉，《人生長短調》，頁 171。

不生桃·種瓜不生豆〉一文中，陳火泉肯切地說：

工作不是苦役。對於一個具有工作熱誠的人來說，他的工作往往會變成一種娛樂，不管工作如何艱鉅，要求如何嚴格。「專心一意的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一次只做一件事，而且把它做好，所謂「一雙手不能同時捉到兩條魚。」²¹

熱情與專心是享受工作樂趣的不二法門，只要「把握正確的心境，辛勤不懈的工作，一切工作，最後總會變成無限的快樂。」而快樂的追尋正是人生努力的目的。所以，陳火泉在〈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文中，熱切地提醒讀者：

設法喜歡你的工作，不只情願如此，而且興趣盎然。要在工作中得到真正快樂和滿足的秘訣是：培養一種使工作盡善盡美的熱情。學者藝術家所以能夠面對貧窮或困境而仍然興趣盎然地從事工作，就是他們的工作能使生命有所寄託，生活充滿了希望和活力所致。他們常把愛心放在工作裏，一邊做，一邊欣賞，工作中就時時充滿快樂。²²

此外，在〈人勤地不懶〉一文中，陳火泉直接把工作 and 時間意識連結在一起，認為工作是時間價值的再創造，時間在工作中具現了意義，不再徒然的流逝：

時間是什麼？經驗告訴我們：悲傷的人時間太慢，歡樂的人時間太快；惟有有了工作的人，時間才是永恆。²³

陳火泉一再宣揚「把握現在、活在當下」的生活態度，認為「全心全意過好每一天，便能使平淡的日子，過得繽紛美麗，讓生命發光、發熱。生命才有完美

²¹ 陳火泉：〈種李不生桃·種瓜不生豆〉，《悠悠人生路》，頁 74。

²² 陳火泉：〈種李不生桃·種瓜不生豆〉，《悠悠人生路》，頁 68。

²³ 陳火泉：〈人勤地不懶〉，《悠悠人生路》，頁 84。

的意義」²⁴，解讀陳火泉「全心全意的過好每一天」的意思就是認真的工作，因為唯有工作才能確立時間的價值和意義，讓抽象的時間化為具象的存在。

再者，陳火泉認為工作還攸關身體的健康，在回覆讀者的來信時說：「通往喜樂的道路只有一條，即是不要為悲悽的事情浪費時間和情緒。假如我們心中有所不快，凡與其有關連的事，我們都要把它一股腦兒忘掉，而專心致力於工作，如能在工作上有所表現，也就不辜負人生了。」²⁵只要致力於工作，工作上所獲取的成就可以取代所有的不如意。

陳火泉認為工作是人們的醫師，是通往喜樂的道路，所謂「最忙的人沒有時間生病」²⁶，在〈無病一身輕〉一文中，他詳細地說明道：

人生的目的並不在於健康，而是在於完成人世上應做的事。人並不是為了使肉體健康而活著，而是為使有健全的活動才需要有健康的肉體。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個生活的目的；生活有了目的，生命才有意義；生命有了意義，才能從疾病中磨練自己，同時也才能從工作中延續生命。因為工作能分散我們對病痛的集中感覺，驅走煩惱與憂愁；工作也能填補空虛，防止心靈上的萎靡衰頹，幫助我們跟病痛堅強抵抗。²⁷

陳火泉肯定工作在人生的重要性，認為只要認真的工作就能振奮我們的精神，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讓自身感到充實愉快，精神百倍，遠離疾病。他不單是坐而言，亦是起而行，在〈古稀而後又八春〉一文中，陳火泉直抒自己的感悟：

自從老伴四年前走了以後，留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我只好更認真沉湎於書海，更謹慎醉心於寫作，來排遣我的苦悶與煩惱。

²⁴ 陳火泉：〈誰不想愛與被愛〉，《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12。

²⁵ 陳火泉：〈古稀而後又八春〉，《人生天地間》，頁 95。

²⁶ 陳火泉引述心臟外科醫師麥克爾·倍凱之語，參見〈享受工作〉，《人生長短調》，頁 174。

²⁷ 陳火泉：〈無病一身輕〉，《人生天地間》，頁 88。

如果說古稀而後又八春的生活，曾使我發覺了什麼的話，其中之一就是我發覺；只要我工作得越是起勁，日子過得也越愉快，晚上睡得也越甜適，自然而然地健康也越好。²⁸

工作能讓我們身心健康，讓我們的生活充實，陳火泉極力鼓動別人工作的熱情，而自己就像領航的大雁，在人生浩瀚的天際，不斷振動牠的雙翼，領頭努力奮進，他筆耕不輟，懷抱「直寫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的大願，至死不渝。鄭清文在悼念陳火泉先生的文章中說：「火泉先生的身體一直不好，耳朵和腳都有問題，但是，他不屈服。他用說書和寫作來裝飾美麗的黃昏，一直到太陽下山。他不停的說書，不停的寫作，到最後的一刻，用完最後一滴墨水。」²⁹。

三、老而彌堅

請看這些積極活動的人士，活到「八老九十」，都不願過清閒的日子。

〈老而彌堅〉

「年老」幾乎是所有人都害怕、都不喜歡的人生階段，如隱地在〈老之種種〉一文中就這樣形容自己面對年老的心情：「老使別人不悅，也使自己不悅。老的敵人是青春；青春的敵人也是老！」³⁰身體的老朽確實令人心驚，日薄西山的蒼涼更是生命難以承受之輕。但是，面對老之既至，陳火泉卻不改他積極從容的態度直言：「在經驗範圍內，我總覺得：老，其實使自己喜悅，也使別人喜悅。」³¹

綜觀陳火泉論述關於「年老」的篇什：「倚老『話』老五篇」³²、《人生天地間》輯一「生老病死」中的七篇作品及〈八十歲細說人生〉一文、《快樂不是越多越好》輯五「老來可喜」七篇作品。在諸多作品中，陳火泉面對「年老」的態

²⁸ 陳火泉：〈古稀而後又八春〉，《人生天地間》，頁96。

²⁹ 鄭清文：〈最後一滴墨水——悼念陳火泉先生〉，見《小國家大文學》，（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0年10月），頁129。

³⁰ 隱地：〈老之種種〉，《人啊人》，（台北：爾雅出版社，1987年3月），頁51。

³¹ 陳火泉：〈老來可喜〉，《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200。

³² 前三篇收錄在《青春之泉》頁，117~134；後二篇收錄在《個性的發揮》頁，22~35。

度始終如一，始終樂觀進取，以一貫積極昂揚的筆調，列舉古今中外的先賢名士的事蹟來鼓舞人心，認為「淒涼暮景」³³只是妄言，要知道「夕陽西照時的天空是金黃色的，多美麗！」³⁴。在〈老有所安〉一文中，陳火泉亦愷切地說：「就像夕陽西照的天空是一日中最美麗、最有看頭的光景一般，老年原本是一生中最美好、最快樂的時光」³⁵。只要積極奮起，有智慧的老人還能為人生的黃昏增添美麗的色彩。

面對韶光推移、青春不再，陳火泉無畏於這自然的定則，就像「花有開有謝，樹有榮有枯」，沒有人可以永保青春，在〈白髮如絲嘆何益〉一文中，陳火泉坦然地說：

「老化」是行走人生之路快到終點的必經程序，一如花會凋、樹會枯、草會萎般的自然，白髮銀鬚，或禿頭皺紋只是生理上的自然現象，但心理的因素關係更大。³⁶

「老年人的真正不幸，不是身體的衰敗，而是心靈的冷漠」³⁷，陳火泉認為外表的衰老只是「老邁」，心境的衰老才是真正的「老朽」，而「『老邁』不足悲，可怕的是『老朽』」³⁸。他表示「大凡人的年齡可分為『日曆年齡』、『生理年齡』和『心理年齡』三種」，但是「這個日曆年齡不能表示人的老少」：

韶光推移，並不能使你自傷老大。因為，使人老化的，是血管和器官的硬化，是思想和行為的遲滯。人的衰老在於血管，人的年輕在於其觀念。決定年齡

³³ 陳火泉：〈壯志莫與年俱老〉，《個性的發揮》，頁 33。

³⁴ 陳火泉：〈白髮如絲嘆何益〉，《青春之泉》，頁 127。

³⁵ 陳火泉：〈老有所安〉，《人生天地間》，頁 75；亦見於《快樂不是越多越好》〈老來可喜〉，頁 202。

³⁶ 陳火泉：〈白髮如絲嘆何益〉，《青春之泉》，頁 125。

³⁷ 陳火泉：〈壯志莫與年俱老〉，《個性的發揮》，頁 33。

³⁸ 陳火泉：〈人怕老來窮·樹怕鑽心蟲〉，《青春之泉》，頁 120。

的不是歲月，而是氣質和健康。³⁹

陳火泉體悟到人的衰老不是在年齡也不是在外表，而在於那顆躍動不已的心是否自覺衰老，是否依然保持青春活力，畢竟，「世上有的是未老先衰的青年，當然也有的是志在千里的老驥」⁴⁰。對此，陳火泉慨嘆地說：「可惜的是，世上竟有那麼多老氣橫秋的青年；可喜的是，也有那麼多老當益壯的老者——志在千里的老驥。」⁴¹，如果，老者能夠及時轉念，不失赤子之心，保有年輕人的精神，那麼在黃昏向盡時，依然有滿天的彩霞，可以盡享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不要去理會年齡，年齡的數字，只是用以提醒人及時努力的信號而已。開始去更新和體驗真實生活中的豐富，只要你樂意把人生中的落日時期視為最快樂的時間，並使這段時光成為你生活中最美好、最快樂的一段，那麼，美滿的歡樂是永遠不會太遲的。⁴²

於是陳火泉在諸多作品中列舉了陸游、朱敦儒、孔子、朱子、呂尚、班昭、馬超、廉頗、馬援、郭子儀、黃忠、趙子龍、辛棄疾、柏拉圖、法國的伏爾泰、歌德、義大利的米開朗基羅、西班牙的畢加索、英國哲學家羅素、作家蕭伯納、小說家毛姆、西德總理艾德諾、英國政治家邱吉爾、愛迪生、史懷哲、加拿大威廉·麥洛克等中外的古聖今賢⁴³，他們在晚年，仍然懷抱著「老驥伏櫪」的壯志，持續工作，終於迸發生命極至的光彩，以佐證自己的論點，大發「有為者，亦若是」的豪情。

從以上眾人的例證中，陳火泉體認到「維持健康長壽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工

³⁹ 陳火泉：〈白髮如絲嘆何益〉，《青春之泉》，頁 125。

⁴⁰ 陳火泉：〈壯志莫與年俱老〉，《個性的發揮》，頁 30。

⁴¹ 陳火泉：〈人怕老來窮·樹怕鑽心蟲〉，《青春之泉》，頁 120。

⁴² 陳火泉：〈白髮如絲嘆何益〉，《青春之泉》，頁 125~126。

⁴³ 參見〈白髮如絲嘆何益〉、〈樹老半心空·年老事事通〉，《青春之泉》，頁 127~133；〈征途永遠比客棧好〉，《個性的發揮》，頁 24~26。

作；不工作的人才是病人、老人」⁴⁴，工作成爲彰顯老者生命力的勳章，是對抗死亡的利器。在〈老而彌堅〉一文中，陳火泉舉他最佩服的法國經濟學家季特⁴⁵和西哲伊格拉底斯的生平事蹟以爲說明：

有一個故事提到西哲伊格拉底斯，說他九十四歲時還在著述；他的老師高吉阿斯更工作到一百零七歲，有人問他何以活得如此長久，他莊嚴地回答：「我沒有理由反對老年。」

無獨有偶地，法國經濟學家季特，當年（一九二八年）在他八十一高齡時，有人問他何以這麼高齡，仍能工作不休，而且身心康泰？他說：「唯一的秘訣是不斷的工作。」這位經濟學者要言不煩地回答：「當死神來到窗前，看到我仍然端坐桌前，努力寫作。死神就說：『這僮父還沒有完成他的任務，這很好，幹吧，我以後再來！』」。⁴⁶

從中，陳火泉體悟到「努力工作——培養對工作快樂，對事業興奮，該是長壽祕訣之一。」，陳火泉終身秉持「是一個活人，就該活動」的父訓，直言：「生命只在活動、運動和工作的地方才會蓬勃的生長。」⁴⁷唯有老而彌堅、樂在工作，才能充分享受生命，盡享人生最美好的時光。

此外，陳火泉堅信悲觀和失望是腐蝕生命的毒素，一個人如果對生活不再感興趣，人就會像逐漸枯萎的樹木一樣顯得了無生氣，終至虛度一生，所以，他極力勸告老者要時時保持心態上的年輕：

清潔的生活、單純的生活、有用的生活，再以一個不讓年紀上身的信心，就可以造成一個年輕的泉源，這泉源，在每個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愈來愈

⁴⁴ 陳火泉：〈壯志莫與年俱老〉，《個性的發揮》，頁 33。

⁴⁵ 陳火泉：〈壯志莫與年俱老〉，《個性的發揮》，頁 32。

⁴⁶ 陳火泉：〈老而彌堅〉，《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197。

⁴⁷ 陳火泉：〈壯志莫與年俱老〉，《個性的發揮》，頁 32。

多的跡象顯示，只要一個人的心裏，從內心保持年輕，那麼，當他體態老化的時候，內心還是一天一天的更新。⁴⁸

欽佩古人不服老，而自己也不服老的陳火泉，面對老之既至，他選擇寫作來安頓生命，來保持內心的年輕，他說：「我認為寫作對我是健康和快樂的泉源」⁴⁹對未來懷抱希望與熱愛，讓陳火泉可以坦然地面對自己的病痛，讓他怡然地面對自己的日暮黃昏，在〈在世一棵草·死了一件寶〉一文中，陳火泉以清明透澈的筆調抒發他的體悟：

就拿我自己來說，已逾古稀之年，記性已大不如前，寫字寫得歪歪斜斜的，要緊的事都常常忘得連影子也沒有。身子也差了，牙齒全都脫光，糖尿、高血壓，有些東西就不能吃，又得了膀胱結石、攝護腺的毛病，小便尤其苦。奇怪的是儘管有這麼多的苦處，我還是總覺得生存終究是好的，只要一天有事可做，生活絕不會枯燥無味。長生之術大可不必研究，有一口氣做一分事已經很好了。⁵⁰

時刻惕勵自己，時刻追求奮勉人生的陳火泉，總是不空言立說，將自己身體力行的人生感悟，發而為文和讀者共勉，所以，在樸實的文字中，總透顯他的真誠，在〈八十歲細說人生〉一文中，他誠懇地說：「只要你不怕老，而把人生中的落日時期當作一生最值得期待的勝景，並使這段時光成為你生活中最自由、最安逸、最幸福，也最可豐收的一個階段，貢獻你的智慧與經驗，盡你該做的責任，做你想做而應做的事，愛自己所擁有的，順乎自然，那麼，美滿的悅樂是永遠會陪伴你的。」⁵¹，觀乎他的一生，斯言確然可信。

⁴⁸ 陳火泉：〈人怕老來窮·樹怕鑽心蟲〉，《青春之泉》，頁 122。

⁴⁹ 陳火泉：〈壯志莫與年俱老〉，《個性的發揮》，頁 35。

⁵⁰ 陳火泉：〈在世一棵草·死了一件寶〉，《青春之泉》，頁 48。

⁵¹ 陳火泉：〈八十歲細說人生〉，《人生天地間》，頁 15。

四、有志不再年高

所謂「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只要你有志，你就放手去追求吧！

〈新歲三願〉

作為一個年逾九十的老者，陳火泉時刻省視自己的生命，恆以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的詩句「壯志莫與年俱老，死後猶能做鬼雄」自勵自勉，追求「老而彌堅」的人生晚景，希冀為自己的人生畫下絢麗的尾筆，譜出豐足詳和的尾聲。他認為「生命這首交響曲的尾聲，應該是安詳寧靜、心滿意足而不是破鑼破鼓的噪音。長壽而又豐足，那就比較稀有，而且可貴！」⁵²。

但是，陳火泉也意識到現實人生中，並非人人都享有高壽，享高壽的人也未必盡能奮發有為，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早夭，早夭之人未必盡是徒然空活一世。人世的實象就是「長壽在今日，並非什麼了不起的事。本來，貧乏的長壽，不如豐盈而又充實的短命。」⁵³，所以，陳火泉體悟到「生命的價值不在於長短，王勃、李賀，享年不過三十，卻留下不朽的詩歌，揚名千古。梵谷三十七歲就過世，在藝術上的成就，比較活了九十一歲的畢卡索並不遜色。」⁵⁴。

陳火泉探究生命間存在的價值差異，以為「立志」與否與人生的勤惰成正比，而勤勞正是鑄造人生價值的金礦。所以，他體悟到「人該是以有用之身，而作有益之事，在生命中追求最好的，不論年輕或年高都沒關係，只要你有志，你就放手去追求吧！」⁵⁵。在〈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一文中，陳火泉辭淺意深地說：

志向是每一個人一生努力的目標；目標是指引人生走向目的地的明燈。一如明代王陽明先生所說：「志不立，則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

⁵² 陳火泉：〈征途永遠比客棧好〉，《個性的發揮》，頁 27~28。

⁵³ 陳火泉：〈征途永遠比客棧好〉，《個性的發揮》，頁 27。

⁵⁴ 陳火泉：〈征途永遠比客棧好〉，《個性的發揮》，頁 27。

⁵⁵ 陳火泉：〈老當益壯〉，《我思我行》，頁 79。

本於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無所底止」，這和牛頓的運動律一樣可靠。⁵⁶

陳火泉認為立定志向，人生才有努力的目標，才不會虛度光陰，漂蕩奔逸而不知所終，這是人生恆久的定律。在同文中，陳火泉也斬釘截鐵地說：

你一旦決定什麼該做，要到什麼地方去，就不應該再事猶豫⁵⁷了。你應該把全副精神貫注到你所打定主意的工作中去。千萬不要成為一個樣樣都得些皮毛的三腳貓！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假使你同時做許多事情，向多方面著手，勢必心猿意馬，到頭來，你只能這樣敷衍一下，那樣也將就一點，試問還有什麼成就的希望？⁵⁸

他認為要做出一番成就，就應專心一致，將心力貫注在一件事情上面，讓時間發揮它的效益，立定志向就不要見異思遷，避免無意義的浪費，到頭來只是一場空，如是，不論年壽是短是長終究都是泡影。因此，在〈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一文中，陳火泉殷切地告誡道：

一個人的一生，重要的是生活的內容，他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有所作為。不然，只為長生而活著，縱使你活到百年千年又有什麼意義呢？活既無益於世，死亦無傳於後，又有什麼價值呢？這就如同有錢不善使用的人一樣，不會真正富有。⁵⁹

陳火泉體悟到年壽的短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是不是有所作為，是不

⁵⁶ 陳火泉：〈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青春之泉》，頁 63。

⁵⁷ 疑是「再三猶豫」之訛。

⁵⁸ 陳火泉：〈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青春之泉》，頁 65。

⁵⁹ 陳火泉：〈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青春之泉》，頁 23。

是有它的價值。生命的內容並不是一潭死水，也不是定型的假樹，他認為生命當隨著年歲的增加而更形豐富、更加成熟，而驅動生命成長的動力，即來自於立定的志向，是自我意志的完成。在〈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一文中，陳火泉如是自許道：

一如草木生機發皇，欣欣向榮，生命的內容要繼續不斷的成長、茁壯、成熟，而成長的唯一途徑是將自我發揮到極致。按照自己的意志將自我發展到極致就是人生本來的面目，因此，我們應該按照自己的希望找出真正的自我。⁶⁰

基於這樣深刻的體悟，陳火泉在七十四歲（民國七十年）的新春，許下如是的願望：

我深深的懂得，「壯志莫與年俱老，死後猶能作鬼雄」，生命中最好的，永遠是在我們的前面。確然，在生命中追求最好的，不論年輕或年高都沒關係，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所謂「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只要你有志，你就放手去追求吧！該做的立刻就做，那就算符合自強之旨了！⁶¹

劍及履及的陳火泉，面對晚年暮景，他依然奮勉自勵，以讀書寫作為自己終身的職志，希望自己可以「挽住一抹夕照霞光」，可以「寫出一些淳風俗、正乾坤的篇章來。」，讓自己可以「享受人生中落日時期值得珍惜的一分健康自在」⁶²，恆是朝著自己的志向前進，所以，他自足地說：「我當然不是大學者，從來沒有想做『學者』的大志，但卻很喜愛書，也還很喜愛讀書，只要每日有粗茶淡飯果腹，有書可讀，有紙和筆可寫，我就毫無遺憾了！」⁶³他安於自己的人生，怡然

⁶⁰ 陳火泉：〈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悠悠人生路》，頁 11。

⁶¹ 陳火泉：〈新歲三願〉，《青春之泉》，頁 73。

⁶² 參見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頁 238。

⁶³ 陳火泉：〈我常常在想〉，《我思我行》，頁 18。

地靜享夕春溫潤的光照，靜觀滿天絢麗的彩霞，他說：「我總是在想：人生最美好的，就像我現在這樣的時光。」⁶⁴。

由以上的論述可以得知，陳火泉所追尋的是一個奮勉而有意義的人生，他深刻的體悟到工作和立志是共生關係，如果說立志是羅盤，那麼，工作就是划槳的船員。羅盤確立方向，船員努力操舟，時刻前進，那麼人生才不會像在江心空轉的扁舟，虛耗歲月，才可以直達有意義的彼岸。陳火泉體悟到認真工作是確立人生意義的唯一方法，下定決心就該傾全力去做，如此就可以善用每分每秒，時刻活在時間裡。如果是一個行走在悠悠人生路上的老者，那麼，他就是生命的健行者，他的人生就會散發夕照的光熱與美麗。所以，時間、工作、老者、立志四者就交疊激盪出生命的高潮，一如陳火泉的人生——「千言萬語，說到盡頭，老年是一生事業的完成，正像戲劇要有個結局一樣。一齣好戲固然要有引人入勝的開頭，劇中也要高潮迭起，結尾更要具備強有力的衝擊性，這樣才能讓觀眾興奮、迷惘、回味無窮。」⁶⁵。

⁶⁴ 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頁 238。

⁶⁵ 陳火泉：〈白髮如絲嘆何益〉，《青春之泉》，頁 128。

第二節 愛情觀

愛情和婚姻是陳火泉非常關注的人生命題，相關的作品不下三十篇，主要見於《悠悠人生路》第三輯「戀愛·婚姻」、《青春之泉》第三輯「婚姻·家庭」、《人生點線面》輯二「愛要恰到好處」、《快樂不是越多越好》輯一「白頭偕老人生大贏家」等單元，其它作品如《人生長短調》、《活在快樂中》、《人生智慧·智慧人生》、《活得漂亮而瀟灑》中亦有少數篇章提及。陳火泉以真誠懇切的筆調，深入淺出的文字，或格言或諺語或古詩或名人佳句，或譬喻或用典故，在平實的議論中，傳遞他的真知灼見，主張愛情、婚姻、家庭是人生的「必需品」。

在許多談論愛情和婚姻的文章中，陳火泉的觀點和論調時常重複或雷同，他認為異性相吸是自然最根本的天性，少男本性「好逑」，少女免不了「懷春」，認為兩個男女從「相識」、「相悅」到「相愛」，再到「互相結合」是最自然的結婚形式。⁶⁶在他的觀念中，戀愛是為了結婚，結婚是為了成家立室、為了生育子女，延續生命。唯有如此，人生才能了無缺憾，才能圓滿幸福。在〈比翼鳥〉一文中，陳火泉明確地提出他對愛情婚姻的觀點：

我一直不喜歡「不準備結婚的戀愛」那是不純正的、不認真的、不負責任的。即使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這位西洋悲觀哲學家的典型代表也承認：戀愛是結婚的過程，結婚是戀愛的目的。法國文學家大仲馬說得最為透切：「戀愛不是由結婚而終；愛的事業是永無止境的。」一點也不假，健全的戀愛，因為真誠相戀的男女結合為夫妻而達成一半的目的；因生育好兒女而完成整個的目的。⁶⁷

陳火泉認為「不準備結婚的戀愛」是不負責任的，每一段感情都應以結婚為前提，每一對佳偶都應生兒育女，才是相愛的真諦。

⁶⁶ 參見陳火泉：〈婚姻與家庭〉，《青春之泉》，頁139。

⁶⁷ 陳火泉：〈比翼鳥〉，《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27。

在詳細研讀文本之後，筆者認為陳火泉的愛情觀點和他自身的人生經驗頗相吻合，本節從戀愛觀、婚姻觀、家庭觀等三面象，細究陳火泉對愛情所抱持的觀點。

一、戀愛觀

陳火泉在就讀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即後來的台北工專）二年級時，結識一位志同道合而又情投意合的女朋友，二個人的交往非常真誠，也非常虔誠，已到了「兩心相許『非卿莫娶、非君莫嫁』」的地步，不幸的是，當他讀到五年級時，家裡突然來信告訴他已為他擇了一門親事，只等他畢業就要擇日完婚。對於父命不敢不聽從的陳火泉，飽受失戀之苦，恍惚之間，差點選擇跳河輕生，所幸為同學所救。⁶⁸這段年輕時如『柏拉圖式戀愛』的美好戀情，讓陳火泉對戀愛有了深刻的體悟：「以前陶醉在戀愛生活裏，世界上一草一木，人間上一顰一笑，都令我覺得生命是那麼美麗，生存是那麼可貴；而今陷在失戀的痛苦裏，這個無盡的生命、新鮮活潑的大自然，卻一變而成爲一座無邊慘澹的無底墳墓。」⁶⁹刻骨銘心的甜蜜和悲痛，相信也深深影響陳火泉對戀愛的觀點，在〈白頭偕老是人生大贏家〉一文中，陳火泉給了戀愛如是的定義：「戀，是男女相思，愛慕不捨；愛，是對於對象的感情移入」，言簡意賅，見解十分精闢透徹，在同一篇文章中，陳火泉提到了自己對戀愛的觀點：

我喜歡的一句話是：

「戀愛是兩個平等的男女，真摯的靈魂的彼此吸引。」

我一直認為，戀愛是為了一個對象，心裡思思念念，是「衣帶漸寬終不悔」，願「為伊消得人憔悴」那種情操。情切處，幾乎與父母待子女之愛相彷彿。

情深處，戀愛往往使男女雙方生活豐富，彼此都肯定對方的地位，而絕不

⁶⁸ 參見陳火泉：〈絕處逢生〉，《我思我行》，頁 217~219 及〈五十年水流花謝〉，《人生長短調》，頁 251。

⁶⁹ 陳火泉：〈絕處逢生〉，《我思我行》，頁 218~219。

是去攫取什麼，或是施捨什麼，而是要使對方幸福，並讓自己快樂。⁷⁰

這樣的論述，道盡了熱戀中男女的情思，真切而自然，那份掛心那份情深那份豐盈那份快樂，有的也是陳火泉自身的體驗，在論理中，讀到他對戀愛精確的見解，也讀到他悠長的情思。

在〈愛情是幸福的泉源〉一文中，陳火泉也對男女情愛應是平等互惠、成就彼此的幸福人生提出相同的觀點：

愛情不是由兩個人的那一個主宰的愛情，而是彼此都肯定對方的地位，在兩個人之間的「給和受」的交互反應中，絕不是攫取什麼，或喪失什麼，而是要幫助對方，並接受對方的幫助，一如心理學家海梅林所說：「愛情是喜歡看到對方快樂的情操」，愛情，最基本的肯定，就是使所愛的人得以成長和幸福。⁷¹

此外，在〈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一文中，陳火泉直言：

戀愛是婚姻的前奏，生育子女——延續生命是婚姻的最高的目的。戀愛的結果未必都能結婚，因此有些人不得不嚐到失戀的痛苦。戀愛越認真，失戀時的痛苦越深刻。

失戀者莫不愁腸百結，痛不欲生，甚至要尋求短見。⁷²

除了賦予戀愛神聖的任務之外，他也提及失戀的痛苦，那段年少的愛戀經驗似乎根深柢固地盤據他的腦海，成為他議論戀愛觀點時的範本。只是，經過歲月的洗禮，陳火泉不再是血氣方剛的衝動，在文章的末尾，他展現人生成熟的智

⁷⁰ 陳火泉：〈白頭偕老是人生大贏家〉，《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39。

⁷¹ 陳火泉：〈愛情是幸福的泉源〉，《活在快樂中》，頁 54。

⁷² 陳火泉：〈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悠悠人生路》，頁 117。

慧：

於是，有人說：談戀愛而失去戀愛的人，要比未曾談過戀愛的人幸福。

縱使這是事實，也沒有人喜歡失戀。同時，如果失戀了也覺得無所謂的話，這種人也不會有什麼出色。

戀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像捉迷藏一樣，捉到了固然可喜，捉不到的也別太悲傷，能夠豁達一點總是好的。⁷³

回首來時路，肯定戀愛的美好，肯定失戀的悲痛，情到深處無怨尤，一如陳火泉所引述的泰戈爾之言：「生命因失去的愛而更豐富」。陳火泉認為經歷過了才能體會那幸福滋味，才能有所成長。畢竟，愛與被愛是人一生下來就有的天賦與本能。

至於戀愛的目的，陳火泉認為是為了擇偶，是婚姻的前奏，是為了尋找理想的終身伴侶，然後，成家並養育子孫，延續生命。在〈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一文中，陳火泉明白的揭示他的戀愛觀點：

我總是在想，美好的戀愛就是，自己認為跟對方在一起才能獲得最好的子孫，對於這樣的人所產生的感情。換句話說，是你的靈魂要去選擇一個終身伴侶，在悠悠人生路上攜手同行，有了理想互相支持，有了阻礙彼此勉勵，在柳暗花明之後一起歡樂。戀愛就是這麼一回事。⁷⁴

而這樣的論述也見於《快樂不是越多好·比翼鳥》⁷⁵一文。可見，陳火泉對於戀愛抱持強烈的目的意識，是以結婚成家為前提的，不單只是情感的依附，所以，戀愛要慎始也要慎終，千萬不可以在識人未明之前就急忙地步入婚姻，

⁷³ 陳火泉：〈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悠悠人生路》，頁 120。

⁷⁴ 陳火泉：〈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悠悠人生路》，頁 149~150。

⁷⁵ 陳火泉：〈比翼鳥〉，《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6。

以免鑄成人生的不幸。

二、婚姻觀

即便信仰「純真的戀愛」，但在「親情」與「戀愛」之間，陳火泉依然選擇「親情」，聽從父親的安排，在工專畢業的第二年，憑媒妁之言，奉父母之命，陳火泉和吳三阿依古禮結髮為夫妻。雖然，先前沒有任何感情的基礎，在「洞房之夜才開始相戀」，但，婚後兩人互相扶持，男主外，女主內，共同撐起一個家。雖然，賢內助沒有美麗的容貌、不苗條也不蜂腰，但，她有豐盈結實的身材，有樸實和善的容貌，她辛勤操持家務，不辭辛勞，讓陳火泉無後顧之憂，讓陳火泉滿懷感謝地說：「妳天生就兼有慈母、良伴、戀人三種素質，使我得到最妥善、最親切的照顧。妳對我的內助，豈是這三言兩語所能說盡？這種盛情和謝意，往往當我因公出差不得不小別的日子裏，益見加深。」⁷⁶顯見，兩人雖因媒妁之言而結合，但是，在婚姻生活中，他們互相包容、互相寬慰、互相扶持，相守五十年，感情甚篤，雖然木訥的陳火泉自白說自己像啞巴，不知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愛意，但是，他相信心有靈犀的髮妻一定可以感受到他的真情。⁷⁷這樣切身的感受，也影響陳火泉對婚姻的看法，讓他直言：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說法：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莫過於在婚前真正談戀愛，而後真正結婚，婚後真正相親相愛，好好養育子女的人。如果媒人可以信賴，又了解男女雙方的個性以及家庭的情形，認為這兩個人結為夫妻一定可以琴瑟和鳴、白首偕老的話，這種媒妁的婚姻比戀愛婚姻並沒有什麼遜色。⁷⁸

雖然，陳火泉為了盡自己的孝心，放棄自己選擇的對象，而和父母選擇的對

⁷⁶ 參見陳火泉：〈五十年相守〉，《個性的發揮》，頁 39~40 及〈五十年水流花謝〉，《人生長短調》，頁 252~253。

⁷⁷ 參見陳火泉：〈五十年相守〉，《個性的發揮》，頁 36~37。

⁷⁸ 陳火泉：〈婚姻與家庭〉，《青春之泉》，頁 144。

象結婚，雖然，在擇偶方面，陳火泉一再強調「強摘的瓜果不甜，強撮的姻緣不賢」，但是，在五十年悠悠的歲月中，陳火泉用心體會夫妻的相處之道，用心經營自己的家庭，他認為只要夫妻能夠相親相愛、白頭偕老，自由戀愛和媒灼之言的婚姻，並無良窳的差別。

此外，他也一再強調「娶妻娶德」的觀念，在〈娶妻娶德〉一文中，陳火泉殷殷告誡：

只是人類無數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一個女人即使美極豔絕，而不賢慧，也不過是一個石膏美人而已，是以聰明的男人不娶美麗的女人。⁷⁹

陳火泉將自己對婚姻的體悟凝結成智慧的結晶，發而為文，在「這個愛情像麥當勞的漢堡一樣速成的社會」⁸⁰，在「新潮人物已不耐傳統婚姻的約束」⁸¹的時代，提供給讀者慇懃的諍言：

據我了解，愛情不是甜言蜜語，愛情是「此時無聲勝有聲」那種微妙的沉默。愛情的本質固然決定於慾望，更不可忽視的是決定於多少世紀的文明所加諸於男人、女人的情操。⁸²

陳火泉認為夫妻在朝夕的相處中，所培養出來的「互聞無聲之聲、互見無色之色」的默契，當是夫妻間「最幽微的韻趣」，所以，夫妻間的相互容忍與看重，是維繫婚姻的礎石，不要盡想著從情操的束縛中脫身，而欺騙了愛情、欺騙了婚姻。

而陳火泉最嚮往的愛情和婚姻，就是夫妻間可以互相給予扶持、給予慰藉，

⁷⁹ 陳火泉：〈娶妻娶德〉，《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31。

⁸⁰ 陳火泉：〈愛與被愛〉，《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5。

⁸¹ 陳火泉：〈婚姻與家庭〉，《青春之泉》，頁 140。

⁸² 陳火泉：〈蒲草韌如絲·磐石無轉移〉，《悠悠人生路》，頁 112。

可以白頭偕老、比翼雙飛，所以，在〈白頭偕老是人生大贏家〉一文中，陳火泉以歡欣的筆調寫道：

我十分喜歡印度詩聖泰戈爾的詩：「葉兒在戀愛時變成花，花兒在崇拜時變成果」，也非常喜愛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⁸³

在妻子過世之後，陳火泉倍受煎熬，一度還因過度悲傷、過度相思，而萌生「黃泉結為友」的念頭，想以絕食來求得解脫，和妻子在另一個世界共度晨昏。所幸，在家人的陪伴和讀者的勸慰之下，加上自己對生命的重新省思，讓陳火泉再度執筆為文，展現對生命一向積極的態度，以告慰亡妻在天之靈。讀陳火泉〈五十年相守〉⁸⁴、〈五十年水流花謝〉⁸⁵兩篇追憶亡妻的文章，倍覺動容，感人至深，直是筆到情到，是陳火泉自身愛情觀的體現。

綜觀陳火泉論述婚姻的篇什，他認為有幸結為夫妻，彼此就應該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盡其所能珍惜這一份感情，讓婚姻穩固，讓彼此獲致幸福，讓彼此的生命得以成長、開展。在〈夫妻像把剪刀〉⁸⁶、〈愛情是幸福的泉源〉⁸⁷二篇文章中陳火泉都以下列的引文開篇：

在婚姻裏，愛情才是幸福和快樂的泉源。

幸福是一種責任。我不喜歡一個缺乏幸福的夫婦生活。

我更不喜歡丈夫活得沒有出息，妻子沒有盡內助之責任的婚姻。

我最欣賞：丈夫需要一個不折不扣，日臻女性完善的妻子來補充其不足；

妻子需要一個不折不扣，日臻男性完善的丈夫來充實她的生活。

⁸³ 陳火泉：〈白頭偕老是人生大贏家〉，《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40。

⁸⁴ 陳火泉：〈五十年相守〉，《個性的發揮》，頁 36~46。

⁸⁵ 陳火泉：〈五十年水流花謝〉，《人生長短調》，頁 250~257。

⁸⁶ 陳火泉：〈夫妻像把剪刀〉，《人生長短調》，頁 66。

⁸⁷ 陳火泉：〈愛情是幸福的泉源〉，《活在快樂中》，頁 53。

在〈雙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一文中，陳火泉亦有相同的論述：「婚姻這個制度本身，本來就是為追求人類幸福和安定而設的。幸福是一種責任。我不喜歡一個缺乏幸福的夫婦生活。我更不喜歡丈夫活得沒有出息，妻子沒有盡內助之責任的婚姻。」⁸⁸夫妻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才能擁有幸福和安定，「結婚是一種分工合作精神的表現，是必須各自協調，各適其所，各盡其能，共同為家庭幸福而努力。」⁸⁹陳火泉認為造物主給男人和女人的任務本來就不相同，唯有婚姻能成就人生的圓滿。

此外，陳火泉也一再強調婚姻需要妥善的經營、妥善的照顧，而互相了解、包容與溝通就是最好的良方，在〈愛的昇華〉一文中，他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認為婚姻就像有生命的植物，需要好好照顧才能開花結果，才能延續下去，他說：

男也好，女也好，既然結為夫婦，就必須協調琴瑟和鳴，努力愛情永固。
因為，你已經選了你所愛的，你也就必須堅持你所愛的，不管對象是否盡如人意。婚姻就像有根的植物，能繼續成長，會開花、會結實，必須好好照顧才好！⁹⁰

在〈花心蘿蔔——多心〉一文中，陳火泉則直言了解和體貼是婚姻中不可或缺的條件：

夫妻間的愛情是結婚的果實，成熟的愛情在心靈結合之中更能享受到肉體結合的快樂，所以說美滿婚姻的條件不但要有肉體的吸引力，還要有相互了解、彼此體貼的心情。⁹¹

⁸⁸ 陳火泉：〈雙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悠悠人生路》，頁 126。

⁸⁹ 陳火泉：〈夫妻夫妻·咕嚕咕嚕〉，《青春之泉》，頁 163。

⁹⁰ 陳火泉：〈愛的昇華〉，《人生長短調》，頁 72。

⁹¹ 陳火泉：〈花心蘿蔔——多心〉，《悠悠人生路》，頁 136。

唯有相互了解、彼此體貼，才能享受甜蜜的婚姻果實，讓自己的人生享有幸福。另外，陳火泉認為婚姻的價值在於「夫婦互相關懷，彼此安慰，甘苦同嘗，禍福共享」，就因為婚姻是提供人生遮風避雨的港灣，是提供暖意的爐火，才顯現它的可貴。在〈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一文中，陳火泉將夫妻關係比喻成同舟共濟的伴侶，共同面對人生的驚濤與駭浪，同心協力，互相鼓勵與援助，增強彼此的信心與勇氣，共同承擔責任，成就彼此的生命，他理氣充沛地說：

在人生的戰場上，孤軍奮鬥，很容易灰心挫折，夫婦生活乃是同舟共濟，你灰心，她鼓勵你；她挫折，你援助她。

當你勇敢的擔負起結婚這個責任以後，你將發現人生是多麼美妙呀！完成這個使命是最重要的，倘若我們認為這是責任，再也沒有比這個責任更能維繫夫婦間之愛情的。⁹²

在〈娶妻娶德〉一文中，陳火泉以過來人的身分型塑夫妻相互扶持的絕美，他直書道：

婚姻不是在昏昏沉沉情況下結婚，而是男女雙方必須有能力去愛，而且也要夠資格被愛，才結成夫婦。

在悠悠人生路上，有風也有雨，有熱也有冷：當倆口子在風雨中，冷得發抖的時候，婚姻就是他倆相擁取暖，繼續向人生旅途行進的最佳伴侶。⁹³

（亦見於《活在快樂中》頁，54）

陳火泉認為面對人生的逆境，夫妻是最佳的伴侶，彼此的照應、鼓勵，可

⁹² 陳火泉：〈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悠悠人生路》，頁 144。

⁹³ 陳火泉：〈娶妻娶德〉，《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9。

以生出無比的信心，讓彼此有勇氣繼續向前行，這是夫妻彼此的責任，也是婚姻值得歌頌的價值。面對台灣光復，陳火泉極思以中文寫作卻屢遭挫折，所幸，他的妻子給予他寬慰與信心，讓他可以堅定自己的決心，毫無顧慮的朝自己的文學路邁進，「臺灣光復後，我就開始學習中文，一晃就是九年。九年裏，不會寫，學著寫；我倒也寫了不少，也向各報副刊投過稿，但始終邀不到編者先生們的青睞。妻啊！多虧妳時時安慰我，我才沒有被擊倒！」⁹⁴足見夫妻的情愛是遮擋人生風雨最佳的屋宇，婚姻才能提供人生足夠的柴火，陳火泉從自己的經驗出發，肯定婚姻在人生中的意義與價值。

三、家庭觀

陳火泉婚後要養育八個子女，在日本統治時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物資極度短缺，陳火泉職位又低，但是，在夫婦倆任勞任怨、分工合作的操持下，也撐起自己的家庭，將八個子女拉拔長大，使他們個個事業有成，各自婚嫁，讓他在晚年得以享受子孫滿堂的幸福，倍覺圓滿，「我真要感謝老天爺讓我活到這麼大把年紀，讓我活得這麼豐富自在，享受生命的喜悅，也讓孩子們分享我的喜悅！」⁹⁵。而他將這一切歸功於他的髮妻，在〈五十年水流花謝〉一文中寫道：「三！是因為妳，我感謝天，感謝地，感謝我們的家所以成為家。我們八個娃娃所以個個都能成人，全是靠了妳的辛勞維護。」⁹⁶他非常感念妻子為他和小孩的付出與犧牲，讓他們父子得到最妥善的照顧。這樣豐盈充實的家庭生活，也見諸於他的文字，在〈家是快樂的中心〉一文中，他說：

一個好家庭，先要父母婚姻美滿，孩子在父母情感融洽和諧的環境下出生，才算是有了好的基礎，而後必須不斷的耕之耘之，父親樂於負擔，母親樂於照料，使孩子們成長、茁壯、成熟，當他們需要鼓勵時一定能得到鼓勵。

⁹⁴ 陳火泉：〈五十年水流花謝〉，《人生長短調》，頁 254。

⁹⁵ 陳火泉：〈老來可喜〉，《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00。

⁹⁶ 陳火泉：〈五十年水流花謝〉，《人生長短調》，頁 252。

(中略)……在這種家庭裏，兒女可以從中了解真正的溫暖與敬愛，而這種可愛的家庭可以使得人類的情感獲得正常的發展。⁹⁷

這段文字雖是陳火泉家庭觀的發抒，卻也是自己家庭生活的寫照。他認為「家在人類生活中，不論古今中外，對一個人的成長與發展，都極重要。」⁹⁸一個父母感情融洽的家庭，才能養育身心健康的兒女，才能擁有「至高無上的快樂」。陳火泉一直抱持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正所謂「女人特別使命是把人類一天天哺育起來，男人的特別使命是把世界一天天建設起來。」⁹⁹，所以，夫妻間的分工與盡責就成了構築美滿家庭的鋼筋，是家庭穩固的基石，而在〈要暖棉布衣·知心結髮妻〉一文中，陳火泉指出互相諒解、慰藉和憐愛是美滿家庭的基礎：

美滿的家庭，必須建築在彼此諒解、互相慰藉、互相憐愛的基礎之上，否則，一切都是海市蜃樓，一陣輕微的震動，就能使整個家倒塌了。¹⁰⁰

所以，美滿的家庭來自於幸福的婚姻，來自於夫妻相互的了解。陳火泉認為唯有相互的了解，夫妻才能互相體諒與寬恕，在〈夫妻夫妻·咕噥咕噥〉一文中，陳火泉依據自身的經驗和體悟十分肯定地說：

這裏還是要重複說一遍，在悠悠人生路上，積數十年的經驗令我深信：生命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互相了解——嘗試以對方的觀點來觀察每一件事。我也極度的相信，夫婦生活應該如此，朋友之間以及人際關係也應該如此。我常常沉思過，要是我真能夠設身處地的，以別人的感觸去體驗每一件

⁹⁷ 陳火泉：〈家是快樂的中心〉，《活在快樂中》，頁 50。

⁹⁸ 陳火泉：〈門前有樹好遮蔭·屋後有樹好安身〉，《青春之泉》，頁 173。

⁹⁹ 陳火泉：〈雙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悠悠人生路》，頁 128。

¹⁰⁰ 陳火泉：〈要暖棉布衣·知心結髮妻〉，《悠悠人生路》，頁 135。

事情所採取的態度，我們就愈發有體諒與寬恕之心。¹⁰¹

當然，在陳火泉的觀念裏，家庭的構成要件不單只是恩愛的夫妻，還要有需要養育的孩子，在〈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一文中，他直接了當地說：

我永遠相信，家庭在作為人類生命延續的地位的重要性。因此，一夫一妻還不能成為家，沒有孩子的家像是一座不長草木的濯濯童山，總缺點什麼。必定等到未來世界的主人翁出世，男人開始做父親，女人開始做母親，家庭的柱石才算穩固。¹⁰²

哺育孩子是婚姻的最終目的，而家是最佳的養育場所，是夫妻需要共同護持的，而孩子可以讓家庭關係更加穩固，沒有任何缺損。所以，陳火泉在同文中推崇家的價值，他嘆詠道：「家是我們在塵世上所安置的自我天堂，家是一處安置諸如和諧、了解、關懷和充滿情愛的地方。任何人都應該有自己的家，有了家，有了妻，有了子女，彼此能夠相親相愛，這確是人生最大的樂事。」¹⁰³足見，陳火泉認為唯有家庭美滿，愛情才算修成正果，了無缺憾，可以享有人生的美好。

歸結上面的論述，陳火泉對「戀愛、婚姻和家庭」三者的觀點是一個緊密的鎖鏈，環環相扣：戀愛是擇偶的一個過程，結婚是戀愛的目的，是爲了生養子嗣，而有成功幸福的婚姻才有美滿的家庭，有了美滿的家庭，人生才能圓滿，享有至高無上的快樂。這樣的真知灼見有作者親身的體悟也有古今中外聖賢的智慧，在殷切的行文中有作者的真情；在淺白的說理中有作者的至性，無論是詮釋戀愛的真諦、婚姻的奧義亦是家庭的責任，我們總能照見作者的性情，領受他無價的經驗。想他一家和樂融融，幸福美滿，不正是立論最好的實證。

¹⁰¹ 陳火泉：〈夫妻夫妻·咕噥咕噥〉，《青春之泉》，頁 165。

¹⁰² 陳火泉：〈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青春之泉》，頁 166。

¹⁰³ 陳火泉：〈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青春之泉》，頁 167

第三節 社會責任

從古至今，中國的文人總是肩負著「憂樂天下」的重任，懷抱著「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心志，面對紛擾的人世，任重而道遠，以一枝健筆抒己之胸懷、寓己之心志、曉人世之至理、明世間之大道，承繼「文以載道」、「文以明道」的火種，傳遞聖人高潔的思想，型塑高貴的人格典範，為世人說理解惑，為其人生貫注高遠的理想。

陳火泉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教化，光復之後，又浸濡於中國古典典籍甚久，心中自然也懷抱著「以天下為己任」的心志。他關心時局，面對時代的快速變遷，價值迅速的解構重組，他不改儒生的本色，稟著「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處世態度，提起奮發飛揚的筆鋒慨然而書，勉勵讀者要盡自己的社會責任，在濁世中闢出清明的前景，讓社會國家更加和諧進步，他強調「生命的要點，是要求自己個體的生存與發展，同時也要求別人群體的生存與發展。」。所以，他嚴正地說：「不要以為『道德』是一個陳腐的名詞，而覺得不愉快！其實，在這個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擴張的時代，社會的健全，道德力量必須受到重視。因為，唯有先健全每一個體，才能造成健全的社會。」¹⁰⁴。

鍾肇政在〈文學的苦行僧〉一文中，曾剖析陳火泉創作「人生三書」的目的，他直言道：

其實，我們從這三本書也可以看出來，他同時也是另有企圖的，那就是他目觀晚近臺灣經濟進步，工業起飛，人們生活過得比以前好，而道德卻未見隨之而提昇，反而有更見退步的趨勢。基於書生報國及服務社會之義，他想憑其豐富的人生經驗、深湛的文學修養、樂觀的人生觀，來談人生、講修養，闡明人之所以為人的真諦，藉此指引年輕一代，邁向更光明更壯麗的人生道途。¹⁰⁵

¹⁰⁴ 陳火泉：〈步步是道場〉，《個性的發揮》，頁 93。

¹⁰⁵ 鍾肇政：〈文學苦行僧〉，見陳火泉：《人生長短調》，頁 295。

陳火泉善盡他身為作家的責任，申明「道德修養」對個人社會國家發展的重要，為世人指點迷津，使文章有益於世。本節筆者透過文本的解讀和耙梳，就自身修養和淑世思想二方面加以析論。

一、自身修養

個體是組成社會的最小單位，個體的良窳攸關社會的優劣，畢竟，每一個人自己必須是一個好人，對社會來說才會是好人，也唯有個人好了，社會才會好。面對一味發展經濟的臺灣社會，陳火泉感受到在經濟起飛的同時，社會逐漸為功利主義所淹沒，呈現淫靡浮華的風氣，社會顯現出許多的病症，比如：人慾橫流、貪汙舞弊、自私自利、因私害公、假公濟私等。在物慾的追逐中，很多人利慾薰心，在花花綠綠的鈔票之中迷失了他們的心性，為了騙取暫時的利益，而出賣自己的人格，導致傳統的道德觀念逐漸淪喪，倫理觀念甚至「已被時下新人類看成恐龍時代的遺跡了」¹⁰⁶。他說：

凡是略具文化知覺的生命，相信都必能看見這一點，這些年來，由於經濟繁榮帶來國民所得的提高，大家普遍有了錢，而不知如何去用，於是『飽暖思淫慾』，淫靡浮華之風愈甚，笑貧不笑娼之氣瀰漫，使國民在心理上和優良的傳統文化脫節。¹⁰⁷

面對物質至上、經濟掛帥，日益流於浮靡的社會，陳火泉針砭時局，提出他正本清源的解決之道：

要救我們的社會，根本之道，必須要從人文教育著手。明是非辨善惡，這一

¹⁰⁶ 參見陳火泉：〈須自重·勿自私〉，《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166。

¹⁰⁷ 陳火泉：〈新歲三願〉，《青春之泉》，頁 74。

門基本功課首先要加強；自尊尊人、自愛愛人的人文精神需要培養；守法的觀念與重公德的思想尤應確立。我十分相信，培養有教養的人比培養有知識的人更有意義。¹⁰⁸

生活在功利主義歪風狂吹的浮靡社會裡，陳火泉強調人文教育、人文精神的重要，認為培養有教養的人是挽救社會的良方，所以，特別重視個人道德修養的提升，人倫觀念的重建，希望可以導正國人的價值觀，建立「互生互存」的理想社會。

爲了扭轉時局，重塑淳厚善良的社會風氣，實現自己的理想，陳火泉再三強調需從傳統文化中攫取進德修業的智慧，做爲立身處世的依據，在〈步步是道場〉一文中，陳火泉直抒己意：

據我了解，中國固有文化一方面講究安身立命，精神妥貼；一方面又講究發揮人性，實踐德性；是以古聖先賢好談道德。孔子的天命，墨子的天志，老子的天道，以及宋明儒家的天理，都是一切道德價值的共同根源。他們莫不要我們默默體會到「在區區七尺軀之上，還有天命存在」。¹⁰⁹

面對日益腐化敗壞的社會，陳火泉亟言「道德」的重要，他認為「人，可由後天的修鍊，養成高尚的人格，有效約束先天惡性本能的愚蠢膨脹，再透過合情合理的行爲表現，促使人類不斷向前躍進。」¹¹⁰，觀諸他的作品¹¹¹，他提出禮、義、廉、恥、誠、信、勇、自重、大公無私、忠恕之道等古聖先賢所定下來的道德準繩與行爲規範，希望可以匡正國人的行爲，讓社會風俗復歸淳厚。因此，他大聲疾呼：

¹⁰⁸ 陳火泉：〈須自重·勿自私〉，《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167。

¹⁰⁹ 陳火泉：〈步步是道場〉，《個性的發揮》，頁 88。

¹¹⁰ 陳火泉：〈種樹培其根·種德培其心〉，《我思我行》，頁 106。

¹¹¹ 參見於《個性的發揮》第二輯「道德的旋律」、《我思我行》卷一「我思」、《快樂不是越多越好》輯四「困難是成長的禮物」。

道德雖然是一種觀念，但道德不是空洞、抽象的名詞，誠如這一代哲人唐君毅先生所說：「一切道德價值都是表現於你的道德心理，一切道德心理之本質，都是自己超越現實自己。」¹¹²

又說：

道德不是高不可攀的東西，只要自己的生活光明正大，心裏永遠企求崇高、純潔的境界，照著最高尚而最高貴的本能去做，那麼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合乎道德的標準。¹¹³

基於上述的信念，陳火泉明確的指出要成爲一個比現實的你更好的人，必須實踐道德觀念，就如同「花朵散撥¹¹⁴芳香才算是盡了本分，人也是這樣，生來就是爲美化世界的。」¹¹⁵，唯有時刻依據道德定律生活，力行做好人、行好事的生活原則，才能使自己的人格更加高尚，使良心復入正軌，使自己成爲社會的中堅，發揮良善的影響力，改善社會風氣。在〈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一文中，陳火泉殷切地呼籲：

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如每一個小小的螺絲釘，各適其所，各守其分，整個機械才能運行暢通一般，你、我、他，彼此照顧，互助互愛，各盡其能，各展其才，才能使這個世界，日新又日新，美好更美好，清明更清明！¹¹⁶

每一個人都是構成社會這個大機械的螺絲釘，每一個人都不能置身於事外，

¹¹² 陳火泉：〈步步是道場〉，《個性的發揮》，頁 89。

¹¹³ 陳火泉：〈步步是道場〉，《個性的發揮》，頁 92。

¹¹⁴ 應爲「播」之訛寫。

¹¹⁵ 陳火泉：〈瓜無滾圓·人無十全〉，《個性的發揮》，頁 86。

¹¹⁶ 陳火泉：〈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活在快樂中》，頁 86。

倘若，有意改善這個社會，陳火泉認為那就先改善自己，從自身的道德修養做起，唯有自己以身作則，才能現身說法，影響周遭的人，讓這個社會日益進步，更加清明而美好。而對於甘於隨波逐流失去道德良心的人，陳火泉則執起他的春秋大筆，嚴厲地詰問道：

一個人如果腐化了他內在的最高貴的東西，失卻了為人的資格，就如同潔白的百合花著了汙漬，又如同美麗的玫瑰花失卻了美麗，還何貴於為人，為百合，為玫瑰？¹¹⁷

面對溷濁的俗世，陳火泉善盡他身為社會的一份子、身為一個知識份子、身為一個作家的責任，以身作則，現身說法，劍履「如果你自己做個好人，你可以保證世界少了一個壞人。提高社會的道德標準，促進世界進步，該由你做起。」¹¹⁸的金科玉律。

二、淑世思想

除了看重自身的道德修養，盡到「獨善其身」的責任之外，面對時代的快速變遷、世局的瞬息萬變，陳火泉也時刻流露憂國憂民的儒生情懷，希望可以實踐「推己及人」的大志，企及「兼善天下」的淑世理想。所以，在行文當中，他往往夾雜對時局的擔憂之情，對世道人心的奮揚之言，以堅定肯切的筆調，勉勵讀者化悲憤為力量、化擔憂為動能，共同努力來改善這個世界，聚集每個人微薄的力量，成就無窮的大業。在〈天不生無用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一文中，陳火泉慷慨激昂地說：

在今天這富於挑戰性的大時代，我們不但要獨善其身，更進一步地，不要忘

¹¹⁷ 陳火泉：〈信〉，《我思我行》，頁 42。

¹¹⁸ 陳火泉：〈瓜無滾圓·人無十全〉，《個性的發揮》，頁 84。

記每個人都有責任參加改善這個世界的任務，使得這個世界更適合人類居住。……今日世界的文明是人類羣策羣力的成果，坐享其成而不付出個人一份力量的人，無異於竊賊盜寇，雖自己懵然不知有辱此生，也必定不齒於人。因此，我們要隨時互相勉勵，化消極的袖手旁觀，為積極的實踐力行。只要肯實踐力行，又有什麼困難可以阻擋我們的前進？¹¹⁹

每一個人都是世界的公民，都是全體人類的一員，每一個人人都應貢獻己力，互助合作，群策群力，為求明天的更好，更好的明天而努力。每一個人都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價值，不可以妄自菲薄，以無能當作卸責的藉口，在〈快樂的條件〉一文中，陳火泉直言：「只要你瞧得起自己，你將會有令人滿意的成就。」所以，他接著說道：

我十分相信，一個瞧得起自己的人，必能盡自己的能力，讓自己活得更好，使自己一直進步和成長，同時，他也必定盡自己的能力，讓更多的同胞能活得更好，使這個世界成為和諧愉快的所在。¹²⁰

人不能離群而索居，每一個人都是生命的共同體，每一個人人都應摒除私心，貢獻己力，為自己及他人而努力，構築一個和諧愉快的生活環境，讓每一個人人都能安然處於這個世間，都享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這個分工愈來愈精密的工業社會裏，陳火泉體認到每一個人彼此的依存關係愈來愈緊密，相互依賴的程度愈來愈高，所以，每一個人的生命既屬於自我也屬於社會，既然，彼此的生命休戚與共，那麼，就應彼此幫助，彼此成就彼此的生命。所以，在〈不朽的生命〉一文中，陳火泉直接下了斷語：

¹¹⁹ 陳火泉：〈天不生無用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悠悠人生路》，頁 94。

¹²⁰ 陳火泉：〈快樂的條件〉，《活在快樂中》，頁 65。

我們是為了自己，也為他人生活著的——生活不過為了全體人類的繁衍延續。換句話說，我們都生活在這個世界裏，有所愛，有所工作，有所創造，既是這樣的關係密切，現代人所追求的是一種和睦互助的生活，對羣體要過得去，而對個人也要過得去。¹²¹

個人生命的完成，是爲了繁衍延續全體人類的生命，個體生命的存在，不單只是貪圖成就自身，還要爲羣體貢獻棉薄之力。要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寶貴的，別人的生命也是寶貴的，陳火泉認爲自愛也要愛人，愛人才能被愛，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別人，如此，也才能贏得別人的敬重，才能獲致人生的快樂，所以，他說：「不管現代人或是非現代人，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單身或是已婚，不管是老是少，要想快樂，都得跟朋友們共享滿意的社會生活。」¹²²。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緊密，利害與共，所以，陳火泉強調自私自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應該迎接互助互利的時代，「如果我們設身處地爲別人著想，別人有所得，自己亦有所得，也就會心安理得地過此一生。」在〈孤獨與合羣〉一文中，陳火泉再次陳述互助在這個時代的重要：

這是羣眾和諧、攜手奮進的年代，這是個需要人人貢獻智慧能力、同享幸福成果的時代，因此，人要共同生存，必須相愛。沒有愛的滋潤，個體的生命不能生長，沒有愛的擴大普及，羣體的生命也不能發展。¹²³

唯有彼此互相關懷、互相關愛，人人各盡其才、各盡其力，世界才會規律地運行，群體的生命才能發展。畢竟，每個人就像是一個個小小的螺絲釘，必須各適其所，各守其分，優劣得所，整個機械才能運行暢通。¹²⁴基於相同的理念，陳

¹²¹ 陳火泉：〈生命的不朽〉，《悠悠人生路》，頁 159。

¹²² 陳火泉：〈快樂的條件〉，《活在快樂中》，頁 66。

¹²³ 陳火泉：〈孤獨與合羣〉，《個性的發揮》，頁 78。

¹²⁴ 參見陳火泉：〈牡丹雖貴·綠葉扶持〉，《悠悠人生路》，頁 178~179。

火泉跨越國界跨越州際跨越世界，擴大他的襟懷與理想，在〈種樹培其根·種德培其心〉一文中，直抒自己高遠的心志：

我們只有個地球，我們只能在這個地球上走一回，我們必須學會共同生活，才能夠共同前進。我們能夠替這個地球提供最大的服務，就是發展我們最高尚的人格，世界才會因為有了我們而更適合人類居住。¹²⁵

他希冀建造一個祥和樂利、適合人類居住的地球村，打破種族國家的界線，企求一個「大同」的理想時代，將地球構築成一個相親相愛的美地，將他「兼善天下」的淑世精神推到最高境界。

即使「生活在原子核子的恐怖陰影之下，生活在種族傾軋的時代裏，在經濟崩潰的恐懼裏」¹²⁶，面對「放眼世界，動盪、艱險、思想混亂，愈來愈可怕，國際間從思想到實質的紛爭，升高得令人膽戰心寒！」¹²⁷的世局，陳火泉也沒有喪失信心和理想，他依然稟持樂觀積極的態度，勉勵國人要奮發圖強，善盡自己的責任，發揮個人的力量，先求國家的安定祥和。在《青春之泉·前記》一文中，陳火泉直書他的殷切期許：

人生必須苟日好，日日好，又日好，方能在這個國步日艱、世變日激——全世界性危機的時代裏，活得暢暢快快，踏踏實實，進而帶動國家走上更和諧安詳的境界，使我們的國家更富強、更美好。¹²⁸

爲此，陳火泉不忘他身爲作家的職責，希望自己能發揮小螺絲釘的本分，爲這個世界盡一分力量，他剛毅地說：

¹²⁵ 陳火泉：〈種樹培其根·種德培其心〉，《我思我行》，頁 105~106。

¹²⁶ 陳火泉：〈讀書時節〉，《我思我行》，頁 196。

¹²⁷ 陳火泉：〈新歲三願〉，《青春之泉》，頁 76。

¹²⁸ 陳火泉：〈前記〉，《青春之泉》，頁 3。

生命雖已快到終點，但既老而不衰，天假我以年，我多希望我能寫出一些篇章，給當下迷失的社會一點小小的影響，使得每個人的心靈結合得更緊密一點，使這個世界變得更適合人類居住一點！¹²⁹

陳火泉恆常以天下為己任，懷抱著淑世的思想，總希望透過自己的作品能給世道人心一些引領和影響，用自己的力量來改善生存的環境，讓全體人類的生命得以延續，雖然，知道自己的力量非常微薄，但，深具儒生性格的陳火泉，依然堅信從自身做起的力量，希望在自己離開人世的時候，對這個世界多多少少是有貢獻的，能夠發揮自己生命的價值，他昂揚地說：

我還能有些作為，我所能做的，是如何把握在「有生之年」這一段時間，自知所剩無幾，但我會「一日當三日」地，用來改善自己，改善環境，改善世界，發揮生命的價值，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有一個充實而美好的「人生」。

我願在我離開人世的時候，世界會因我曾生活其中而獲得或多或少的改善。

130

綜觀以上的論述，可知陳火泉非常看重個人的道德修養，強調羣己的關係，善盡自己的社會責任。面對功利主義橫行的社會，陳火泉認為每一個人都應潔身自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別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不擇手段，應善盡自己身為社會的一分子的責任，為建立清明健全的社會而努力。面對時局動盪不安的世界，陳火泉認為個人存在的價值是為了延續全人類的生命，所以，每個人應該互助互愛，共同為營造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而努力。總之，不論個人身處家庭

¹²⁹ 陳火泉：〈何必自憔悴〉，《活在快樂中》，頁 216。

¹³⁰ 陳火泉：〈五十年相守〉，《個性的發揮》，頁 45。

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個體的生命都不能自外於全體人類的生命之外，一定要追求羣體的「大利」，讓環境日益清明而美好。

第四節 生命哲思

所謂的哲學是指人對宇宙人生的整體內容進行最根本而基礎的思考與反省，是面對天地萬物與現實人生所衍生出來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人是社會的動物，是歷史的動物，也是文化的動物，所以，人的想法永遠受到社會性、歷史性與文化性的影響，進而形成了他對宇宙萬物及人生的看法與態度。¹³¹身為一個作家尤其需要對自己的生命進行思索，從事理進一步的思維，進入體悟的階段，而後進入本體價值的思索，以確切地掌握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唯有如此，從事文學創作方能觸動讀者的心靈，啟發和引導他們也認真思索自己的生命，願意追求高尚的人生境界，提升自己的精神層次。¹³²

陳火泉在校正自己的短篇小說處女集《憤怒的淡江》的稿樣時，坦然的自述他的體悟：「我慢慢了解：哲學是提供關於人類、世界以及善良生活的智慧，一個人應該有一套哲學信念，尤其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才好；而我尚未找到。」¹³³，因自覺自己思想未成熟，文字欠純正，所以，陳火泉毅然封筆，潛心自修十年，認真啃讀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以及中外文學名著，吸納其中的思想精華，以型塑自己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足見，陳火泉亦經歷認真思索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過程，以奠定自己的價值體系，建立自己的哲學信念。

沉緬書海十年，陳火泉捨棄小說的創作改寫散文，難掩興奮之情，直言：「我自覺『得句錦囊藏不住』，終於再次開始執筆，把『四山風雨送人看』了。」¹³⁴可見，陳火泉的散文是他自覺積累十年、幾經思慮的人生智慧的結晶。本節筆者透過文本的耙梳，就快樂的追尋和生死的徹悟兩方面來剖析陳火泉人生的哲學信念。

¹³¹ 參見王邦雄等編著：〈總論〉，《中國哲學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年8月），頁5。

¹³² 參見林非：〈話說散文〉，見賈平凹主編《散文研究》，（保定市：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頁236~238。

¹³³ 陳火泉：〈踽行四十年〉，《活在快樂中》，頁234。

¹³⁴ 參見陳火泉：〈踽行四十年〉，《活在快樂中》，頁234~235。

一、快樂的追尋

凡是有自覺的生命，總會思索自己存在的意義，思索自己生命的核心價值，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或來自於自己對現實人生中事理的思考與體悟；或來自於他人思想的啓迪；當然也有兩者互為發用所激盪出來的智慧火花。綜觀陳火泉的生平及經歷，可知他的價值觀來自於對生活的體悟和他人思想的交融，正如黃得時在〈「人生四書」〉一文中所說：「他的生平之前半，是生活在日據時代，後半是生活在光復以後，所以跨及兩個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國度。所遭遇的經驗之豐富，所見所聞的事象之多彩多姿，加上他對人生有深入的洞察力，終於凝成『人生四書』。」¹³⁵

在日治時期長大的陳火泉，從小就感受到被殖民的痛楚，唯他的父親總以白居易的詩句「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痴人」來開導他，要他即使身處異族統治的時局，也要樂觀地生活，加上，光復之後，爲了用流利的中文創作，他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讓他的思想更加開闊，更加深刻。隨著年歲的增長，自身的生命體悟和苦讀而來的智慧終於交匯成思想的大河，建立價值的流域，傾注於人世的江海。在〈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轉少年〉一文中，陳火泉引述西哲亞里斯多德之言來概括自己的價值觀，他寫道：

「快樂就是生命的意義和目的，也是人類生存的總目標。」古代西哲亞里斯多德曾這樣說過。人類生存的總目標存在於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這種快樂主義的說法，可稱之為「追求快樂的意願」。¹³⁶

「快樂」是陳火泉生命追求的核心價值，是他生活的終極目標，也是他人生的最終意義。在上述的文章中，他接著明白地寫道：

¹³⁵ 黃得時：〈「人生四書」〉，見陳火泉：《活在快樂中》，頁 242。

¹³⁶ 陳火泉：〈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轉少年〉，《悠悠人生路》，頁 22。

我個人是相當會自我安慰，相當會自我尋找快樂的。

儘管心裏在擔憂，緊鎖著眉梢，拉長了苦臉，又有什麼用？是的，不要老是把人生中許許多多不對勁的事一件件掛在心上。要把心神集中在美好善良的事情上。人生是美好的。笑口常開總比皺眉苦臉好得多！¹³⁷

他認為人生就應該是快快樂樂、活活潑潑的，不應該任由悲傷、苦惱擺佈，即使身處混亂的時代，我們也可以創造多彩多姿的生活，擁抱快樂，享受人生的至樂。在〈快樂那裏找？〉一文中，陳火泉找到了世上的知音，愉悅地說：

常常聽張秀亞女士說：「世界上最美好的字不是『美好』，而是快樂。快樂是通往幸福的直徑，也是幸福的前廳。」——說得很美，說得很好！¹³⁸

陳火泉再次肯定「快樂」是自己這輩子所追求的幸福，是這輩子一切努力的總目標。他認為能夠獲致「無限的快樂」的來源之一就是樂在工作，陳火泉在許多的篇什中都提到相同的觀念，比如在〈種李不生桃·種瓜不生豆〉一文中，陳火泉認為「每一個人旺盛的工作精力，就是鑄造這個時代文明的燃料。」，每個人都要相信自己有做某件事情的天賦，都必須去尋找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必須設法從工作中獲得快樂。他強調：

把握住正確的心境，辛勤不懈的工作，一切工作，最後總會變成無限的快樂。所謂「勞動神聖」，即使是最卑微的勞動，其中也潛存著無限的快樂。

139

陳火泉一再表示一個人如果沒有辦法從工作中獲取快樂，他就永遠不知道什

¹³⁷ 陳火泉：〈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轉少年〉，《悠悠人生路》，頁 22~23。

¹³⁸ 陳火泉：〈快樂那裏找？〉，《活在快樂中》，頁 44。

¹³⁹ 陳火泉：〈種李不生桃·種瓜不生豆〉，《悠悠人生路》，頁 73~74。

麼是快樂了，相反的，如果可以從工作中獲得創造性的喜悅和自我表現的樂趣，那麼，隨之而來的將是經濟保障、愉快的社交關係和寧靜的心境等幸福感受。¹⁴⁰

因此，陳火泉非常看重快樂在人生中的價值，他認為使自己快樂是對人生負責的表現，他特別強調「每一個人都應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有責任使自己快樂，更進一步地把快樂分享給人家，同時，也分享人家的快樂。」¹⁴¹，所以，快樂並不是「獨樂樂」，而是要擴而廣之，將之推己及人，讓周圍的人都能沉浸在快樂之中，享有人生的幸福，在〈誰是最快樂的人〉一文中，陳火泉殷切的說道：

一個人只要身心健全，深愛他的父母妻子兒女，工作勤奮，在工作以外還有自發性優閒的情趣，隨時閱讀新書刊物，吸收新的知識，常找機會和別人接觸，對人發生興趣，最重要的是，在黑夜黎明、春天秋天的轉變中發掘情趣，這樣，他不僅自己必定快樂，還會替旁人帶來快樂。¹⁴²

觀諸上述引文，直是陳火泉日常生活自足怡然的寫照，是自己生命歡樂的交響曲。陳火泉從自身的體驗出發，一再強調快樂是一種心靈的感受，無關乎貧富，無關乎尊卑，一切的悲苦都操之在己，端視自己主觀的意願和想法，只要盡到自己人生的責任，自然就能享有快樂。他認為快樂無需外求，快樂存在我們自己心中，「快樂是一種心理態度，是一種心理的習慣。如果要快樂，現在必須快樂起來。快樂不在於未來，而是在於現在。」¹⁴³。所以，我們要時刻保持快樂的心境和想法，樂活每一分鐘。所以，陳火泉自述他寫作《活在快樂中》一書的緣由和目的：

於是，我又寫了一本《活在快樂中》，即將問世。這本書偏重探討「如何創

¹⁴⁰ 參見陳火泉：〈種李不生桃·種瓜不生豆〉，《悠悠人生路》，頁 77。

¹⁴¹ 陳火泉：〈八十歲細說人生〉，《人生天地間》，頁 12。

¹⁴² 陳火泉：〈誰是最快樂的人〉，《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193。

¹⁴³ 陳火泉：〈我生而為人·有何不樂〉，《悠悠人生路》，頁 62。

造快樂，如何享受快樂的人生」的一些小觀念和做人處世的細節，特別強調我們每一個人必須先使自己快樂，再把快樂分享給人家，同時，也分享人家的快樂。希望大家活得更快樂、更健康、更充實，更積極而有創造性的生活下去！¹⁴⁴

陳火泉認為快樂的習慣是可以修養來的¹⁴⁵，所以，在書中闡述自己的生活經驗和觀念，期能幫助讀者擁有快樂的人生，同時，可以把這份快樂和他人分享，也分享他人的快樂。畢竟，人不能離羣而索居，必須要「共存共榮」，所以，他認為只有發揮「推己及人」的精神，為人羣貢獻己力，自愛並且愛人，才可以享受人生的至樂¹⁴⁶。所以，說到底「眾樂樂」才是「獨樂樂」的最高境界和目的，為全體人類建造一個美善快樂的生存環境，是陳火泉人生的終極目標，是他生命的價值之所在。在〈我生而為人，有何不樂〉一文中，陳火泉肯定地寫道：

快樂的人，心裏一定充滿許多有趣的想法。誠如英國詩人曼殊斐德所說的：「使我們快樂日子，也使我們聰明」。快樂像一副眼鏡，矯正了你性靈上的視力。如果你快樂，你能想得更好，做得更佳，身體更健康，感官更銳敏，甚至對別人更加仁慈。最重要的是：你不僅是自己快樂，還會替旁人帶來快樂。¹⁴⁷

由是，綜觀陳火泉一生的行事和散文作品，我們可以清楚照見他的價值體系。不論是筆者在人生感悟，亦是愛情觀，還是社會責任中所談及的諸多作為和觀念，全都是陳火泉追求快樂的根源。他認為個人的快樂是羣體快樂的基石，唯有個人快樂了，才能推己及人；當眾人都快樂了，也就可以分享彼此的快樂。陳

¹⁴⁴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人生天地間》，頁 157。

¹⁴⁵ 陳火泉：〈快樂財富〉，《活在快樂中》，頁 79。

¹⁴⁶ 參見陳火泉：〈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活在快樂中》，頁 81。

¹⁴⁷ 陳火泉：〈我生而為人，有何不樂〉，《悠悠人生路》，頁 60。

火泉最終期待現代的家庭社會國家世界地球可以成爲一個怡然恬適的「桃花源」，而自己能爲這個理想貢獻棉薄之力，則此生足矣。

二、生死的徹悟

莊子說：「死生亦大矣」，的確，生死是人生的大事，每個人面對生死的態度，尤其是面對死亡的態度，不盡然相同，或謂盡己可以無憾，或曰順應自然，遷化解脫，或曰了悟以自寬。不管如何，人終究一死，面對生死的命題，陳火泉對於年壽的長短，他接受道家的順應自然之說，但是，對於生命的意義，他則傾向儒家的積極有爲，奮揚入世的精神，他認爲「人生天地間，沒有人能完全控制自己生存的時日，却有能力自由選擇這段日子中的生活態度。」「我們雖然不能把我們的一生敲得像一片詩歌；但是我們可以隨時把每一件事做得像最後的一筆！」¹⁴⁸，時刻提醒自己生命的短暫與無常，讓自己更加積極創造生命的價值，企求如詩歌一般清朗美好的人生。

陳火泉面對死亡的人生課題，帶著道家的豁達與無畏，他直言：「無生即無死，有生必有死」，「出生只是死的開始」而「死是生的最後完成」，人的生死就像花的開謝一樣的自然。只要我們盡了自己該盡的使命，我們就可以活得心安，就不必爲死亡感到恐懼。¹⁴⁹在〈人無兩度死·樹無再剝皮〉一文中，陳火泉說道：

花只要開出美麗的花朵就可以了。人只要活得像個人就可以了。「死是生的最後完成」，死只是已經盡了自己應盡的使命者的自然的歸宿，就像衣索比亞諺語所說的：「出門旅行，倦了回老家；活一輩子，倦了回大地。」如果尚未盡到應盡的義務，對於死才會感到遺憾。充分發揮了生命的價值的人，死只是從生擺脫而已。也就是沒有健全的人生就沒有圓滿的死亡。¹⁵⁰

¹⁴⁸ 陳火泉：〈八十歲細說人生〉，《人生天地間》，頁9。

¹⁴⁹ 陳火泉：〈人無兩度死·樹無再剝皮〉，《青春之泉》，頁30~31。

¹⁵⁰ 陳火泉：〈人無兩度死·樹無再剝皮〉，《青春之泉》，頁31。

死亡就像是工作完成之後的休息，是生命義務完成後的居所，只要充分發揮生命的價值，生命就能圓滿而了無缺憾。可見陳火泉認為生命的價值不在生命的短長，而在於意義的有無，他恆是追求一個精彩而有意義的人生。在〈生與死〉一文中，陳火泉明確地闡述自己對生命的省思：

生命的意義就是：盡自己的能力，讓自己活得更好，也讓更多的同胞活得更好。不然，只為長生而活著，縱使你活到百年千年，又有什麼意義呢？活著既無益於世，死了亦無傳於後，又有什麼價值呢？¹⁵¹

陳火泉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盡己之能，若能竭盡自己的心力，那麼也就無愧此生，他說：「人只要盡一己之心、竭一己之力而為，當該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如果能夠對自己說：『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那麼他對生命也就沒有什麼好愧疚的了。」¹⁵²。秉持「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父訓，陳火泉也希望自己和他人都能因自己的作為而受益，在過世時可以留下益世的美名，不要徒然空活於這個世上，以彰顯自己生命的價值。

由此可知，陳火泉之所以可以坦然面對生命的消逝，主要在於自己已盡到自身的責任，已成就自己的生命，了無缺憾。在〈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轉少年〉一文中，陳火泉直言：「沒有人知道自己的壽命有多長，所以，生活的意義應該是：只要我們活一天，就要對這一天的生命負責。」¹⁵³由此可知，為自己生命負責就是善於生活的人，就能擁有充實豐盈的生命，沒有遺憾。在同一篇文章中，陳火泉接著說：

讓我們一起來咀嚼赫曼·赫塞這句話的滋味吧：「生命究竟有沒有意義並非

¹⁵¹ 陳火泉：〈生與死〉，《人生天地間》，頁 37。

¹⁵² 陳火泉：〈活的死人和死的活人〉，《人生天地間》，頁 44。

¹⁵³ 陳火泉：〈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轉少年〉，《悠悠人生路》，頁 25。

我的責任，但是怎麼安排此生卻是我的責任。」

真正領悟出人生道理的人，大都主張做為人的基本要件，在於了解並堅守生活中的責任。能夠對自己，對家庭，對朋友，對社會、國家、民族，擴而大之，對整個世界負責的生活，就是有意義的生活。人唯有在責任的成就中，才會最滿足、最快樂，生活也才最有意義。¹⁵⁴

生命的完成不單是個體生命的圓滿，還要求羣體的圓滿，如此生命才會盈滿意義。如果，一個人盡到此生的責任，彰顯生命的價值，那麼，就無須在乎是生亦是死。所以，陳火泉一再強調人活著不要恐懼死亡，當順應自然的造化，安時處順，善盡自己的責任，成就自己和羣體的生命，如此，生命就可以像熟透的果實，歸於大地，歸於圓滿，一如莊子所言：「善其生所以善其死」。陳火泉認為善於生活的人，就善於面對死亡，對他們而言，死並不能帶來任何恐懼。所以，在〈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一文中，陳火泉以熱切明亮的語調說道：

人活著，應該時時懷著生機，處處懷著生機，步步懷著生機，不要忘記生命是如何的短促，也不要對死亡懷著憂懼，更不必存有任何懷疑，只要按照自然之道去排遣這短暫的時間，最好能多做一點有意義的事，能多做一點有益於人間社會的事。儘管放開心放開手去做吧！漂漂亮亮的走向這旅途的盡頭，像一顆橄欖爛熟落地一般，讚美讓他生長的大地吧！¹⁵⁵

看重群己關係的陳火泉認為人要時刻懷抱著生機，認真快樂的過每一分鐘，做有意義的事情、做有益於羣體的事情以彰顯生命存在的意義。他認為完美圓滿的人生在謝世時要坦然而無悔，因為那是生命的完成。

死亡是每一個生命的終點，是每一個生命的完成，不管年壽的短長，只要善

¹⁵⁴ 陳火泉：〈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轉少年〉，《悠悠人生路》，頁 25。

¹⁵⁵ 陳火泉：〈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青春之泉》，頁 25。

盡自己此生的責任，不要徒然白活了一輩子，就無須懼怕死亡，因為，「死亡並不可悲，可悲的是生命的白白浪費，毫無意義地白活了一生。」¹⁵⁶作為一個行走在日暮黃昏的怡然老者，陳火泉以他豁達的生命態度，書寫他的人生哲思，用他的睿智照亮人世，他說：「人最高的成就，莫過於征服自己；完成這有限的人生過程，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以自己的智慧照亮自己。這時候，你真會體會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¹⁵⁷。面對人生的短暫與無常，陳火泉既不仿效李白「且樂生前一杯酒，何須身後千載名」的飄逸瀟脫，也不學習東坡「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的豁達大度，同受道家的薰染，他直視此生的責任，直言盡己方能無愧，而俯仰無愧於天地即可坦然面對生命的盡頭，怡然前行，為眼前的黃昏增添一抹色彩，為人世留下絢爛的光照。

¹⁵⁶ 陳火泉：〈人無兩度死·樹無再剝皮〉，《青春之泉》，頁 32。

¹⁵⁷ 陳火泉：〈人無兩度死·樹無再剝皮〉，《青春之泉》，頁 32。

第五章 陳火泉散文的特色

散文作為一個文類，不同於詩、小說、戲劇具有充分且必要的嚴謹條件，在本質上仍保有它形式的自由，具有非常大的伸縮性，擁有更大的創作空間。¹同時，散文是最被允許「有我」的文類，作家可以運用主觀的角度來處理題材，進行敘述。²所以，散文很能展現作家的個人特色。

學者鄭明娟指出：「文學是生生不息，不斷與時俱新的，『獨創』是文學重要特性，優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文體風格，絕對不與別人雷同。」³除了社會的大環境之外，一個作家的成長背景、個性天賦、人生經歷、學問思想以及文學觀，也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作品的創作，形成個人作品獨特的風格。

陳火泉作為一個哲理散文勵志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以表達自己的人生體悟和價值觀為主，具現知性散文的特色，帶有濃重的個人色彩。學者鄭明娟在〈知性散文的特色〉一文中說：「知性散文跟感性散文不一樣，它避開書寫者個人的感性情愫，以表現作者的思想、見識、智慧為主，優美的知性散文內容不僅可以增加讀者的見識、拓展思考的空間、開闊心靈的視野，其藝術造詣又是另一番值得探索玩味的無限風景。」⁴

本章係筆者詳細閱讀陳火泉的散文集之後，就其寫作內容、修辭、形式等面象，歸納出他散文作品的特色，就勵志書寫、敘述策略、善用俗諺格言、善用譬喻典故及手記體散文等五大面象加以探析，標舉其獨特的散文風格，一窺作品中的無限風景，彰顯他的文學價值。

¹ 參見鄭明娟：〈現代散文的名義與分類〉，《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3月），頁7。

² 鄭明娟：〈修辭特質〉，《現代散文構成論》，（大安出版社，1994年4月），頁2。

³ 鄭明娟：〈現代散文的出位〉，《現代散文》，頁369。

⁴ 鄭明娟：〈現代散文的感性與知性〉，《現代散文》，頁57。

第一節 內容特色以勵志書寫為主

黃得時將陳火泉的作品以「勵志散文」四字加以涵蓋，他在〈人海中的勵志舵手〉一文中加以說明道：「所謂『勵志』是『鼓勵人人要立志、力爭上游』的意思」⁵。陳火泉亦肯定地說：「『人生三書』共收散文近百篇，以『追求更好人生』為主旨，貫串各篇，是一系列勵志讀物。」⁶。

陳火泉在〈關懷之心·心靈之糧〉一文中，提到他對散文勵志的看法：「有人認為，散文必須要有抒情的功用，才能完整一個生活的描寫。還有許多人唯抒情是宗，以為非抒情性的文章就非散文。也許我想得太淺，我總覺得要能夠烘托現實日常生活的事實，散文不一定要抒情。其實，文章好壞，最重要的還是要有敏銳的觀察、豐富的常識、真摯的情感和正確超遠的思想。當然，還需要有嚴謹的結構。所以散文也可以用來「勵志」——「鼓舞士氣」呀！」⁷，秉持這樣的創作理念，陳火泉的散文作品結合自己悠悠人生的經驗和豐富的智慧，正視人生的各個面象，以正向積極的筆調，從容不迫的筆墨，亦莊亦諧的態度，訴諸理性的筆端，夾議夾敘，殷切地為讀者指引人生的方向，形成他散文的特色。

此外，身為一個年事老大⁸的作家，陳火泉亦常現身說法，「倚老話老」⁹，以老者睿智的立論，為文章增添說理的力度，也成為他散文的一大特色。

本節就正向積極的筆調、老者睿智的立論二方面加以闡述，以彰顯陳火泉散文勵志的風格。

一、正向積極的筆調

陳火泉是一個積極樂觀、實事求是的作者，他最常以唐君毅先生的詩句：「高天與厚地，悠悠人生路。行行向何方？轉眼即長暮。」自勉。走在悠悠人生路上，

⁵ 黃得時：〈人海中的勵志舵手〉，見陳火泉：《感時念父母》，頁 200。

⁶ 陳火泉：〈最快樂的一刻〉，《人生長短調》，頁 270~271。

⁷ 陳火泉：〈關懷之聲，心靈之糧〉，《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48。

⁸ 第一本散文集《悠悠人生路》問世，作者已高齡七十三歲。

⁹ 為陳火泉五篇文章的副標，前三篇收錄在《青春之泉》頁 117~134；後二篇收錄在《個性的發揮》頁 22~35。筆者於此借用其名。

即便身處於蒼茫的暮色中，陳火泉依然加緊腳步趕路，以滿腔的熱誠追求一生的美景，酣然不知道走到哪裏為止，但他堅定地許諾他願意走到不能再走而後已。抱持這樣的人生態度與信念，陳火泉揚起他手中的健筆，以正向積極的筆調，劈開人世的黑暗與怯懦，奮力邁向光明與成功的山巔。

陳火泉的散文作品，不論內容主題為何，他總秉持一貫的樂觀態度，以正向積極的筆調或行文或作結，令人不覺為之振奮，為之昂揚，鼓起勇氣，迎向人生的風雨。以下茲舉數例以為說明：

陳火泉的〈向前走，往上爬〉一文盡是勉人要樂觀積極勇敢地面對人生的挑戰，通篇都是以正向積極的筆調為文，充滿慷慨激昂的態勢，談及信心和希望是一個人一生中所必須擁有的信念時，他堅毅地說：

我曾三番兩次的提到：

一個人什麼都可以放棄，

唯一不可放棄的就是信心和希望。

無庸置疑：「希望」，是支持人活下去的支柱。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人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非常明顯：「信心」，尤其是對自己的信心，常是希望的原動力。¹⁰

信心和希望是交互相乘的，信心越大，希望也就越大，希望越大，人活下去的勇氣也就越大，也就越有信心，兩者相因相生，終能克服困難。在同一篇文章中，陳火泉更以貝多芬為例，說明人只要不放棄希望，不被命運所擊倒，就可以演奏「雄壯歡欣的凱歌」雄壯鏗鏘，撼人心弦。在這篇文章的末尾，陳火泉續言道：

這是一個充滿了苦難與挫折的大世界。

¹⁰ 陳火泉：〈向前走，往上爬〉，《我思我行》，頁 135~136。

這是一個你我大家都必須把自己投注在這個世界裏，與所有苦難和挫折格鬥，以顯示人性光輝而提升人的價值的大時代。

我喜歡向前走、往上爬的人，因為他們從不屈服於逆境之中，而裹足不前，卻能衝破任何難關，勇往直前。

陳火泉依然不失他的樂觀進取，以正向積極的筆調作結，鼓舞讀者，勇往直前，迎向人生，做自己的主人。

而在〈人無兩度死·樹無再剝皮〉一文中，陳火泉談到不必為死亡感到恐懼，因為，人總有一天要死亡的，所以，「死亡並不可悲，可悲的是生命的白白浪費，毫無意義地白活了一生。」他接著說道：

人最高的成就，莫過於征服自己；完成這有限的人生過程，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以自己的智慧照亮自己。這時候，你真會體會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矣！」¹¹

跨越對肉體死亡的恐懼，追求有意義的當下存在，不斷地激發自己的潛能，不斷地超越自己的極限，用自己的智慧為自己的人生引路，在全心全意的努力之後就能體會人生的至樂。在同一篇文章中，陳火泉毅然地說：「沒有健全的人生就沒有圓滿的死亡」，如此，以正向積極的筆調直書看待死亡的豁達態度，信哉斯言。

此外，在〈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一文中，陳火泉談到了志向的可貴，他以為「志向是每一個人一生努力的目標；目標是指引人生走向目的地的明燈。」所以，「志不立，則天下無可成之事」。一旦立定志向，就傾全力去做，自然可以有成，他說：

¹¹ 陳火泉：〈人無兩度死·樹無再剝皮〉，《青春之泉》，頁 32。

在世俗的語言裏，我們常常說：「行行出狀元，類類有高低。」這句俗話，在今天分工越來越細、行業越來越多的時代裏，更值得咀嚼吟味。因為這是一個專家——權威的天下。這個專家——權威也就是所謂狀元。在這個專家的時代裏，只要意志精力集中，專事研究，肯下工夫，人人可以成權威。¹²

陳火泉肯定各行各業，只要肯專心一致，肯下工夫，人人都可以在這個分工的社會，撐起一片天。以正向積極的筆調，闡明「天不生無祿之人，地不長無名之草」的意義，為讀者增添無比的信心。

二、老者睿智的立論

身為「人海中的勵志舵手」¹³，又是一個「困學狂狷」的老者，年事老大的陳火泉，在行文論理時，往往以一個老者的身分，提出生命的諍言，就好像人生的導師，點燃睿智的燈火，照亮漫長幽闐的人生路途，是那麼明亮而溫暖，那麼真摯而值得信賴。陳火泉憑著他豐富的生活閱歷、深湛的文學涵養和樂觀的處世態度，融注中外古今先哲的智慧，展現一個老者睿智的風範，讀他的散文，輕易照見他睿智的靈光，照亮人的心靈，猶如黑夜裡的一盞明燈，形成他散文的特色。以下茲舉例說明之：

陳火泉做為一個坐七望八、坐八望九，甚至年逾九十的老者，他仍孜孜不倦為文談人生、論道理。所以，在文章裏，總不經意流洩老者睿智論理的口吻，在〈老當益壯〉一文中，陳火泉認為隨著年歲的增加，美感與智慧也要隨著增加，同時，體力也可以更為堅壯，所以，他勉人要在歲月中累積知識，讓智慧更加圓熟，在文章的末尾，他堅定地說：

¹² 陳火泉：〈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青春之泉》，頁 65。

¹³ 黃得時語，參見陳火泉：《感時念父母》，頁 200。

不管你年紀有多大，基於人類的經驗以及智慧，你要把生命看成可能馬上結束。這樣一來，你就會該做的馬上去做，不敢浪費時間。同時，你也要把生命看成無窮，你要永遠活下去。這樣你想做什麼，永遠不會怕時間有限，而不敢開始做！

人該是以有用之身，而作有益之事，在生命中追求最好的，不論年輕或年高都沒關係，只要你有志，你就放手去追求吧！¹⁴

在〈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一文中，陳火泉提及人難免一死，而希冀長生亦是人之所願，但生命的短長並不是以生死做為衡量的標準，而在於意義的創造，於是他亦如是說道：

一個人的一生，重要的是生活內容；他在這個世界上應該有所作為。不然，只為長生而活著，縱使你活到百年千年，又有什麼意義呢？活既無益於世，死亦無傳於後，又有什麼價值呢？這就如同有錢不善使用的人一樣，不會真正富有。然而世界上多的是富有的窮光蛋，和長壽的短命鬼。更慘的是那些行屍走肉。¹⁵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亦自表道：「活到七十，我才開始體會出名儒呂心吾的智慧之言：『貧不足羞，可羞的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的是賤而無能；老不足嘆，可嘆的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的是死而無聞』。」人生意義的有無，當在有志無志之別。現身說法，為說理灌注萬馬千軍之勢。

陳火泉以他豐富的人生經驗，加上在歲月淘洗中所積累的智慧，誠懇真摯熱切地把所思所感化為智慧的泉源，供人勻取解渴。以老者諄諄說理的溫厚，為行文論理增加不容懷疑的年歲經驗，讓文章透顯睿智的光輝，供人依靠取溫。

¹⁴ 陳火泉：〈老當益壯〉，《我思我行》，頁 79。

¹⁵ 陳火泉：〈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青春之泉》，頁 23。

綜觀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陳火泉散文的特色，即文字間飽含一股勉人極積向上的力量，兼容樂觀與智慧，為人生指引一條明路，通往繁花盛景。透過歲月的洗禮、閱讀的反芻、生命的沉思，陳火泉凝結了透澈的生命智慧，發而為文，閃耀老人的睿智與哲思，形成他文章獨特的風格，在警語諍言的底層，蘊藏一股勃發向上的積極力量，來自於陳火泉的身體力行。文章是作者人品個性的展示場，陳火泉以耄耋之年猶筆耕不輟，認真行走在悠悠人生的道路上，演示了作品中勵志的真義。

是以，莊秀美在〈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一文中，熱切地說：「陳火泉先生雖然已年屆八十，然而他還有旺盛的創作力、敏銳的文心、及熱情的力量，我們希望他能常保身體健康，替我們這一代，創造出更多的『菁華』，指引迷途的人復歸航向，永遠做年輕人的勵志舵手。」¹⁶。陳火泉的散文總能「鼓舞士氣」，激勵人心，讓我們奮勉不懈地划向美好的人生，正如《快樂不是越多越好》一書書背的書評所言：「其獨到的見解，實有助於我們掌握正確的人生方向，開闢一條『生有意義、死而無憾』的康莊大道。」。

¹⁶ 莊秀美：〈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九歌第九十四期，1988年12月1版。

第二節 敘述策略

讀書和寫作間有一個很緊密的關聯，喜歡閱讀的人不一定從事寫作，但是，要在文學創作中獲取好的表現，一定要多讀書。唯有有廣博的識見，才能從中精取上等的內容和思想，畢竟，「作品立意是否有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作者的思想文化修養。因此，增廣知識，“積學以貯寶”，是必不可少的」¹⁷。所以，一個優秀的作家，一定要廣泛地閱讀，才能生出無窮的智慧。學者鄭明嫻直言道：「文學創作固然需要天份，但絕對沒有不讀書而能寫作的天才，學養的深淺決定才華可以發揮的程度。」¹⁸這樣的論點和陳火泉的觀點不謀而合，在《人生天地間》〈自樂又以樂人——兼答讀者的質問〉一文中，陳火泉自剖道：「寫作這一項工作本身就非不斷讀書不可，不容偷懶。只有多讀書，識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吸收中外古聖先賢以及這一代傑出的中外學者累積的智慧為個人智慧，這樣才有『讀寫相長』的機會，不然，我可能早已落伍在道理以外去了。」¹⁹身為一個筆耕不輟的作家，陳火泉認為唯有多讀書，才能吸納中外古聖先賢的智慧，內化為自己的個人智慧。為了讓自己的寫作可以長長久久，源源不絕，這源頭活水萬不可斷絕，不容片刻偷懶。

綜觀陳火泉的作品，在談人生哲理，分享生活經驗時，無不援引自己讀書所得，將中外古今的哲理融鑄於一爐，旁徵博引，擴大文章的內涵，加深論理的氣勢，形成自己作品的一大特色。

本節就中西合璧、連續引用和多方取材三個面象，加以論述。

一、中西合璧

陳火泉在《人生天地間》〈一點心願〉一文中，引述他答覆讀者的書信中的話語寫道：「所謂『學問一博，自可成道；流水一來，自成溝渠』，專業作家也好，

¹⁷ 朱世英方適劉國華：〈功用篇〉，《中國散文學通論》，（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頁584。

¹⁸ 鄭明嫻：〈現代散文的內視〉，《現代散文》，頁224。

¹⁹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兼答讀者的質問〉，《人生天地間》，頁155~156。

業餘作者也罷，除了用藝術的語言與形式表達他對人生的『中心關懷』，使其作品足以喚醒這一代人的理性良知，肯定人本身的價值之外，我實在想像不出有什麼不同的心境。」²⁰放眼陳火泉的作品，將中西哲理、典故、知識融鑄為獨到的見解的篇章俯拾皆是，在在指引讀者朝著正確的人生方向前進，發揮文學良善的力量。兼容中西文化的菁華，在陳火泉的筆下化為五彩的斑斕，博深如淵海者，筆者謂其為「中西合璧」。以下舉例以為說明：

在〈夢裡乾坤〉²¹一文中，陳火泉賦予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會做的夢無盡的意義，讓夢不單只是純粹的生理現象，也乘載人生的哲思，讓讀者對「夢」有更深層的理解：

所謂「至人無夢」，但是做到至人的地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至聖如孔子也曾夢見周公；莊子更夢幻化身蝴蝶，物我無隔，生命自在逍遙。李白少時夢見筆頭生花，由是才華蓋世；王珣夢見大筆如椽，果然成大手筆。江淹少時夢人授以五彩筆，自是文思泉湧；後來又夢見五彩筆被索還，從此文才大失。劉邦夢斬白蛇，而有天下，魏徵夢裏斬龍，還有那些最為膾炙人口的南柯一夢，李泌筆下的黃梁夢。姑不論這些多采多姿的夢是真是假，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人睡覺都會做夢。

在同一篇文章中，陳火泉又寫道：「夢境是如此之奇妙，現在科學還不能知道它的奧妙。精神分析學祖佛洛伊德寫過一本『夢的解析』，當代心理分析學家E·佛洛姆也寫過過一本『被遺忘的語言·夢的精神分析』，對夢作科學上的探索，揭開它的神祕外表，用來治療心理疾病，但是，現在醫學上也只能說，所謂夢，乃是在睡眠之中，部分腦機能活動的精神現象。」又說「是以李白說：『浮生若夢，為歡幾？』」「蘇東坡也講：『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從中

²⁰ 陳火泉：〈一點心願〉，《人生天地間》，頁164。

²¹ 陳火泉：〈夢裡乾坤〉，《人生點線面》，頁232。

國典籍中有關夢的記載、傳說、故事，一路寫到西方心理學對夢的理性分析、醫學對夢的研究，之後，轉寫中國文人對浮生若夢的喟嘆，而以「在極其短暫而又虛幻的生命中，最好不要過分為缺陷的一面耿耿於懷，還是多多珍惜美好的一面，在美夢中求得滿足，求得輕鬆吧！」做結，曲盡其妙，讓通篇文章有敘有議，有作者的睿智與對人生的體悟。正如李光連在〈散文的哲理美〉一文中所云：「散文哲理不是人為地貼標籤，宣教義，而應與作品意象渾然一體，是讀者審美欣賞時的心靈撞擊的火花，是理得於衷，含咀不盡的甘果。」²²

另外，陳火泉在〈「青鳥」就在身邊〉一文中，為了說明幸福是一種心靈的感受，只要自身的慾望得到滿足，就能體會喜悅的幸福感的道理時，一口氣援引了宋朝清遠禪師、湯瑪士·默燈神父、聖若望、梅花尼的名言和詩作，並簡述比利時劇作家莫瑞亞珂·梅特林克的名作《青鳥》，通篇中西哲理交錯，文意相貫，令人嘆為觀止：

宋朝清遠禪師還有一句「騎驢不肯下」提醒你：你自己知道騎在驢背上，可是由於你過分迷戀牠，反而會完全失去牠。

湯瑪士·默燈神父也曾經提出類似的忠告說：「你不能有所求，也不能有所戀，更不能有所取；你一想到佔有，便會失去你的樂園。」

聖若望說得更為透徹：「不想佔有，無所不有；沒有物慾，事事滿足。」

……（中略《青鳥》一段）

梅花尼有一首小詩，最能表示這種「青鳥」與「活佛」也就是「真實」只在家中就可獲得：

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²³

²² 李光連：〈散文的哲理美〉，《散文技巧》，（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9月），頁201~202。

²³ 陳火泉：〈「青鳥」就在身邊〉，《活在快樂中》，頁47~49。

全文爲了彰顯切莫「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理，陳火泉連用中西古今宗教家、劇作家的智慧，強調幸福就在自己的身邊，只須向自己的內心探求，無須向外尋找，理盡意遠。在議論說理之時，不單單只是抽象的言理，也透顯玄遠的理趣，旁徵博引，彰顯自己的意旨，寫來頗發人深省。

二、連續引用

陳火泉在行文時，總是善用讀書所得，適時援引中外古聖先賢的金玉良言，增加說理的力道，提升文章的深度，看到人類智慧的結晶。在不少篇章中，甚至連續援引數人之言用以破題開篇，或以成段落，形成自己特殊的寫作特色。這種引用數人之言的筆法，筆者謂其爲「連續引用」。以下列舉數例以爲說明：

爲了說明每個人都擁有個人尊嚴與價值，陳火泉在《悠悠人生路》〈香椿樹中王〉一文中，連續引用中西哲人的話語，訴諸名人的權威，文氣鏗鏘，擲地有聲：

不管「一個人能否有成就，只看他是否具備自尊心與自信心兩個條件」（蘇格拉底語）或「自尊心是促使人不斷向上發展的原動力。」（毛姆語）也不管「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顏淵語）或「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語）更不管「自尊是一切美德的基石」（約翰·赫瑟爾語），或「自尊是一個人所能穿戴的最高貴的衣服——是用來鼓舞心靈，最能夠提升一種情操」（沙穆爾·斯邁爾斯語），幾乎所有的人都曉得，每個人都有人性、理性、自由意志與責任。²⁴

又陳火泉在《青春之泉》〈開好花·結好果〉一文中說：「一個人的成就正好像農夫播種的因果律一樣。」種什麼因結什麼果，就像「農夫無法從荆棘裏得到穀子」一樣，所以，陳火泉連續引述名人之語，提醒我們必須抱持正向的思維看

²⁴ 陳火泉：〈香椿樹中王〉，《悠悠人生路》，頁 189。

待自己的生命才能有美好的人生：

不管「一個人的生活，便是他的思想所希望要做到的結果」(奧瑞利阿斯語)，或「一個人的內心所想的，就是他的真面目」(所羅門王語)，也不管「一個人便是他整天所想著要做的那一種人」(愛默生語)，或「在我們這一代所有的一個最大的發現是，人類從改變他的心，而改變他的生活」(威廉詹姆斯語)，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在人類的天性中，有一種深深的傾向。這傾向就是習慣地自以為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那麼你必定是那麼樣的人。²⁵

從中陳火泉歸結出「你的真面目是決定於你心中的念頭，你的生命是由你的思想所造成。主宰你的心志在於你自己。」足見個人抱持的信念對自己人生的影響是何其深遠，舉證歷歷，道理不言自明。

再則，陳火泉在《個性的發揮》〈自尊與自卑〉一文中，爲了強調「每個人都有其個人尊嚴與價值」，爲了敦勉我們成爲一個有自尊心的人，他連續引用中外哲學家之語：

一個有風骨的人，必能尊重自己有所為而有所不為，因為他能：內足自立，外無他求。所以他有「隻手攀南斗，翻身倚北斗」(陸象山語)的氣概，也有「手持天秤，稱量這世界」(尼采語)的氣魄，就像老子所肯定的「天大、地大、人亦大」，不妄自菲薄，而自認為「與天地一般大。」(王陽明語)²⁶

此外，陳火泉在《我思我行》〈生氣的藝術〉一文中，提到自己「年數愈大似乎氣頭愈高，不但經常的爲世風每況愈下而動氣，經常的也爲自己的事生氣。」對於自己容易動怒頗爲自責，爲自己事到臨頭而失去理性頓足，追悔自己不能謹

²⁵ 陳火泉：〈開好花·結好果〉，《青春之泉》，頁 98。

²⁶ 陳火泉：〈自尊與自卑〉，《個性的發揮》，頁 163。

記以下的金玉良言：

不管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說：「憤怒起於愚昧，終於悔恨」，或近世經驗哲學家的始祖培根說：「呆板的人生起氣來似乎很有學問，實際上只會使他們更貧乏」；也不管德國諺語說得十分可怕：「一怒沖天的笨漢，不管暴風都開船出港」，或印度諺語說得更可怖：「一氣雙目瞎，幹啥就幹啥」提我自己每一次發脾氣過後，都懊悔不已，而且暗自立誓要修改這種人性中屬於動物性的衝動性格。²⁷

而爲了勉人惜時進取，不要貪圖睡眠，陳火泉在《快樂不是越多越好》〈別再做一頭睡獅〉一文中開篇即援引各地諺語：

不管「疲勞是最大的枕頭」(富蘭克林語)，或「安眠是心勞的最佳療法」(塞葛提斯語)，也不管「早起早睡，令人健康、富足和智慧」(西諺)，或「早起早睡，福祿綿綿」(中諺)，抑或「早早睡，早早起，鼻子眼睛都歡喜」(中諺)，更不管「不吃晚飯睡覺的人，整晚輾轉難眠」(伊大利諺語)，或「半夜前睡個一小時，隔天可以上山打老虎；半夜後睡個兩小時，太陽照屁股，還在夢打虎」(德國諺語)。²⁸

文中告訴我們，即使各地諺語言之成理，但是，「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在睡眠」，而人生苦短，所以，「我們不能再做一頭睡獅，懶睡不起；既已醒來，就得找事做，我們要做且值得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歸結上述的例證，「不管……或，……也不管……，更不管，……。」成爲陳火泉連續引用的標準句式，在同一個命題中，信手拈來，援引古今中外名人的

²⁷ 陳火泉：〈生氣的藝術〉，《我思我行》，頁 62。

²⁸ 陳火泉：〈別再做一頭睡獅〉，《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178。

錦繡佳句，造成鏗鏘磅礴的氣勢，加強自己言論的說服力，成為陳火泉散文的一大特色。陳火泉在《人生天地間》的〈前言〉中曾謙虛地自表說：「我只不過是一個困學狂狷的現代老人，站在人的立場，根據現代人的常識——每個精神健全的現代讀書人所具有的常識，加上累積凝聚的經驗，把古今中外眾多通情達理的見解歸納起來，尤其把一些清明的、建設性的思想表達出來，除了振奮自己對人生憂患而奮發自勵，賦予我餘生以意義，而證明我能夠呼吸的每一分鐘，沒有白白活過。」²⁹觀諸陳火泉的散文作品，見及他用心之深。

三、取材多元

林非在〈話說散文〉一文中堅定的表示在現代的社會中，散文的創作不能僅停留在過去的閉關自守，他說：「這種現狀要求我們必須大幅度地增加各個方面的知識，舉凡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歷史學、地理學和哲學等人文和社會科學，以及有關自然科學知識，肯定是知道得愈多愈好，在淵博和貫通的基礎上撰成的篇章，才愈有可能幫助讀者開闊視野，思索世界的趨勢和人類的命運。」³⁰

陳火泉在行文的時候，喜歡擷取中外古今名人先賢的智慧之語、舉用其生平事蹟，旁徵博引，多方取材，以為立論之佐證。取材統攝古今中外文學名著、哲學、醫學、心理學的論點；跨足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科學家、企業家、戲劇家和音樂家的事蹟和名言，按文鋪陳，適切妥當，屢見新意，使文章豐贍而詳實，立論有據。這種取材跨足多種領域者，筆者謂其為「取材多元」，以下舉例以為說明：

在《人生長短調》〈根深不怕風搖動〉³¹一文中，陳火泉先是引述心理學家梅爾茲博士的話來說明「造成困擾的，並不是工作本身，而是我們想要在同時做很多事情這個壞習慣。」他在文中寫道：

²⁹ 陳火泉：〈前言〉，《人生天地間》，頁7。

³⁰ 林非：〈話說散文〉，見賈平凹主編：《散文研究》，頁236。

³¹ 陳火泉：〈根深不怕風搖動〉，《人生長短調》，頁213~227。

梅爾茲博士在他的「超越自我的心理學」一書裏，「放鬆心情讓成功機能為你效勞」一文中鄭重地指出：緊張、匆忙、焦慮所引起的情緒與迷惘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想同時做很多事情的荒謬習慣。他斬釘截鐵地說：「真理是：我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接著，陳火泉又舉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之言：「如果你需要某一種品質，你就按照你假定已經有了那種品質而行動。」以及宗教家皮爾博士之言：「當你害怕的時候，你就要嚴加自制，自認為英勇無比。」來說明培養自己嚮往的性格的方法。之後舉用軍事家麥克阿瑟和國父孫中山的事例以為明證：

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麥克阿瑟這位不知恐懼失敗為何物的老兵，當他有一次在美國本土度假時，遇到綁匪。匪徒以手槍對準他，喝令：「手舉起來！」這位老兵淡淡一笑，說：「我生平沒學舉過手！」

……（略）

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國父在中山艦上，由黃埔駛入白鵝潭。依當時的慣例，泊船的地點，要由稅務司指定。當時有一個英國籍的稅務司跑到艦上來見國父，說白鵝潭不能停泊。

國父義正辭嚴的對他說：「……，我們革命黨人全身是膽，什麼威脅都不放在心上的。」

……（略）

最後，兩人的膽識都令對方畏怯，展現英勇的氣度。之後，陳火泉又舉莎士比亞的從容大度和日本演員伊井蓉峯劇團的誠惶誠恐相比，說明鎮靜才能表達自我，讓自己發亮。然後，在說明「怎樣扭轉機運」一節，又引聖·賈士特語：「保持冷靜，你就能駕馭任何人。」來說明控制緊張情緒的重要，之後又舉宋朝名將狄青去攻打儂智高，路遠又危險，士兵們紛紛逃亡，狄青用銅錢之計收攏兵心，

化險為夷，凱旋而歸的事例，強調「在處置緊急問題時，控制情緒與極端冷靜是如何的重要」。文章的末尾又連舉美國總統杜魯門、大工業家卡內基、法國科學家費爾、發明家愛迪生、生物學家達爾文、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以及英國哲學家羅素等人的事例，說明「消除緊張的妙方就是自己不緊張。」。文章的結尾，又引杜甫的詩作〈古柏行〉和蘇軾的詞作〈定風波〉以為扣題，要讀者學習他們的堅毅和處變不驚的人生態度。

通篇文章，既是心理學家又是軍事家、劇作家、工業家、科學家、生物學家、哲學家 and 文學家的處世智慧和經驗，文詳事贍，在平淡冗長的說理中，增添閱讀的趣味，讓讀者得以稍稍喘息。

再舉一例：在《我思我行》〈飢來食，睏來眠〉³²一文中，陳火泉先是引用諺語「疲勞是最大的枕頭」「睡眠是自然的第二道菜」以為開篇，說明睡眠就像吃飯一樣自然，勤勞工作之後能得一夜安眠，是人生一大樂事。接著他強調內心湛然安然的人可以倒頭就睡，作姦犯科之人則夜夜無法成眠。之後，他引用荷蘭的俗話：「當我上牀睡覺的時候，我就把煩惱留在脫下的衣服口袋裏。」來教導失眠的人，莫為煩惱所困。然後他舉宋朝王安石立意變法時，常鬧失眠所吟詩句深化失眠的苦楚：「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杆。」而後文意一轉，引德國哲學家康德和日本評論家德富蘇峯之言，要我們正視睡眠的意義：

誠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言：「我眠則享人生之美夢，我醒則盡生之責任」，又如日本評論家德富蘇峯所云：「睡眠為了起牀，休息為了工作」，睡眠不僅是除疲勞的休息，簡直是一種享受。

之後，馬上又引南宋楊萬里詩：「梅子流酸澣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強調「無情思」才能「忘我」，才能免除「天

³² 陳火泉：〈飢來食·睏來眠〉，《我思我行》，頁 177。

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業障，明白吃飯、睡覺本是稀鬆平常的事。由此又引出一則禪宗的公案：

有一天，一位叫源律師前來問大珠和尚：「請問禪師，您修道還用功嗎？」

大珠說：「很用功啊！」

源律師問：「怎麼用功法？」

大珠說：「餓了就吃飯，睏了就睡覺。」

源律師問：「一般人都這樣嗎，和您禪師一樣用功嗎？」

大珠說：「你錯了，不一樣。」

源律師又問：「為什麼不一樣？」

大珠說：「因為他們吃飯時不肯專心吃飯，百種需索，睡覺時不肯專心睡覺，千般計較，所以不一樣。」

源律師一聽立即閉上了嘴巴。

行文至此，陳火泉方始點題，要讀者專心致志、心無情思——「飢來只管吃飯，睏來只管睡覺」，最後以「眠則享人生之美夢，醒則盡人生之責任。」做結，不失勵志本色。

通篇文章，既是俗話諺語，又是中國古代的政治家、文學家、宗教家（禪宗），以及西方的哲學家、日本的評論家的睿智佳言和人生經驗，在亦莊亦諧的筆調中，讓讀者輕鬆地明白安然處之、專心致志的道理。

鄭明嫻指出：「一個文學家如果也同時是藝術家、哲學家、歷史學家、科學家、教育家、宗教家……其學域涵蓋的範圍越廣大，他內在蘊育的文化深度越厚實，其吐納的學養光輝越燦爛。當然並非博學者都能夠發射出學養的光輝，博學而能吸收融匯，成為自己的能量，才能重新創造一己的風格。」³³綜觀上述，不論是中西合璧亦是連續引用、多方取才，在在說明雖然陳火泉不是一個兼具多重

³³ 鄭明嫻：〈現代散文的內視〉，《現代散文》，頁 224。

身分的作家，但是，他努力潛修，大量閱讀，涉取各學域的知識，吸取古今中外各界人士的懿行佳言，也讓自己成爲一個「博學多識」的作家，更可貴的是他能將自己厚實的學養吸收融匯，轉而爲文，讓我們看到他學養的光輝，博學的浩瀚。陳火泉活用古今中外古聖先賢的智慧，爲自己的文章增色，型塑自己哲理散文的獨特風格。

第三節 善用俗諺格言

俗諺和格言是人類生活智慧的累積，歷經時間的考驗，保存許多人生的啓示和經驗。曾永義在《俗文學概論》一書中說：「諺語內容具有經驗性，它或源於直接感知，或兼含間接推理；或反映成功，或總結失敗；無不是體驗或觀念的經驗性結晶，由此也符合了相當濃厚的科學性。諺語還富有哲理性，它總是昇華常有規律性的經驗，洞察事物的本質，從而能夠十分準確地表達出某種深邃而又具有靈光的見解，具有令人折服的說理性和訓誡性。」³⁴。俗諺因具有經驗性、科學性、哲理性、說理性和訓誡性，所以，引用俗諺可以讓立論更加周延，論點更具可信度、更具說服力。

曾永義在《俗文學概論》一書中又說：「諺語又總是最簡約的形式，蘊涵最賅博的內容，表現非凡的精練性。任何複雜紛繁的事物、抽象深奧的道理，一旦進入諺海，便出奇的精練。」³⁵「諺語在技巧上，常常運用詩歌特有的排比、對偶、比喻、層遞、倒裝、設問等多種修辭手法，以增強其藝術上的感染力和論理中的說服力。」³⁵諺語所富涵的精練的語言、賅博的內容加上富變化的表現手法，對文章的內蘊和風格都有正面的加分效果。黃慶萱在《修辭學》一書中也說：「語文中援用別人的話或典故、俗語等等，叫作『引用』。」又說：「引用是一種訴之於權威或訴之於大眾的修辭法，利用一般人對權威的崇拜及對大眾意見的尊重，以加強自己言論的說服力。」³⁶不論是訴諸權威或是訴諸大眾，善用俗諺格言都能藉由簡潔的文字使說理更加顯明而理氣充足。

陳火泉的散文每篇都引用俗諺和格言來加強文氣，彰顯文章的主題，之所以如此，陳火泉說：

「俗話」雅稱「諺語」，所謂諺語，或許可以稱為文盲的文學，這句話是柯慎

³⁴ 曾永義：〈俗話〉，《俗文學概論》，（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6月），頁96。

³⁵ 曾永義：〈俗話〉，《俗文學概論》，頁96。

³⁶ 黃慶萱：〈引用〉，《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10月），頁99。

斯說的，西萬提斯也說過：諺語很少出錯，因為它們出自一切學問的母親——經驗，誠然，世界各民族的智慧都凝聚在他們簡潔有力的諺語中，它們是人生最好的準繩和指南針，我之所以喜歡採用我國諺語——特別是有關樹木花草的——作為本書各篇的題目，原因就在此。³⁷

簡潔有力、饒富人生哲理是陳火泉看重俗諺的原因。至於雅好格言，陳火泉說：「我很喜歡搬古書古語來壯聲勢，我也非常感謝那些傑出的人，因為我吸收他們那麼多的哲學智慧。」³⁸。吸納名人懿士的哲思，佐證自己的人生體悟，也是陳火泉行文的利器，使他的散文散發智慧的光澤，饒富哲理。

本節各就本國俗諺、格言和外國俗諺、格言的引用以及中外諺語連用互訓三方面加以論述。

一、善用本國俗諺、格言

陳火泉認為「古典是幾千年我們無數老祖宗所累積起來的最寶貴的智識；啓示和經驗都保存在裡面，是經過了歷史的考驗，而存留下來的東西。」³⁹。基於這樣的認知，陳火泉將十年勤讀的筆記和心得，融注自己的人生經驗，化而為文，為讀者提供他獨到的人生見解，讓讀者從諺語和格言中得到新的啓發，讓他的文章熠熠生輝，閃現智慧的光芒。

在論述許多婚姻的篇什中，陳火泉總喜歡引用中國的俗諺，如在〈娶妻娶德〉一文中，陳火泉即如是說道：

儘管結過婚的人往往會後悔，未結婚的沈不住氣，人還是要結婚。尤其對男人而言，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得最入情：「豆芽菜，頂鍋蓋，各人娶媳各人愛。」

³⁷ 陳火泉：〈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悠悠人生路》，頁 66。

³⁸ 陳火泉：〈步步是道場〉，《個性的發揮》，頁 88。

³⁹ 陳火泉：〈好書總要自己領略〉，《我思我行》，頁 206。

婚姻不是在昏昏迷迷情況下結婚，而是男女雙方必須有能力去愛，而且也要夠資格被愛，才結成夫婦。⁴⁰

強調人還是要結婚，婚姻是每個人一生中所必需擁有的，尤其在傳統的觀念裏，男生肩負著傳宗接代的重責大任，婚姻更是不可或缺，當然也要慎重。

又在〈要暖棉布衣·知心結髮妻〉一文中，陳火泉也引述俗諺來說明「一夫一妻制是維持人類情感上正常發展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互相親愛，和諧地過日子，是一件美好的事。一對感情融洽的老夫老妻是美好的存在。

所謂「螳螂配灶鷄，一對好夫妻」，又所謂「龍配龍，鳳配鳳，玉女配金童」，一夫一妻制是維持人類情感上正常發展的婚姻制度，也是「神聖的家庭」的基礎。

41

在俗諺中除了強調「一對好夫妻」之外，尚透顯門當戶對是婚姻和諧的重要因素，意在言外，省卻作者多餘的解釋，讓文意更加明晰，有更多的內涵。

再則，在〈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一文中，陳火泉語重心長、殷殷告誡地說：

真正的戀愛需要時間。雖然一見鍾情將來也可能變成真正的愛情，但我不欣賞一般人所說的跌進情網或戀愛陷阱的說法。你種一棵樹在土裏，你總不能期望一晚上就長成。戀愛和種樹一樣，不但不需要急，而且不可急，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成熟。所以我認為應該多看一眼。俗話說得好：「強摘的瓜

⁴⁰ 陳火泉：〈娶妻娶德〉，《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9。

⁴¹ 陳火泉：〈要暖棉布衣·知心結髮妻〉，《悠悠人生路》，頁 129。

果不甜，強撮的姻緣不賢。」，你說是嗎？⁴²

戀愛需要時間，擇偶要慎重，千萬不要求快，而矇蔽了自己的雙眼，造成自己婚姻的不幸。在直抒己意之後，引述俗諺，一方面加強自己的觀點，一方面也有警示的作用。強撮的姻緣就像強摘的瓜果，用具體可感的生活經驗讓自己的立論更牢不可破。

除了愛情婚姻的諺語之外，陳火泉在談論其它主題的文章中，也習慣引用諺語格言來加強立論，呼應主題，如在〈活得健康而自在〉一文中，陳火泉爲了強調勤儉可以讓我們脫離人生的幽谷，「否極泰來」，整段一再援引諺語格言來行文，他寫道：

相反的，「勤儉，勤儉！」一個人在貧賤失意的時候，如果奮發圖強，堅忍自勵，勤奮工作，持之以恆，且能「惜衣得衣、惜食得食」，則如俗話所說「勤，鋤頭上出黃金；儉，水缸裏出白銀」，又何嘗不會創造「剝極必復」的轉機，造成「否極泰來」的局面？那時候就會證實「天下之事成於勤儉，而敗於奢靡」這句人類無數的經驗，所言不虛。⁴³

陳火泉引述俗諺格言以強調不移的經驗法則，說明人在失意的時候，更應打起精神，努力工作，爲自己創造新的契機，同時，要儉約過生活，珍惜得來不易的物資，相信勤儉可以成事，可以讓自己擺脫失意的泥淖，東山再起。

在〈八十歲細說人生〉一文當中，陳火泉明白揭示他對人生的體悟，他說：

人生有苦又有甜的，就像黃蓮和甘草同生並存於土地一樣，是苦是樂，一切

⁴² 陳火泉：〈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悠悠人生路》，頁 150。

⁴³ 陳火泉：〈活得健康而自在〉，《我思我行》，頁 141。

都是你的主觀見解，而這又可以由你來控制的，只要你願意，你儘可以在「黃蓮樹下彈琴——苦中作樂。」⁴⁴

寥寥數語，道盡了人生的實相，在甘苦交雜的人生中，陳火泉不失積極樂觀的態度，勉勵讀者可以用正向的思維，面對人生痛苦難解的時分，只要轉念，境由心生，即使是不如意的當頭也可以欣然面對。在「黃蓮樹下彈琴」既生動又貼切的呈現那苦中作樂的千般滋味，使單調的說理有立體的圖像，真實而富有想像，有一種了然的體悟。

二、善用外國俗諺、格言

諺語是各民族生活智慧的結晶，是生活經驗中歸結出來的法則，陳火泉認為「世界各民族的智慧都凝聚在他們簡潔有力的諺語中，它們是人生最好的準繩和指南針。」所以，在行文之中，除了引述本國的諺語格言之外，也常引述外國的諺語格言來講道論理，讓文章不單是呆板地言教，而顯得更為生動出色。

例如在〈比翼鳥〉一文中，陳火泉一再論述他對戀愛婚姻的看法，其中他談到經濟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他義正嚴詞地評論道：

而談戀愛完全可以脫離物質而成立，這種說法更是不堪欣賞的，那是謊話，是騙人的。猶太有一句格言說得極為世故：「戀愛好像果子醬那樣甜，但如果沒有麵包，僅靠果子醬是活不下去的。」⁴⁵

愛情與麵包孰輕孰重，一直是大眾爭議不休、見仁見智的問題，但是，陳火泉引述猶太的格言，直接了當地表明他的立場，沒有穩固的經濟基礎，如何談情說愛？如何負起婚後生活的責任？沒有實質的麵包，空有果子醬又如何裹腹？無

⁴⁴ 陳火泉：〈八十歲細說人生〉，《人生天地間》，頁 15。

⁴⁵ 陳火泉：〈比翼鳥〉，《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7。

須生硬的說理，透過精妙的譬喻，真理不言自明，極具說服力。

此外，在〈要暖棉布衣·知心結髮妻〉一文中，陳火泉毫不避諱地引述猶太的格言說：

西方有句格言⁴⁶：「要逗用軟土做的男人高興，遠比逗用硬骨做的女人高興更簡單。」這是指出男女在牀上要達到高潮時的時間差距——是指：要逗女人高興所需要的時間比男人久。⁴⁷

藉以說明性愛過程若有良好的協調，可以增進夫妻之間的關係，要取悅女人是很難的，要比取悅男人發更多的時間，所以，成熟的男人切不可操之過急，要營造良好的互動，達到至美的境地。精簡而充滿睿智的諺語，更能曉諭道理，啓發人心，引人深思。

再則，在〈人養地·地養人〉一文中，陳火泉認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就需要時時刻刻求新，時時刻刻求前進，他引述懷海禪師所說的諺語：「不勞動者不得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來說明辛勤勞作的必要性，之後，引述外國的俗諺來加以佐證：

西方也有句俗諺說得很俏皮，「抓不到老鼠的貓，活該氣死，工作懶散的混球，活該餓死。」

更妙的是，土耳其諺語：「魔鬼引誘懶腿，懶腿引誘魔鬼。」荷蘭諺語也講：

「懶漢的頭，攔在魔鬼的枕頭上。」懶惰的人總是跟魔鬼結下不解之緣的。

48

將懶散的人和魔鬼相提並論，予人鮮明的印象，妙趣橫生，遠比懷海禪師所

⁴⁶ 這是「猶太法典」中的話。聖經創世紀中說：人類最初是用泥土製成的；然後再從其肋骨中挑一根做成夏娃。參見《猶太諺語》，（台北：國家出版社，1998年7月），頁118。

⁴⁷ 陳火泉：〈要暖棉布衣·知心結髮妻〉，《悠悠人生路》，頁134。

⁴⁸ 陳火泉：〈人養地·地養人〉，《悠悠人生路》，頁80。

說的要生動活潑，跳脫說理的刻板，讓理趣自顯，更具有感染力，為文章增色，有動態的鮮活，充滿戲謔的諷刺。

另外，在〈花心蘿蔔——多心〉一文中，陳火泉引述三個國家的諺語，證明每個人都需要朋友，不管你是得志還是落魄，朋友永遠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他十分肯定地說：

法國有句諺語：「你不會富裕到不需要朋友。」印度也有一句俚諺：「落魄可到朋友家，莫到三妹二姊家。」坦米爾諺語說得更絕：「惡魔也需要同伴。」由此可見，每個人都有強烈的需要，希望有幾個談得來的朋友。⁴⁹

由此可知，朋友是生命中無價的寶藏，是人們傾吐心事的對象，是和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的伙伴，連惡魔都需要朋友，更遑論平凡而良善的人們。諺語精煉卻意蘊深遠的智慧，傳達作者更多未及言說的意義，讓文意更加深刻有力，有不可撼動的必然。

而在〈生命的沉思〉一文中，陳火泉說他不否認世界上有所謂的好運這種事實。不過他認為即使好運降臨，你也必須要親自動手去抓。在文中，他舉用三個國家的諺語來說明何謂好運，精闢而生動，令人拍案叫絕，更勝乏味的說理：

再說，什麼叫幸運？對於這個問題，荷蘭有一句諺語答得很俏皮：「烤鴨飛進嘴裏來。」

阿拉伯也有一句俚諺說得很妙：「把運氣好的人丟下海去，他嘴裏會啣著一條魚上來。」

義大利也有一句異曲同工的諺語：「幸福的人即使種棒子，也能長起檸檬樹。

」⁵⁰

⁴⁹ 陳火泉：〈花心蘿蔔——多心〉，《悠悠人生路》，頁 137。

⁵⁰ 陳火泉：〈生命的沉思〉，《人生點線面》，頁 134。

透過外國俗諺誇大的形容，讓嚴肅的議論，頓時趣味橫生，新鮮可掬，為文章注入活水，讓讀者會心一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中外諺語連用互訓

陳火泉寫作時總喜歡「搬古書古語來壯聲勢」，讓智慧的語言恰如其分，為他彰顯深邃的哲理。有時為了讓事理更加明晰，他往往援引中外諺語以為互訓，讓中外智慧相映成趣，互放光芒，理趣兼具。

例如在〈夫妻夫妻·咕嚙咕嚙〉一文中，陳火泉如是寫道「女人絕不是弱者，史有記載，記得在羅馬教廷歷代教皇的箴言裡有這麼一條：『觸犯了她，那當然是不得寬恕，服從她呢？她也一樣恨你入骨。』」接著他引用各國俗諺以增加論理的權威性：

歐美各國更有一句流行的諺語，「即使躲在屋頂的角落裏，也躲避不了女人的雌威。」法國作家雨果竟形容「女人是非常完整的惡魔。」有人說：「女人不是愛便是恨，她們不知中庸。」我們中國的俚諺說得最入情：「好了是觀音菩薩，惱了是牛頭夜叉。」又說：「一好是婆娘，一不好是個魔王。」意思一樣，說法更俏皮。⁵¹

透過中西諺語入微的形容，將女人忿怒的時候，既是惡魔亦是牛頭夜叉的形象，型塑的淋漓盡致，令人望之怯步，所幸，女人柔順的時候，有觀音慈愛的心腸，是可以擁之入懷的婆娘，中國的俚諺，既強化西方諺語的力道，也適時沖刷那威猛的氣勢，在剛柔的對比中，給出一分安然，有那麼一分慰藉。

同樣的，在〈人的名·樹的影〉一文中，陳火泉也引述中國的俗諺來呼應捷克的智語：

⁵¹ 陳火泉：〈夫妻夫妻·咕嚙咕嚙〉，《青春之泉》，頁163。

捷克有句諺語：「我們出生的方法只有一種，但死法有各式各樣。」同樣的意思，我們中國的俚諺說得更簡潔而有力：「一樣生，百樣死。」

有一種「有甚於生者」的死，也有一種「有甚於死者」的生；有不食「嗟來之食」而餓死，也有貪「不義之財」而亡身。有「所欠一死報國耳」的忠義節烈之士，也有「浮生所欠只一死」的苟延殘喘者。自然也有「飽來覓睡，睡起逢場作戲」的行屍走肉之輩。⁵²。

有生就有死，只是死要死得有價值，死得無憾，死得令人推崇、令人不捨，陳火泉從諺語入筆，引出深刻的死生議論，呈現多樣的死因，給予簡短卻寓褒貶的評價，是輕如鴻毛亦是重如泰山，端視己心。「一樣生，百樣死」簡潔卻令人深思，是非常有力的「文引」，是絕佳的開場白。

此外，陳火泉在〈雙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一文中爲了告誡讀者慎選配偶，引用中外諺語、格言道：

俗諺說：「蠻妻逆子，無藥可治」又說：「種田不好一時窮，討壞老婆一生窮。」猶太也有一句格言：「使男人蒼老的事項有四。就是：不安、惱怒、孩子、惡妻。」⁵³

藉由中外如出一轍的智慧之言，再三強調「性情乖僻的女人不可取，嘴巴厲害的女人也該避免，潑辣悍暴的更要退避三舍。」，加強自己見解的可信度，讓我們知曉這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至理。

另外，在〈花心蘿蔔——多心〉一文中，陳火泉也是中西諺語交映成輝，直言外遇的不當：

⁵² 陳火泉：〈人的名·樹的影〉，《悠悠人生路》，頁 207。

⁵³ 陳火泉：〈雙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悠悠人生路》，頁 124。

猶太格言所說，一個第三者，不應該去干擾那睡在同一個枕頭的兩個人。

猶太還有一句諺語：「一個不忠實的丈夫，往往造成一個不忠實的妻子。」

……（略）

所以「要飽還是家常飯，要暖還是粗布衣，知熱知冷自己的妻。」，這是夫婦之道——夫妻的道理了。⁵⁴

猶太格言諺語有勸戒、有提醒，中國諺語有人世的溫情，兩者交融，理情兼具，作者勸喻之意，清晰透亮，閃現智慧的光采。

再則，在〈娶妻娶德〉一文中，陳火泉爲了闡明賢德的女人要比美豔的女子更適合當一輩子的伴侶，他引述許多地方的俗諺，加強論理的權威和氣勢：

誠然，擇偶論交，須慎於始，倘若你對選擇對象的事掉以輕心，日後吃苦的還是你。

有一句英國諺語是富有啟迪性的：「急急的結婚，活該慢慢的悔恨。」

我們中國老百姓也有一句絕妙的俚言：「強摘的瓜果不甜，強撮的姻緣不賢」，在對象上也屬暮鼓晨鐘。……（略）

要知道：「美男子不會成為好丈夫。」反過來說，那些千嬌百媚的蜂腰女郎，除了刺螫男人，還能做什麼呢？——所以說，「你若要煩惱年年，請君討個美嬌娘。」是一句很世故的非洲諺語。⁵⁵

時無分古今，地無分東西，透過各地諺言，照見天下至理英雄所見略同，勸君切莫以身試法，招惹「煩惱年年」，作者的擔憂與急切，在諺語的接力中，輕易地流洩，匯聚成不可辯駁的江河，是人類智慧的源遠流長。

而在〈自誇·自尊·自效〉一文中，陳火泉更是將諺語格言發揮到極至，文

⁵⁴ 陳火泉：〈花心蘿蔔——多心〉，《悠悠人生路》，頁 140~141。

⁵⁵ 陳火泉：〈娶妻娶德〉，《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30~31。

章一起頭即將中西方關於自誇的諺語、格言、歇後語一路寫將來，綜橫捭闔，大氣不喘，面不改色地說：

人類本來就有「說大話面不改色」的毛病：天若不生人，萬古常如夜。

所謂「賣花人，說花香；賣藥人，說藥方」，你可不能罵他們臉皮厚，因為不管香不香、靈不靈，起碼他們總還有花、有藥呀！

「賣瓜的說瓜甜」，西班牙也有一句類似的俗諺：「自己種的蕪菁，園丁誇不停。」可見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東西方同出一轍。只是自說自誇、自誇自大的人多是草包，就像我們中國一句老話所指摘的：「自稱好，爛稻草。」因而，相當自尊自負的西洋酒店，另外創造了一句諺語：「上等的葡萄酒不需要自打廣告。」意思是說，只要貨真價實，李白、劉伶、阮籍等醉翁自會找上門來。當然，這裏面仍有濃厚的自吹自擂的成分存在。也難怪莎士比亞三句不離本行地指出：「如果葡萄佳釀真的不需要招牌，好戲也不需要收場白了。」

自誇屬於自吹自擂，比較可以原諒，自大總會裝模作樣，就像是隻公雞，牠以為太陽上山，是為了聆聽牠的啼聲，又像在「月亮下看影子——自看自大」往往不知天多麼高，地多麼厚，只知道吹牛浮誇而不肯腳踏實地，只知道求虛榮，而不肯實幹，結果和青蛙一樣，把肚皮脹破了。⁵⁶

文章的前三段逕是繞著「自誇」打轉，又是西方又是中國，又是諺語又是歇後語，中西智慧，各有勝場，相互烘托，是賓顯主，也是主顯賓，讓貧乏的文意，有百花競妍，有蝶飛蜂喧，不失枯燥。

以上透過文本的解讀，追索作者創作的理路，可見諺語格言的使用在陳火泉的散文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不管是何地的諺語格言，陳火泉都能駕輕就熟，相互發用，為文章增加不容置辯的真知灼見，以壯大自己行文的氣勢，讓文章內

⁵⁶ 陳火泉：〈自誇·自尊·自效〉，《人生長短調》，頁196~197。

容更爲厚實深刻，如果說作者的思路是骨架，那麼諺語格言就是強健的肌腱，讓骨架可以挺拔有力、傲然於世。這些歷經時間篩揀而淬煉出來的智慧佳言，不論用在說理亦是用在警世，都經得起火烤水淹，理氣萬鈞，或嚴正或詼諧，在在透顯洞察世理的智慧光芒，包羅先哲人生的啓示和經驗，讓作者的說理言簡而意賅，讓讀者的思慮理明而臣服，深刻而豐贍。

第四節 善用譬喻典故

陳火泉的勵志散文，善用譬喻、舉用典故以加強論點使讀者信服，亦為其寫作的特色。黃永武在〈怎樣使文句靈動〉一文中說：「舉一件真有的或假設的例子，來譬喻要說明的事理，使讀者由一事的『已然』，而相信另一件事『亦然』，這種修辭法，叫做『取譬』。」⁵⁷又在〈怎樣使文句華美〉一文中說：「凡綜採經史舊籍中的前言往行，都叫做『用典』。凡據事類義，來增加風趣的氣氛；或援古證今，來影射難言之事；或摭拾鴻采，來造成文章典雅的風格、華美的字面，都是『用典』的好處。」⁵⁸足見譬喻和用典在文章中具有畫龍點睛的效用，陳火泉在行文時亦深得其精髓。以下就其善用譬喻與舉用典故分別加以舉例說明。

一、善用譬喻

在嚴肅的說理之中，善用例證，活用譬喻，可以使道理更加淺顯易懂，亦可柔化文章，使讀者更覺得可親。陳火泉擅長從生活中汲取智慧，不論是自然景物亦是生活經驗，每每能成為他取材的對象。能近取譬，使得說理更加具體可感。黃武忠所言：「由『已然』證明那『未然』，由『淺常』推想出『深奧』」。⁵⁹正是善用譬喻的妙處。

黃慶萱在《修辭學》一書中更明確的指出：「譬喻是一種『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似之點，說話作文時運用『那』有類似點的事物來比方說明『這』件事物的，就叫譬喻。它的理論架構，是建立在心理學『類化作用』的基礎上——利用舊經驗引起新經驗。通常是以易知說明難知；以具體說明抽象。使人在恍然大悟中驚佩作者設喻之巧妙，從而產生滿足與信服的快感。」⁶⁰陳火泉的散文諸如此類的譬喻佳句，俯拾皆是。

在《悠悠人生路》〈天不生無用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一文中，陳火泉為

⁵⁷ 黃永武：〈怎樣使文句靈動〉，《字句鍛鍊法》，（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3年11月），頁28。

⁵⁸ 黃永武：〈怎樣使文句華美〉，《字句鍛鍊法》，頁100。

⁵⁹ 黃永武：〈怎樣使文句靈動〉，《字句鍛鍊法》，頁13。

⁶⁰ 黃慶萱：〈譬喻〉，《修辭法》，頁227。

了說明每個人都有潛在的力量的道理時，以水爲喻，具體傳達自己的觀點：

幾乎所有的人都了解：水看似很軟柔，但是如果滲入岩石縫中結成了冰，就可以把岩石裂開，假使變成蒸氣，又可以推動鉅大的引擎。這是潛力。我們身體中的億萬細胞裡面，與生俱來就有一種生命的潛力。⁶¹

在《我思我行·我行》一文中⁶²，他亦舉用相同的例證來說明潛力的可貴，勉人不可畫地自限。潛力是抽象的概念，無形可象，但，一旦以水爲喻依，則潛力的特性自然不言而喻。

在《快樂不是越多越好·愛是什麼？》一文中，陳火泉亦有精妙的論證，使人讀來會心一笑，對於男女之間的情愛，有多一分的洞悉：

自愛才能愛人，愛人才能被愛，這就像旭日東昇、夕陽西下般正確，如同數學般的兩邊相等。⁶³

「自愛才能愛人，愛人才能被愛」，是定理、是規律，是我們要堅信不移的愛情準則，無庸置疑。陳火泉以日昇日落的天體運行、以數學的實證，說明人世的感情也有它的必然性。

關於男女之間的情愛，陳火泉亦有如是的洞見：

真正的戀愛需要時間，雖然，一見鍾情將來也可能變成真正的愛情，但，我不欣賞一般人所說的跌進情網或戀愛陷阱的說法，你種一顆樹在土裡，你總不能期望一晚上就長成，戀愛和種樹一樣，不但不需要急，而且不可急，事

⁶¹ 陳火泉：〈天不生無用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悠悠人生路》，頁 90。

⁶² 陳火泉：〈我行〉，《我思我行》，頁 234。

⁶³ 陳火泉：〈愛是什麼？〉，《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20。

實上也不能急，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成熟。⁶⁴

以種樹需要時間的生成來喻合男女之間愛情的滋長甚是貼切，能給情愛中的男女理性的建言，讓綿綿的愛意在時日的相合中慢慢茁壯、日益成熟。

在談惡習對人生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時，陳火泉以兼具誇飾的譬喻直書：

「所謂惡習猶如自掘墳墓，事實上，惡習的污染，對於個人的毀滅性遠超過海水污染的破壞性還要大」⁶⁵

雖然，文句不甚曉暢，但，直言惡習對人的毀滅性比海水污染還要大，卻猶如暮鼓晨鐘，振聾發聵，醒人心神。

陳火泉亦善以花草為喻，來說明道德修養的道理，在《個性的發揮》〈瓜無滾圓·人無十全〉一文中，將行善與「花的散撥⁶⁶芳香」緊緊相扣，人只要行善，花的芳香彷彿可嗅可聞，世界因此而美，身感任重道遠：

行善就是促進世界進步，你做好人，行好事，還有什麼可以希冀的？你還想有什麼報酬嗎？好像是花朵把芬香散撥給所有人，它不會對某些人綻開美麗的花瓣，而對另外的一些人緊閉不放，花朵的馥香足供給所有的人享受的，花朵散撥芳香才算是盡了本分，人也是這樣，生來就是為美化世界的。⁶⁷

在談尊重時，陳火泉亦頗有創見，以牡丹應需綠葉相襯才能顯現她的嬌豔為例，說明我們要自重先要尊重他人，以對別人的尊敬，襯托自己的品德的美好：

⁶⁴ 陳火泉：〈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悠悠人生路》，頁 150。

⁶⁵ 陳火泉：〈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個性的發揮》，頁 133。

⁶⁶ 為播之訛寫。

⁶⁷ 陳火泉：〈瓜無滾圓·人無十全〉，《個性的發揮》，頁 86。

一個人若不尊重別人的尊嚴，他自己就不能有尊嚴，沒有自尊心的人，又每每不知別人的自尊心之可貴。

想把人家當做豬、狗、牛以求取過多的自尊，就像要求牡丹花之增加美麗而摘去綠葉一樣愚蠢。⁶⁸

除了以自然為師之外，陳火泉亦留心生活，以生活中的所見所聞為例，更能貼合讀者的生活經驗，引起共鳴，不可謂之不妙。

比如論新鮮，陳火泉在《悠悠人生路》、《快樂不是越多好》中都以報紙為例：「對中國人來說，是與每天早晨『油墨未乾』就送來的報紙一樣新鮮。」⁶⁹「與每天早晨送來的『油墨未乾』的報紙一樣新鮮」⁷⁰。真是別出心裁，新鮮可期。

在《悠悠人生路》〈牡丹雖貴·綠葉扶持〉一文中，陳火泉也有令人拍案叫絕的妙喻：

明智的人寧願看到人家需要他，而不是感謝。橘子一旦被吸吮過，就會被丟到垃圾桶裏，記住一句歷經歲月考驗的忠告：「讓自己總是為人們所需要」。

71

「施人慎勿念」的諄諄告誡，一經「橘子」的妙喻，更加具體鮮明，助人之後，我們不應希冀他人把我們像神佛一樣供奉著，不應念茲在茲，等著他人回報。我們要以一個等待被吸吮的橘子自許，吮食之後，被人丟棄是在自然不過的。

又如在《個性的發揮》〈勤儉一出門·貧窮走入窗〉一文中，陳火泉為了勸人不要舉債度日，他舉了一個非常貼切的例子：

⁶⁸ 陳火泉：〈自尊與自卑〉，《個性的發揮》，頁 164。

⁶⁹ 陳火泉：〈蒲草韌如絲·磐石無轉移〉，《悠悠人生路》，頁 113。

⁷⁰ 陳火泉：〈愛與被愛〉，《快樂不是越多越》，頁 24。

⁷¹ 陳火泉：〈牡丹雖貴·綠葉扶持〉，《悠悠人生路》，頁 178。

依照你的經濟來源，只要量入為出，你不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像避開疾病一樣，避開最累人的借債。受債務逼迫和拖累的人，不啻自行斷送了自由與獨立，最足以損害個人的自尊。

一個人患了皮膚病就會發癢，用手一搔，可能獲得一時的快感，但也許愈搔愈癢，將會步入痛苦的深淵。⁷²

以生活中人人皆有的經驗，用借喻的方式直接述說舉債的痛苦難耐是萬劫不復的輪迴，撼人心弦，發人深省。

其它，如爲了強調在現今社會中互助的重要，陳火泉撇開孟子「人不可離群而索居」、「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爲備」的老生常談，以鮮活的文句直說：「在這個互助合作的社會裡，要想事事不求人，實在也並不容易，就像『自己的頭要別人剃』。」⁷³透過引用俗諺做爲譬喻，以生活經驗爲設喻的對象，讓我們了然互助互利的重要，使文句更加有趣而生動。

此外，時刻砥礪自己善用時間的陳火泉，對時間的流逝也提出他特有的忠告：

幾乎所有的人都曉得，世界上只有一樁東西是不能重新補足的，那就是「時間」。我們只有怎麼多時間，不能像銀行存款一樣：不許你借支，也不許你透支，更不許你預支。⁷⁴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在悠悠的人生中，我們要善用每一分每一秒，畢竟，時間不像銀行存款可以「借支」，更遑論「透支」和「預支」了，「每一個人都知道爲財產損失而悲悼，却很少人爲虛度的時間而惋惜」⁷⁵，以有限的時間和尙可賺取的財產相比，突顯時間的可貴和人的無知，當頭棒喝，立時頓悟。

⁷² 陳火泉：〈勤儉一出門·貧窮走入窗〉，《個性的發揮》，頁 140。

⁷³ 陳火泉：〈人要心強·樹要皮硬〉，《悠悠人生路》，頁 185。

⁷⁴ 陳火泉：〈抓住這一天〉，《青春之泉》，頁 108。

⁷⁵ 陳火泉：〈抓住這一天〉，《青春之泉》，頁 108。

陳火泉譬喻之所以如此精妙，引人深省，最主要的是他非常留心生活周遭的事物、認真擷取生活中的經驗，蒐羅寶貴的「吉光片羽」，一旦發而為文，自然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二、善用典故

陳火泉的哲理散文，主題總是圍繞在論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人的意志與活力，並對婚姻、家庭、品德修養、交友之道、成功等等人生課題提出殷切的諍言，若流於純粹說理，文章必然枯燥乏味、曲高和寡，即使理趣玄遠，必乏問津者。所幸，勤於閱讀、勤作筆記的陳火泉，在說理之中，總能適切引用古今中外名人的軼事懿行，以佐證自己的看法與見解，使文章平易近人、說理有據，衍生閱讀的趣味。

在《我思我行·永不退縮》一文中，陳火泉說：「活著的人，無論實際年齡多大，千萬不可陷於恐懼、悲愁，甚至失去目標與勇氣。」接著他舉用大提琴家凱梭的生活態度以為例證：

我很欣賞大提琴家凱梭的生活態度，當他九十五高齡時，一位年輕的記者問他：「你已九十五高齡了，而且是有史以來的最偉大的提琴家，為什麼每天仍然要練習六小時呢？」

這位大提琴回答說：「因為我還想有進步呀？」⁷⁶

透過歷史上聲名赫赫的大琴家的真實事例，勉人惜時奮發的道理不言而喻，使說理更為肯切周延，亦給讀者「有為者，亦若是」的人生典範。

除了舉用藝術家的事例之外，陳火泉也喜歡舉用政治人物的生平事蹟，在談天助自助時，他舉用德國鐵血將軍俾斯麥與朋友相偕打獵的實例：

⁷⁶ 陳火泉：〈永不退縮〉，《我思我行》，頁153。

有一天，俾斯麥同一個朋友去打獵，那個朋友失足掉進無底的沼澤，大喊救命，俾斯麥跑來，不但不救，他反而說：「我無法救你，因為我也會被陷進沼澤裡，但是，我不忍心看著你痛苦而死，讓你立刻解脫吧！」說著舉槍瞄準著，他的朋友怕被打死，拚命掙扎，終於掙脫沼澤。⁷⁷

透過生動的事例典故，讓我們彷彿置身在危急之中，親眼目睹那驚險的一刻，最後也為脫困的友人深深的吁了一口氣，為其稱幸。朋友的奮力而為，成了天助自助最佳的註腳。

除了舉用單人事例之外，陳火泉也擅長舉用多人的事例，以說明一件事理。在《人生點線面·人窮志不窮》一文中，陳火泉為了說明貧困並不可恥，可恥的是貧困卻沒有志向的人，他舉用三位名人的生平境遇來加以說明：

法國小說家巴爾札克，困窮得一身是債，連來客造訪，也不敢應門。在這種困苦情況之下，他完成了許多不朽的傑作。

奧國大音樂家莫札特，窮得隆冬無錢買柴生火取暖，在寒冬作曲時，只好用羊毛襪將手裹著禦寒，許多名作竟是在這種情景中寫出來的。

美國大文豪愛倫坡生前，時常斷炊，夫妻倆常往郊外採野菜充飢。但是現在讀到西洋文學，誰不推崇愛倫坡為偵探、推理小說的鼻祖？

這些西洋文人都很窮，但是，他們窮的有志，並沒有寒酸相，看來令人清爽。

78

連舉三位名人的事例，來說明「窮並不是恥辱，不服窮，就得埋頭耕耘，才有收穫，才能脫離貧窮之境。」⁷⁹，舉用典故使事理不言而喻，使我們明白艱難的環境正是培育人類文明的聖地，能開出傲世的花朵。

除了西方的典故之外，對於中國歷代名人或小說人物的典故，陳火泉亦是信

⁷⁷ 陳火泉：〈人要心強·樹要皮硬〉，《悠悠人生路》，頁 185。

⁷⁸ 陳火泉：〈人窮志不窮〉，《人生點線面》，頁 117。

⁷⁹ 陳火泉：〈人窮志不窮〉，《人生點線面》，頁 119。

手拈來，時時舉用，使事理曉暢易解，為文章增色。如在〈雙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一文中，陳火泉舉用蘇秦、陳仲子、梁鴻和晏子的御者等人在妻子的相伴之下，成就他們的人生大業，來說明妻子對丈夫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蘇秦有個愛虛榮的妻子，才使得他熱中利祿，六國封相。齊人陳仲子有個賢慧的妻子，才拒絕楚王聘他為相，夫婦倆却相偕逃去，為人灌園，終身自食其力。梁鴻之妻孟光，鹿車共挽，舉案齊眉。齊御之妻，窺御激夫。凡此種種遂成千古佳話。⁸⁰

連用歷史上數個人物的典故，來說明人生必須要有長伴左右的妻子——不管是愛慕虛榮的妻子亦是賢慧的妻子——才能成就自己的人生，讓我們知曉婚姻在人生的重要性，使事理更形周延而完備。

又如在《我思我行·在嫉妒中超越》一文中，陳火泉為了說明嫉妒是一種普遍存在而又正常的情緒，舉用林黛玉和廉頗一虛一實的事例說明每個人在某些時候都會產生嫉妒的醋意：

不要怕嫉妒！那是一種普遍存在而自然又正常的情緒。

林黛玉的小心眼中固然有嫉妒，廉頗的大胸膛中也難免有嫉妒，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身上找不到傷口。⁸¹

以「小心眼」和「大胸膛」對比，來說明不論是柔弱的女子亦是偉岸的將軍，都具有嫉妒的情緒，我們應該悅納自己的不完美，無須苛求自己。但若能超越嫉妒的非理性，當可像廉頗悅納藺相如，開創新局，而避開林黛玉做繭自縛的困境，免除無謂的折磨。活用歷史典故與小說人物的特性，讓說理具體而妙，意在言外。

⁸⁰ 陳火泉：〈雙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悠悠人生路》，頁 125。

⁸¹ 陳火泉：〈在嫉妒中超越〉，《我思我行》，頁 76。

而在《我思我行·老當益壯》一文中，陳火泉直接破題道：「在中國歷史上，實不乏壽人壽世之人，現身說法的證明美感與智慧隨年歲增加，體力也往往在晚年更爲堅壯。」接著他連舉數名中國歷代名人的功蹟以扣題、醒題：

當年，周武王滅紂，參謀長呂尚（姜子牙），善兵略，以八十高齡尚能建功，封為齊侯。東漢馬超見國家多事，毅然投筆從戎，出使西域三十一年，使西域五十多國服從漢朝，六十九歲時奏凱歸來，封定遠侯。東漢馬援征交趾，常說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又說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果然六十二歲，躍馬出征五溪蠻，戰死於軍中。而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聯回紇征吐番，由壯及老，始終是個鐵錚錚的硬漢。蜀漢諸葛亮準備攻佔定軍山，寶刀未老的黃忠以望七老人請准領軍出戰，竟立斬魏夏侯淵，完成使命。尤其趙子龍在羅貫中筆下未曾老，他的才智、膽識、威儀，永遠活在讀者和舞臺觀眾的心目中。⁸²

在在讓我們感受到英氣颯颯，浩氣凜凜，興發「有爲者亦若是」的豪情壯志。除了歷代武將的勳業，陳火泉在該文也舉南宋享有高壽的陸游和百歲的朱敦儒二位文人爲例，直言他們告老以後的作品，大都是「上乘之作」，量多而質精，令人不禁嚮往之。

從以上文本的耙梳，可見不論是單人的事典，亦是多人的典故；不論是西方的名人，亦是中國的先賢；不論是真實的人物，亦是虛構的角色，陳火泉總能信手拈來，舉用得宜，這都要歸功於他的勤學與強記，巧妙構思，讓典故替他說道理，讓理義不言而喻，生動感人，正如李光連在論述「散文的哲理美」時所說：「散文藝術哲理一般不採用理論分析形式，它追求的乃是可以直接顯露於欣賞者視覺的藝術形式，諸如生動的故事、細節、場景、物象、人物的言行。」⁸³如果

⁸² 陳火泉，〈老當益壯〉，《我思我行》，頁 77~78。

⁸³ 李光連，〈散文的哲理美〉，《散文技巧》，頁 183。

說作者的思路是文章的骨架，那麼譬喻和典故就是肌肉，一則精實，一則豐腴，讓體態綺麗腴美，在質樸而嚴肅的說理中，為讀者增添一分生動，九分心服，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五節 形式特色以手記體散文為主

現代學者楊昌年在其所著《現代散文新風貌》一書中，將現代散文分成十個大類：詩化散文、意識流散文、寓言體散文、揉合式散文、連綴體散文、新釀式散文、靜觀體式散文、手記體散文、小說體散文、譯述散文、論評散文。有些是就內容屬性來分，有些是就寫作的形式來分，有些則兩者兼具。

其中手記體散文因其特殊的形式與內容而自成一類。手記體散文的形式和分段詩（散文詩）、日記相彷彿，行文在分段時多以數字標號，或像連綴體另加子題以彰顯題意，作者在行文時，不重起訖，也無須注重層次，作者所要傳達的理念像一個點，在各段落中自行表現，唯各段落連結成篇之後仍會形成一線相關的系列，指向主題。

手記體散文的內容主要是作者生活中因閱讀或經歷偶然所獲致的認知心得，它和哲理散文一樣偏重理念的傳遞，希望能引發讀者共鳴，提供讀者人性、人生的啓示與調適的參考。到目前為止，手記體散文的形式仍然像詩歌一般，講求文字的精鍊，像泰戈爾的《漂鳥集》就是以精美的散文詩來表現作者對人生的體認，充滿哲理。⁸⁴

陳火泉的散文創作受泰戈爾的影響頗深，除了在行文中時時引述泰戈爾的佳言警句之外，在「人生三書」中計有四十四篇文章，引用泰戈爾的詩句以為副標題，來呼應、說明主題。愷扉⁸⁵在〈「悠悠人生路」讀後〉一文中說：「外加副題，引用的是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的名詩，兩相烘托，更收相得益彰之美。」⁸⁶足見陳火泉對泰戈爾詩集的喜愛，學習泰戈爾寫作的方式，抒發自己生活偶得，是相當自然而然的。

綜觀陳火泉的散文作品，在「人生三書」時期，文章篇幅具是數千字以上的

⁸⁴ 參見楊昌年：〈手記式散文〉，《現代散文新風貌》，（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3月），頁119~121。

⁸⁵ 本名張愷輝。曾任教於延平中學三十餘年，散文、評論散見各大報。引自小民編：《懷念——師生的愛》，（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年9月28日），頁77。

⁸⁶ 愷扉：〈「悠悠人生路」讀後〉，見陳火泉：《青春之泉》，頁269。

長文，愷扉在〈追求更好的人生〉一文中分析道：「前三書都是長篇大論，洋洋灑灑數千言，詳細分析，深入探討，沒有陳腔濫調、虛浮空洞的言論，處處以中外古今之偉人事跡及言談為佐證。」⁸⁷，而從《人生點線面》開始，及其之後的《人生天地間》、《我思我行》、《人生智慧·智慧人生》、《活得漂亮而瀟灑》、《快樂不是越多越好》等書開始，每篇都是一千字以內的短文，其中就有許多篇什採用手記體的方式來寫作，每個子題的文章長度偏向短小輕薄，這除了是受泰戈爾詩集的影響之外，筆者認為也是因應編輯對字數的限制，符應報章雜誌專欄討好讀者的需要。

學者鄭明娟在《現代散文現象論》一書中提到：「可是八〇年代的作者，很難自外於文學創作環境、甚至社會環境。換言之，專心寫作，僅以作品和讀者交談的作者越來越少。報章雜誌編者及出版商都挖空心思捉摸讀者的需要，並以此需求責成於創作者。」⁸⁸又說：「報紙副刊原來是提供空白園地、讓作者自由投稿的開放空間。自從副刊也承受市場化的惡性競爭壓力後，轉為計劃編輯，一意揣測大部分讀者的口味，投其所好。散文之流於『短小輕薄』，副刊實不能辭其咎。」⁸⁹。八〇年代散文成為讀者的消費物品，讀者沒有時間好好閱讀散文作品，他們喜歡字數少、文意淺、影象多、內容熟悉的作品，所以，篇章短小的文章、散文集大量出爐。⁹⁰

陳火泉身為八〇年代暢銷書作家，除了撰寫專欄之外，也屢獲報章雜誌編輯的邀稿，作品受限於編輯的要求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即談到撰寫「人生點線面」專欄時的難處和壓力，他說：「週週寫『人生點線面』專欄，我是受了壓力。每週一篇，星期一見刊，你必須定期交卷。有了時間的限制，更有了字數的約束。」⁹¹手記體散文既是作者生活中閱讀或經歷偶然所獲致的心

⁸⁷ 愷扉：〈追求更好的人生〉，見陳火泉：《人生天地間》，頁 302。

⁸⁸ 鄭明娟：〈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 年八月），頁 9。

⁸⁹ 鄭明娟：〈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頁 11。

⁹⁰ 參見鄭明娟：〈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頁 5~9。

⁹¹ 陳火泉：〈回顧與前瞻〉，《人生天地間》，頁 277。

得，不重層次，又可在各段落自行表現獨自的哲理，是最方便讀者閱讀的文體，也是作者最容易掌握字數的文體，最符合當時的「消費性格」⁹²。所以，陳火泉創作手記體，也符應了當時的市場需求和文化現象。學者鄭明娟在《現代散文現象論》一書中直言：「我們不相信八〇年代的作家特意去撰寫短小輕薄的應景文章而不願花費心力挖掘自己、不願慢慢撰寫長稿……，只是覺得報章雜誌的引導力太強。」⁹³

綜觀陳火泉的筆記體散文，筆者將其寫作主題歸結為以下四個主題：一、談為學之道；二、細說人生；三、談處世的態度；四、談自己。本節就這四個主題，各列舉數篇，以見其寫作特色。

一、談為學之道

這個主題主要歸結陳火泉讀書有得的體會、談做學問的方法和談智慧的手記體散文，是陳火泉手記體散文最常寫作的主题，主要見於《人生天地間》輯二：為學之道以及《我思我行》卷二：我行，而散見於《人生智慧·智慧人生》卷一：生活的智慧。茲節錄〈學問學問〉⁹⁴一文如下：

一

學問學問，不但要學，而且要問。無論多麼偉大的學者，開始都要學習，就是夫子自道「丘也好學而已」的「孔子入大廟，每事問」，何況你我這些凡夫俗子呢？

二

懷疑是開啟智識之門的鑰匙。

所以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

劉開講：「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學。」

⁹² 鄭明娟語，參見〈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頁11。

⁹³ 鄭明娟：〈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頁12。

⁹⁴ 陳火泉：〈學問學問〉，《人生天地間》，頁109~113。

張載也說：「讀書先要會疑，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他又說：「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必須疑。」

英國哲學家培根也有一說：「賢明的疑問，乃知識的一半。」

四

讀書要會疑，有疑必問，問必下問。

「不恥下問」，這才是真正求學之路。

然而，真有那麼多人對「不恥下問」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他們覺得與其提出問題而暴露自己的無知，不如讓別人對自己留下「無所不知」的印象，也不願以追根究柢的方式來尋求答案。

六

德國詩人歌德說：「知識越高，疑問越增。」

有一則名人軼事可以拿來作為這一句名言的註腳：

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二十三歲進了德國哥下根大學，三星期之後就得到博士學位。他那篇關於原子力學的論文，非常精深。主考的物理學家詹姆斯·法蘭克口試過後，一位同事問他奧本海默的成績怎麼樣。法蘭克回答道：「哦！他已反過來向我發問了，幸虧我早點溜出來！」

八

讀書可真妙！一本好書有如一位益友，在書中你可以請益這位朋友淵博的知識，以及精明的智慧。

十

學問無皇家之路。王侯公子也好，凡夫俗子也好，學問是一視同仁的，沒有小路可抄。讀書，沒有什麼速成的祕方。

學問學問，不僅要學，而且要問。

求學求學，是「你」去「求」，你肯下工夫，這才是最最重要的。

在《我思我行》〈讀書時節〉⁹⁵一文中，陳火泉亦有妙語如珠，節錄如下：

二

有另一方面，一個人不好讀書，那麼，讓你苦口婆心，鼓勵他好好用功，說得舌敝唇焦，他一年四季都有不讀書的正當理由：

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只愛眠，

秋有蚊蟲冬有雪，讀書最好待明年！

五

我很高興無論我在十五十六少年時，或活到七老八十的今天，我都喜歡書，也還喜歡讀書，但是大部分時間還是荒廢掉了，所以實在沒有讀過多少書。

六

人之常情，好逸惡勞，往往把肚皮餵得飽飽的，卻任由心靈挨餓，變成侏儒。

七

有人說：「書籍，是靈魂往外界觀察的窗戶。」

還有人建議：「每個家庭都應該有一個書櫃來代替酒櫥，在裏面充分儲備著幫助精神成長和肉體成熟的指南書籍。」

我的想法是：「一個家庭如果沒有自我進修的書籍，就像沒有窗子可讓陽光照進來的房子一樣。人，永遠是追求成長、追求成熟的。」

九

買了大批圖書，擺在書架，若不常翻看，等於廢紙木片。

二、細說人生

陳火泉一生勤懇地走在人生的路途，由是，他自己對生命的體悟，也是他時常寫作的主題，主要見於《人生點線面》輯五：盡人事聽天命、輯六：泰山崩於前、輯七：活在時間裏以及《人生天地間》輯一：生老病死。茲節錄〈只是朝著

⁹⁵ 陳火泉：〈讀書時節〉，《我思我行》，頁192~196。

陽光〉⁹⁶一文如下：

一

泰戈爾「漂鳥集」第一八八首：

黑暗趨向光明，但盲目趨向死亡。

人之為人，面臨黑暗，貴能驅除黑暗。

努力將光明面發揚光大，就不會遭遇苦難而一籌莫展，一如海倫凱勒所啟示：「只是朝著陽光，便不會看見陰影。」

三

絕大多數的人都渴望成功，但是許多人並沒有全力以赴地投入一種「志在必得」的情況裏。

唯有遭遇各種打擊與磨難，還能咬緊牙根撐下去的人，才能爭取生命中輝煌的成功。

五

失敗並不丟臉，有如貧窮本身並不丟臉一般，丟臉的應該是因失敗或因貧窮而失去了志氣。

可怕的是自以為命定貧窮，或自甘墮落於貧窮的意願。

六

當你立定意志，要必定飛黃騰達，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推翻你這種意志的。

當你立定意志，要永遠脫離貧窮，世界上沒有一個東西，可以推翻你這種意志的。

七

與其富得不快樂，倒不如窮得快樂。

八

⁹⁶ 陳火泉：〈只是朝著陽光〉，《人生點線面》，頁 178~181。

富而不仁為人所不齒，富而好禮才是真正的富人。

願天下所有的富人富得快樂而好禮！

九

讓我們一起永遠朝著陽光、守著陽光吧！

在〈昨日·今日·明日〉⁹⁷一文中亦有許多精簡睿智的見解，茲節錄如下：

三

已經發生過的車禍，並不一定是我們眼前要戒備的。

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段路，才是我們最優先就該提高警覺的。

六

昨日，已經過去。

明日，渺茫不可測。

今日，像飛彈火速地飛去。

七

在今日這一天，要是做不好今日的事，永無今日讓你做這件事。

八

很多人知道為財產損失而悲痛，卻很少人為虛度的時間而惋惜。

九

什麼葫蘆結什麼瓢，什麼種子出什麼苗。

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動作就像有生命的種子一樣，是由自己的品格產生出來的。

十

有優良的種子，再加上適當的栽培，才能開好的花，結好的果。

一個人只要認真地在有生之年，及時努力，一定會活出一個相當優美的人生

⁹⁷ 陳火泉：〈昨日·今日·明日〉，《我思我行》，頁 86。

榜樣來。

三、談處世態度

這個主題含蓋陳火泉談論道德修養、生死的體悟、生活的信念等三種處世的態度的手記體散文，主要見於《人生點線面》輯七：活在時間裏以及《人生天地間》輯一：生老病死，散見於《我思我行》卷一：我思、卷二：我行以及《快樂不是越多越好》輯三：天堂與地獄。所謂「人品即文品」，從中可以了解陳火泉的品性和思想，茲節錄〈信〉⁹⁸一文如下：

一

信，人言也。

人言可畏：忠言逆耳；美言無信。

二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對不講信用的人，連孔子都沒辦法，只有深深慨歎，提醒守信的重要。

誠然，每一個人都應該對自己所講的話負責，不可言而無信。所以：

不問事實，信口雌黃，使不得；

不加思索，信口開河，使不得；

輕諾寡信，更要不得！

三

信，是人格的象徵，立身立業之本，也是傳統的主要德目之一。

孔子教人，最注重「言行一致」，是以曾經對子貢的問話，鄭重的指示：「言必信，行必果。」就是說話必定守信用，做事必定要徹底。意思十分簡單明白，但「言出必行」這種德行，卻是一個人內在的最高貴的東西。

一個人如果腐化了他內在的最高貴的東西，失卻了為人的資格，就如同潔白

⁹⁸ 陳火泉：〈信〉，《我思我行》，頁 41~45。

的百合花著了汗漬，又如同美麗的玫瑰花失卻了美麗，還何貴於為人，為百合，為玫瑰？

六

遇上言而無信的事，該是令人最噁心的事；

遇上言而無信的人，該是令人最噁心的人。

八

守信的人一多，失信的人也就少了。

在〈快樂不是越多越好〉⁹⁹一文中，也有處世的洞見，茲節錄如下：

一

快樂並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要什麼就有什麼，你不但得不到快樂，反而會使你陷入無助無望的痛苦。

二

欲望好比流沙，能吞食陷下去的東西而不露痕跡。

當我們不知不覺陷下去的時候，已經不能自拔了。

五

人如果能從迷夢中醒覺，不為外物所迷，不為外物所誘，這世界便是清淨的樂園。

八

得與失，只在一念之差！

苦與樂，只在一念之間。

人只有在自得其樂的時候才快樂！

九

我們快樂幸福的根源畢竟是我們的腦袋，

⁹⁹ 陳火泉：〈快樂不是越多越好〉，《快樂不是越多越好》，頁 107~111。

而不是口袋裡所藏的東西。

十

總而言之：

不想佔有，沒有物慾，才可有快樂；

既有所有，若想再有，當不可能再有快樂；

既有所戀，若想再戀，便不可能再加快樂；

既想所貪，當不可能快樂；

既想所求，也不可能快樂！

在〈善其生所以善其死〉¹⁰⁰一文中，陳火泉也提供他積極的處世哲學，茲節錄如下：

一

想一想，我們不是經常感嘆著人生苦短，但所作所為却像生命無盡期似的嗎？

二

如果我們認為今天是我们生命的最後一天，我們就會誠懇真摯地努力使這一天成為最充實最豐富的一天！

如果我們認為今天是我们生命的第一天，那麼我們就會精神飽滿地來過這新鮮的一天！

五

當年意氣未肯傾，白髮如絲歎何益？

如果你還年輕，又何必坐待老大才接受李白這首詩句的鼓勵？

壯志莫與年俱老，死後猶能作鬼雄！

如果你已年老，只要你擷取陸放翁這句諍言，現世生活照樣可以創造得多采

¹⁰⁰ 陳火泉：〈善其生所以善其死〉，《人生天地間》，頁 39~42。

多姿！

七

在生命中追求最好的，不論年輕或年老都沒關係，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只要你有志，你就放開手去追求吧！

十

莊子說：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柏拉圖：求知是學生和學死。

我認為，長生之術大可不必研究，有一口氣做一分事已經很好了！

四、成長歷程

在陳火泉的散文作品中，偶會提及自己的成長歷程及生活點滴，其中〈五十年相守〉¹⁰¹、〈古稀而後又八春〉¹⁰²二篇文章是採用手記體散文的形式，記述與自己相關的生命歷程：〈五十年相守〉一文以深情的筆調追憶和亡妻相處的點滴、〈古稀而後又八春〉自述對寫作的熱情，看到他積極的人生態度，從中對陳火泉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茲節錄〈五十年相守〉一文如下：

一

妻啊！我的老伴兒呀！

只要我靜下來，就可以靜靜的感覺著我內在的妳——感到內在裏對妳的懷念。

二

我對妳的喜愛竟是無以表達的，我像一個啞巴，只會感覺這本身就有一種自足的美，卻無法說出這自足的美背後的千般原因。

三

¹⁰¹ 陳火泉：〈五十年相守〉，《個性的發揮》，頁 36。

¹⁰² 陳火泉：〈古稀而後又八春〉，《人生天地間》，頁 92。

妳的身材那麼豐盈結實，既不苗條，又不蜂腰；

妳的容貌那麼質樸和藹，既不是美，又不是不美！

四

曾幾何時？——不止一次地，

殷殷而綿綿的想說：我愛妳！

是妳那種心有靈犀一點通——互聞無聲之聲、互見無色之色的聰慧，深深的感動著我，使我覺得自己的語言是多餘而膚淺的。

五

當妳笑的時候，就呵呵哈哈的笑出來，是那麼爽爽朗朗、那麼自自然然！

六

而今妳走了，雖有「音容宛在」的說法，但除非夢裏，無法在聽到妳的笑聲，再見到妳的笑容，這人世間還有什麼比生死永訣，更令人痛苦？

老伴啊！請答應我吧，願妳常入我的夢中，安慰我的哀痛！

九

也許，我是個奉公守法的公務員，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寫文，既不會理財，又有點任性，在家事上我更是一個完全無助的男人，但由於妳長期間的忍讓、任勞任怨，我心中怎能不感動與內疚呢？這一大片無可避免的、身為丈夫的我內心對妳由虧欠所產生的歉疚，在我年事越大之後，愈來愈清晰，也愈來愈難下筆，也愈來愈不願寫，而這又豈是我這一枝筆所能形容於萬一的？

十

妳與我順從父母之命，聽信媒妁之言，洞房之夜才開始相戀。可是我一直覺得，在生活中，我是有種種缺點的，而要找到妳的缺點，實在很難很難！是因為妳，我覺得何其幸運而有此生！

十六

我生而何其幸運，能夠忠於生活，能夠忠於感受，感受生命中最幽微的韻趣！

我生而更何其幸運，能夠和妳共同體味這永不衰竭的韻趣！

十八

套句古人的詩：「結髮為夫妻，於今五十年，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這種「結髮同枕蓆」長相廝守的深情摯愛，真想再度跟妳「黃泉結為友」！老伴啊！真的，如果得到上蒼准許，但願來世再結姻緣，我愛妳將更深！

在〈古稀而後又八春〉一文中，可見陳火泉對寫作的執著、對生命的熱情，茲節錄如下：

二

這些年來，我陸陸續續寫了五本有關談人生講修養說自己的書，頗受讀者的關注，也得到了文藝獎，令我越寫越起勁，越起勁越寫。

三

常有朋友跟我說：「你老功已成名已就，可以享享清福了！」是嗎？我看到許多老人，清福享得滿腹牢騷，整天喋喋不休，要不就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只等著死神來臨。我不想也沒有工夫學他們，我有窮一生也看不完的書，也寫不完的文章。

四

以前，我讀的是日語日文的書，寫的也是日語日文。不管你願不願意，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強迫你讀的，強迫你寫的。

五

如今，我讀的，寫的，皆是國文國語，我十分高興！我非常慶幸中文有這麼多好書可看，即使要看一點，這一點是多大的一點啊！要登堂入室懂點其中奧義，這又是要費多少精神和歲月才能學得有點樣子呀！恐怕要窮我畢生的努力都看不完，也學不了吧！

六

興來寫點文章，隨心所欲，任筆所之，無拘無束，要寫到興盡為止。這是訓練，也是學習，同時，也養成了我不偷懶的習慣，排遣了我不少苦悶。

七

有兩三位同學不止一次地問我：

「你的勵志散文還可以寫多久呢？」

我的回答總是十九年前我說的那句老話：

「直寫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

因為這個世界還有美，還有愛，因為這個世界還有啟示我們的事物，因為這個世界還值得我們去思想，所以，只要我熱情之「火」和智慧之「泉」不衰竭，我的筆就永不停止。

陳火泉的手記體散文，有對事理的闡發、對人生深刻感悟的表述、讀書偶得的分享；有議論、有抒情、有說理；有諺語、有格言；有譬喻、有引用；有勵志、有哲理，完全切合陳火泉散文的特色。所不同者，在於行文時有二、三百字的短文，亦有一、二十字的短句，沒有長篇大論，亦無須注重段落層次，每一個段落都可以各自成文，表達作者的理念和體悟，照見作者的智慧與情思，讓讀者有所感悟，意味深長。在短文短句中說理論道，非一日之所能功，定是作者人生智慧的累積，從陳火泉手記體散文中可見其思想之開闊寬廣，其體悟之深刻不凡。

一般手記體散文「表現類同於哲理散文」¹⁰³，都用來表現作者對人生哲理的體認，以表述思想為主。陳火泉不拘泥於手記體固有的傳統，擴大手記體的內容，用來論己談情：〈五十年相守〉一文，捕捉夫妻日常相處的點滴，以及追憶時情感的由淺入深，片段的追憶和情感淡濃的加深和手記體分段行文的特點正好相吻合，段落和段落的跳接正是作者追憶的片段剪影，也是情感不斷的堆疊，讀來情思無限，感人至深。而〈古稀而後又八春〉一文自述他對寫作的熱情和興趣，隨興所之，手記體分段行文的方式簡明易懂，讀來令人動容，頗得其妙。

¹⁰³ 楊昌年：〈手記式散文〉，《現代散文新風貌》，頁 120。

第六章 結論

陳火泉年幼時即受父親的薰陶，開啓了他對文學的喜好，平日即以讀書自娛。自從三十六歲（1943年）完成了第一篇日文小說〈道〉，在文壇展露頭角之後，寫作儼然成爲他生活的另一個重心。¹即使面對政權轉移，書寫語文的改變，他仍不改初衷，執意寫作，積極學習中文語法，終於跨越語文書寫的障礙，一生筆耕不輟，在臺灣文壇寫下傲人的文學成就。他一生熱愛讀書、熱愛文學、熱愛寫作的精神，實在令人感佩。他在〈功夫深處獨心知〉一文中，回顧與前瞻自己的寫作歷程，直言：「四十年來，在寫作路上，我踽踽而行，只是在追求這一點『突破』，自己也不知道要到何時才能脫胎換骨，但我仍繼續不斷地一步步往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哪裏爲止！」²足見，寫作是他一生的志業，他不斷鞭策自己精益求精，時常以陸游的詩句：「六十餘年妄學詩，功夫深處獨心知；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自勉，期許自己能在寫作的道路上有更好的表現，可以寫出更好的作品，給讀者更多的啓發，爲來者立下良好的典範。綜觀他的一生，不論是在日治時期，亦是國民政府時期，他都以書寫來反映他對人世的感悟與觀察，發揚「文章合爲時而著」的精神，以載道、明道、言志爲己任，不失儒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性格。一生除了日文創作之外，總計結集了一本小說集及十二本散文集（不含精選集：《活得快樂又精彩》³）。

本論文以陳火泉的作品爲研究對象，從陳火泉的創作動機著手研究，並深入析探陳火泉作品的主題性及散文寫作的特色，以期深入了解陳火泉作品的內涵及文學特色。本章綜合前五章的研究內容，就其作品的風格、作品的內容、作品的藝術等三方面歸結其寫作特色及文學價值。

一、就作品的風格而言：

¹ 在〈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一文中，陳火泉直言：「由於那篇小說（指〈道〉），帶領我愛上了寫作——朝向文學殿堂邁進。」參見《文訊雜誌》第30期，1987年6月，頁53。

² 陳火泉：〈功夫深處獨心知〉，《人生天地間》，頁133。

³ 爲九歌出版社就陳火泉先前的散文著作所編選的散文精選集，於2004年1月出版發行。

就陳火泉的作品風格而言，筆者認為有以下的二種特色：

(一) 勵志說理、匡正人心

陳火泉的散文主要以勵志、哲理見長，呈現作家對人世的體悟和觀察，提供作家處世的睿智和胸懷，而這正是陳火泉所抱持的文學觀，在〈踴行四十年——給愛好文藝寫作的青年朋友〉一文中，他直言自己沉潛自修的體悟：

哲學是提供關於人類、世界以及善良生活的智慧，一個人應該有一套哲學信念，尤其是應該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才好；而我尚未找到。於是，我那貪得無厭的求知慾，使我猛啃各式各樣的書本，特別是有關於人文社會科學方面，以及一些中外文學名著，以窺視他們思想的軌跡。在涉獵與鑽研之餘，我便把有助於建立正確人生觀的史實、軼事、掌故、格言、諺語等，札記下來。⁴

隨著年歲的增長、見識的開闊，陳火泉體認到哲學對人生的重要性，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套對應人世、照應人生的價值觀，所以，他懇切地將自己的體悟化為篇篇引領人生方向的佳文，期許自己的文章在這個經濟突飛猛進、道德淪喪的現代社會，可以為讀者提供處世的「一種觀點、一種哲理」，能為他們的人生點燃「熱情之『火』」、溢注「智慧之『泉』」，以「追求更好的人生」。因此，陳火泉的散文作品不論是談人生講修養說自己，在在都能引領讀者掌握正確的人生方向，形成他散文的一大風格。

(二) 博學多識、旁徵博引

陳火泉直言他是一個熱愛寫作而又熱愛讀書的人，尤其熱愛生活。在〈踴行四十年——給愛好文藝寫作的青年朋友〉一文中，他欣然說道：

⁴ 陳火泉：《活在快樂中》〈踴行四十年——給愛好文藝寫作的青年朋友〉，頁 234~235。

我很慶幸我有一顆求知的好奇心，喜歡沈醉在書香中，吸收前輩先賢生活經驗累積的人生智慧，享受書中無窮的情趣。我更慶幸我有一對不大遲鈍的眼光去觀察人生，然後與所讀的互為印證。我更十分慶幸我有十個不大冷淡的指頭去撫摸人生，然後受感動，寫出人生，這就更令我享受人生了。⁵

因為自己在書籍中欣然有得、欣然有會，所以，陳火泉在行文時也隨時援引古今中外名人懿士的言行以及各地的諺言、格言以佐證自己的立論，讓自己的立論說理更為精闢周延，文章更為飽滿深厚。他不諱言地說：「我很喜歡搬古書古語來壯聲勢，我也非常感謝那些傑出的人，因為我吸收他們那麼多的哲學智慧。」⁶。誠如大陸學者朱世英所言：

作品立意是否有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作者的思想文化修養。因此，增廣知識，“積學以貯寶”，是必不可少的。前人作品中可資借鑑的東西，一旦“於我心有戚戚焉”，便可能觸發靈感，產生創作衝動，於是縱筆揮灑，把已經醞釀成熟的意表達出來。這樣寫出的文章，不僅有其自身價值，還起著承前啟後，推動散文向前發展的作用。⁷

觀乎陳火泉的散文，誠然借鑑許多前人的智慧，加上他親身的體悟，觸發創作的靈感，形成篇篇饒富哲理的散文。其文氣充沛，縱筆揮灑，自成錦繡天地，裡頭有汲取不盡的人生智慧與哲思，理氣磅礴、立論有據，確然形成陳火泉散文的一大風格。

二、就作品的內容而言：

（一）針砭時局、關心民瘼

陳火泉的作品，不論是小說創作亦是散文創作，都源自於他對時局切身感知

⁵ 陳火泉：〈踽行四十年——給愛好文藝寫作的青年朋友〉，《活在快樂中》，頁 237~238。

⁶ 陳火泉：〈步步是道場〉，《個性的發揮》，頁 88。

⁷ 朱世英方遒劉國華著：〈功用篇〉，《中國散文學通論》，頁 584。

的澎湃情思：在日治時期，因深感被殖民的不公平待遇，爲了揭去日本人「一視同仁」的假面具，爲了替自己和同胞發聲，他耗時十五個月撰寫中篇小說〈道〉，發洩自己內心的不滿，終爲自己和同胞爭取到升遷的機會；國民政府時期，面對重回祖國的懷抱，陳火泉直言他迫不及待想要用中文書寫自己的激越之情，直言要掘入民族的心臟，刻出民族的隱痛，同時要表現傳統中加諸於臺灣同胞的內心重壓，⁸所以，他努力克服中文表述的困難，寫作多篇短篇小說，結集成《憤怒的淡江》一書，其中，對於山林遭受濫墾濫伐危及水土保持工作著墨甚多，表達他悲切的痛心與憂心，而對林務工作人員冒著生命危險和凶殘的濫墾者周旋也寄予無限的同情，希望可以賦予他們「司法警察權」⁹；沉緬十年，執筆散文創作，則是以匡正世道人心，改正淫靡浮華的社會風氣爲己任，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文章，給予讀者人生的指引，讓他們遠離痛苦的深淵，走向康莊的坦途。他直言：

最使我興奮的事，時常有年輕也有年長的、有海內也有海外的讀者朋友，來信告訴我，由於我的一言一語提醒了他們，使得他們清醒後已修正自己奮鬥的方法和目標。¹⁰

讀者的肯定與支持，讓陳火泉更加看重自己寫作的價值，「有了一份鮮明的使命感」，驅使他更用心的寫作。讓讀者諸君可以從他的文章中獲取處世的智慧、擁有美好的人生是他寫作的目的。

（二）體察生活、主題多元

綜觀陳火泉的作品，不論是小說創作亦是散文創作都和他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道〉反映身爲殖民地人民內心的苦悶與掙扎、反映自身不得升遷的痛苦與無奈；《憤怒的淡江》一書多取材自他生活中的見聞和感受，其中有描寫臺胞

⁸ 參見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人生天地間》，頁 137。

⁹ 陳火泉：〈征塵〉，《憤怒的淡江》，頁 170。

¹⁰ 陳火泉：〈自樂又以樂人——兼答讀者的質問〉，《人生天地間》，頁 156。

與日人相處、衝突者；有以工作環境為故事背景者；有以家庭生活為主者。¹¹讓讀者可以透過小說親臨歷史的現場、照見山林的美麗與哀愁、體會林務工作的艱辛，同時，可以一窺作家家庭生活的情趣。

至於散文創作，內容盡來自於自己對生活的體察：有對時事的感懷、有生命的體悟、有生活的哲思、有夫妻之間的情愛、有自己寫作歷程與成就的自述、有幼時家庭生活的追憶，兼容自己切身的感受、對社會時局的觀察及自己透過閱讀所型塑的哲思。舉凡婚姻、戀愛、家庭、工作、快樂、時間、交友、讀書、修養、道德、立志、年老、養生、生死等人生諸多命題都有涉獵，提供他正向積極的諍言、平實樂觀的智慧，構成他哲理散文的系譜。陳火泉用心於生活、用心於寫作，為讀者點亮長明的火炬，讓源頭活水洗滌他們的心靈，發揮文學益世的實質功用。

三、就作品的藝術而言：

（一）文筆曉暢、深刻平實

陳火泉所撰寫的〈道〉雖有日文文法上的錯誤及文字過於稚嫩粗糙的毛病，但是，日治時期仍讓日本人濱田隼雄、西川滿深受感動，大力讚揚¹²，獲選為芥川賞候補，轟動日本文壇。細讀〈道〉的中譯篇章，其對人物心理的刻劃頗為細膩動人，真切表現主角內心的苦悶與憤恨，鮮明而深刻。

中文小說集《憤怒的淡江》，雖然，陳火泉謙稱文筆猶帶有日文的腔調，但是，細究他的小說，其文筆大體曉暢，遣詞造句頗為講究，完全不似初學中文九年之人的筆調，足見其用功之勤。鍾肇政也認為文字的驅用能力與時並進是本書的一大特點，在〈文學的苦行僧〉一文中加以讚譽道：

事實上即令是較早期的作品，我們也可以肯定地說，陳氏所寫，確實是純正而優美的中文，縱使偶而或有令人稍覺生硬之處，倒毋寧可說形成了一種頗

¹¹ 陳火泉〈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見（台北：《文訊雜誌》第30期，1987年6月），頁55。

¹² 濱田隼雄、西川滿著、吳豪人譯：〈評小說〈道〉〉見《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頁220~221。

為獨特的樸實無華的文字風格，更切合中文情境，令人激賞。¹³

無怪乎，當陳火泉斷然停止小說創作時，鄭清文深表不解，他認為陳火泉的專長是捕捉文字，不會是文字表述能力有問題，更何況他曾經用日文和中文寫出傑出的小說。¹⁴足見，陳火泉的文筆甚得當時作家們的肯定與推崇。

陳火泉的文學成就主要還是在散文創作，在沉潛十年之後，他改寫哲理散文，以勵志為書寫的主軸，論述人生的諸多議題，他以曉暢的文筆，輔以自己的 人生歷練，深入淺出的析論人世的至理，以老者懇切的態度，為立論增添不容置疑的力道。鍾肇政評論其散文道：「詩囊更豐富了，語彙更充足了，思維也更深邃了，而文字更是達到簡潔凝練，却又不失行雲流水的自然順暢。」¹⁵，對陳火泉的文筆給予高度的評價，雖有溢美之處，但是，「自然順暢」卻不失為中肯之論。

（二）善用修辭、生動有致

李光連在〈散文的哲理美〉中直指哲理散文的弊病：「一些所謂哲理散文，常以純粹的邏輯論理形態，代替哲理的審美形態，以彌補生活體驗的不足和掩蓋內容的蒼白空虛。那大段大段抽象議論，口若懸河的清談說理，那從狹隘功利出發的闡釋人生倫理的概念堆砌，使人本能產生一種抗拒心理，興味索然，難以卒讀。」¹⁶細讀陳火泉的哲理散文，並無上述的缺失，他的哲理散文以勵志為主要內容，但是，並不流於單純枯燥地說理，在他的每一篇散文中，他都適切地使用譬喻和引用修辭，為文章增添閱讀的趣味，使文章平易近人、生動有致。他既引用古今中外名人的史實軼事、名言佳句，又明引各地的格言諺語，同時，善用他擷取自生活中的經驗所具象的精妙譬喻，在夾議夾敘中，寄說理於敘事，令人倍覺輕鬆風趣，偶有會心一笑之時，衍生閱讀的樂趣。李光連在〈散文技巧例析〉

¹³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見《文學思潮》第3期，頁72。

¹⁴ 參見鄭清文：〈最後一滴墨水——悼念陳火泉先生〉，見《文訊雜誌》第165期，1999年7月，頁79。

¹⁵ 鍾肇政：〈文學的苦行僧——談「人生三書」作者陳火泉〉，見《文學思潮》第3期，頁70。

¹⁶ 李光連：〈散文的哲理美〉，《散文技巧》，頁180。

中即云：「雖然散文允許直抒胸臆，議論說理，但是反對枯燥議論，抽象言理。所以好的散文總是理以趣發，趣中得理。」¹⁷綜觀陳火泉的散文，確實在論理中生發無窮的趣味，在文章中寄寓無窮的哲思，供讀者反芻深思，這都要歸功於他用心生活、好學不倦，使其能善用修辭，活化枯燥的說理性文章。

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筆者用心研讀陳火泉的著作，發現散文部分篇章段落的内容會有交疊重複的情形，或許是受限於書寫的主題，或許是因為主編的催促讓他不及構思使然。不過，這應當是時代的共性，學者鄭明娟在〈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一文中就提及他對八〇年代文壇的觀察：「一位作家在編輯長期通輯令的追逼下終至量產化，其作品必然會造成感情稀釋、思想淡薄、主題重複、題材枯窘及思維模式的套板反應等『反文學』現象。」¹⁸。不過即是如此，也瑕不掩瑜，無損陳火泉作品的價值，他的散文作品在任何時代讀之都能提供他洞悉世理的睿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有助於讀者掌握正確的人生方向，發揮文學入世的價值。

陳火泉一生筆耕不輟，耗盡「最後一滴墨水」，即使在病榻上仍執筆為文，其愛好文學的心志著實令筆者感佩。希冀透過本論文對陳火泉作品的研究，能使讀者對陳火泉作品更加瞭解，能引發更多讀者對閱讀陳火泉著作的興趣，進而能有更多相關的研究論述來豐富陳火泉的文學世界。

¹⁷ 李光連：〈散文技巧例析〉，《散文技巧》，頁 372。

¹⁸ 鄭明娟：〈臺灣現代散文現象觀測〉，《現代散文現象論》，頁 12。

參考書目

一、陳火泉著作

(一) 小說

陳火泉：〈道〉，民眾日報副刊，1979年7月7日至8月16日

陳火泉：《憤怒的淡江》，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7月

(二) 散文

陳火泉：《悠悠人生路》，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11月

陳火泉：《青春之泉》，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2月

陳火泉：《個性的發揮》，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年2月

陳火泉：《人生長短調》，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8月

陳火泉：《活在快樂中》，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4月

陳火泉：《人生點線面》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4月

陳火泉：《人生天地間》，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8月

陳火泉：《我思我行》，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11月

陳火泉：《人生智慧·智慧人生》，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3月

陳火泉：《活得漂亮而瀟灑》，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2月

陳火泉：《感時念父母》，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印行，1993年6月

陳火泉：《快樂不是越多越好》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0月

陳火泉：《活得快樂又精彩》，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1月（精選集）

二、專書：（依姓氏筆劃排列）

王鼎鈞《文學種籽》，明道文藝雜誌社，1996年1月

王邦雄等編著《中國哲學史》，國立空中大學，1995年8月

王景山：《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7月

- 方孝謙：《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985-1945》，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6月
-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7月
- 朱世英、方適、劉國華著：《中國散文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
- 李光連：《散文技巧》，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9月
- 李瑞騰：《臺灣文學風貌》，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5月
- 余昭玟：《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跨語一代小小說家研究論文集》，台南市立圖書館，2003年11月
- 吳瀛濤：《臺灣諺語》，臺灣英文出版社，1975年10月
- 阮斐娜：《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麥田出版，2010年9月
- 佛斯特：《小說面面觀》，志文出版社，1993年9月
- 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本土考察》，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
- 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5月
- 范培松：《散文瞭望角》，業強出版社，1993年4月
-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
-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下）》，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
- 胡建國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三輯）》，2000年12月
- 張素貞：《細讀現代小說》，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0月
- 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2月
- 黃武忠：《臺灣作家印象記》，眾文圖書公司，1984年5月
- 康原：《文學的彰化——彰化縣新文學作家小傳》，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6月
- 陳建忠：《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現代性·本土性·殖民性》，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8月
- 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12月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 40 年》，春暉出版社，2004 年 9 月
- 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前衛出版社，1994 年 12 月
- 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10 月
- 黃永武：《字句鍛鍊法》，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3 年 11 月黃慶萱《修辭學》，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10 月
- 黃永武：《字句鍛鍊法》，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3 年 11 月
- 黃維樑：《中國現代文學導讀》，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
- 梁明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 2 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悲情》，派色文化出版社，1990 年 1 月
- 葉石濤：《走向臺灣文學》，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年 3 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困境》，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 年 7 月
- 葉石濤：《展望臺灣文學》，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4 年 8 月
- 葉石濤：《台灣文學入門》，春暉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回顧》，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年 11 月
-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春暉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 曾永義：《俗文學概論》，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6 月
- 曾健民主編：《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人間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 賈平凹主編：《散文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年 4 月
- 楊昌年：《現代散文新風貌》，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3 月
- 楊義：《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業強出版社，1993 年 1 月
- 楊士毅：《愛·婚姻·家庭》，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12 月
- 楊照：《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年 10 月
- 褚昱志：《皇民文學與反皇民文學之研究》，威秀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4 月
- 寧宗一主編：《中國小說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2 月

- 鄭明娟：《現代散文縱橫論》，大安出版社，1986年10月
- 鄭明娟：《現代散文欣賞》，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9月
- 鄭明娟：《現代散文類型論》，大安出版社，1987年6月
- 鄭明娟：《現代散文現象論》，大安出版社，1992年8月
- 鄭明娟主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3 小說批評〔卷〕》，中正書局，1993年6月
- 鄭明娟：《現代散文構成論》，大安出版社，1994年4月
- 鄭明娟：《現代散文》，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3月
- 蕭蕭：《開拓文學的沃土》，聯合文學出版社，2005年3月。
-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隨筆集（三）》，桃園縣文化局，2001年4月
- 劉良明：《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1月
- 簡恩定等編著：《現代文學》，國立空中大學，1998年8月
- 隱地：《人啊人》，爾雅出版社，1987年3月
- 龍瑛宗：《龍瑛宗全集·文獻集》，國家臺灣文學籌備處，2006年11月
- 魏怡：《散文鑑賞入門》，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年11月
- 《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文訊雜誌社，1978年7月
- 《人生船：作家日記三六五》，爾雅出版社，1985年7月
- 現代散文研究小組編，《中國現代散文理論》，1986年十月三十一日
- 《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灣文學中的社會》，文訊雜誌社，1996年6月
- 《猶太諺語》，國家出版社，1998年7月
- 《1999年臺灣文學年鑑》，行政院文建會，2000年10月
- 《小國家大文學》，玉山社出版公司，2000年10月
- 玉樹圖書印刷有限公司編輯部編著《常用諺語俚語精華》，玉樹圖書印刷有限公司，2004年6月
- 《2003年海峽兩岸華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南亞技術

學院，2004年3月

三、期刊論文：(依姓氏筆劃排列)

王鼎鈞：〈作品充滿鄉土色彩的臺灣作家——陳火泉〉刊載於《文星》第26期，
1959年12月，頁25

王學玲：〈日據時期「皇民論述」的身分認同策略——以陳火泉〈道〉爲主的討
論〉收錄於《中外文學》第30卷第10期，2002年3月，頁172~195

心岱：〈悠悠人生有「道」路——陳火泉老先生訪問記〉刊載於《中央月刊》第
14卷第7期，1982年5月，頁79~80

李郁蕙：〈戰時日本語文學與「邊緣性」(〈道〉部份)〉收錄於《日本語文學與臺
灣》，頁67~95

花村：〈善意與誠意——談陳火泉的《悠悠人生路》〉收錄於《書評書目》第97
期，1981年6月，頁90~91

邱雅芳：〈以母親之名——皇民化時期臺灣男性作家作品的女性呈現(1937~1945)
(〈道〉部分)〉收錄於《臺灣文學學報》第3期，2002年12月，頁243~248

林海音：〈臺籍作家的寫作生活〉收錄於《文星》第26期，1959年12月，頁28

胡坤仲：〈活的健康而實在——讀《我思我行》〉收錄於《九歌》第122期，1991
年4月3版

凌永康：〈文學的苦行僧——臺灣的老作家陳火泉〉收錄於《臺港與海外華文文
學評論和研究 1995年第3期》，1995年6月，頁17~18。

莊秀美：〈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陳火泉苦學成功〉刊載於《九歌》第94期，1988
年12月，1版

陳火泉：〈寒梅一枝開——關於「憤怒的淡江」〉收錄於《文訊雜誌》第30期，
1987年6月，頁52~55

黃章明：〈悠悠人生路上的健行者〉刊載於《文訊雜誌》第3期，1983年9月，

頁 56~68

黃得時：〈陳火泉是人海中勵志舵手〉刊載於《九歌》第 80 期，1987 年 10 月，3 版

黃盈霽：〈作家陳火泉病逝〉刊載於《文訊雜誌》第 165 期，1999 年 7 月，頁 62

湯芝萱：〈陳火泉九十歲創作不斷〉刊載於《文訊雜誌》第 140 期，1997 年 6 月，頁 80

鄭清文：〈最後一滴墨水——悼念陳火泉先生〉刊載於《文訊雜誌》第 165 期，1999 年 7 月，頁 78~80

錢鴻鈞：〈論陳火泉、鍾肇政的戰後文學歷程〉收錄於《臺灣文學評論》，第 2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195~218

四、學位論文（依姓氏筆劃排列）

王郁雯：《台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為研究中心》，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12 月

余昭玟：《戰後跨語一代小說家及其作品研究》，成功大學博士論文，2002 年 1 月

吳奕蒼：《日治時期鹿港地區新文學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 年 6 月

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7 年

黃淑卿：《陳火泉及其散文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 年

蘇靜君：《爾雅漲潮日——隱地散文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

五、報紙專文：(依姓氏筆劃排列)

羊牧：〈種樹心情——我讀《青春之泉》〉刊載於《中華日報》，1981年5月27日，10版

羊牧：〈《悠悠人生路》〉刊載於《中央日報》，1989年6月11日，10版

林政華：〈跨越語言堅苦卓絕著作等身的作家——陳火泉〉刊載於《臺灣新聞報》，2002年10月14日，9版

陳火泉：〈學習國文的經驗（上、中、下）〉刊載於《中央日報》，1985年10月10~12日，12版

陳火泉：〈文藝與我：踏穩腳步慢慢行〉刊載於《中華日報》，1992年10月25日，11版

陳火泉：〈寫到天荒地老〉刊載於《中央日報》，1996年11月16日，9版

黃得時：〈「人生四書」〉刊載於《中央日報》，1984年5月14日，10版

彭瑞金：〈文學之惑〉刊載於《民眾日報》，1999年6月17日，19版

黃得時：〈人海中的勵志舵手〉刊載於《中華日報》，1987年8月19日，8版

愷扉：〈《悠悠人生路》讀後〉刊載於《中華日報》，1980年3月3日，9版

愷扉：〈追尋《青春之泉》〉刊載於《中央日報》，1981年5月13日，10版

愷扉：〈善用天賦，發揮個性〉刊載於《臺灣新生報》，1982年3月20日，12版

愷扉：〈談人生講修養〉刊載於《臺灣新生報》，1983年9月23日，8版

愷扉：〈創造快樂的人生〉刊載於《中華日報》，1985年4月12日，11版

愷扉：〈追求更好的人生〉刊載於《中華日報》，1986年7月24日，11版

廖清秀：〈懷念火泉老〉刊載於《民眾日報》，1999年6月20日

六、網路資源

當代文學史料知識加值系統：

<http://lit.ncl.edu.tw/litft/searchCP.action?dtdId=1&sysId=110305-A-001>

附錄一

〈陳火泉生平年表〉

年代	年齡	生平經歷與創作經歷
1908年 民國前4年	1歲	出生於臺灣省彰化縣鹿港鎮。父親陳水（字濟修）為一名漢醫，母親鄭市為一商家之女。
1914年 民國3年	7歲	正式入鹿港文開書塾，拜蔡德宣先生為師，念了三年漢文。
1918年 民國7年	11歲	四月入鹿港第二公學校，開始接受日文教育，因資質優異，不久即由一年級跳級三年級。
1923年 民國12年	16歲	三月，自第二公學校畢業。 四月，進入鹿港第一公學校高等科就讀。
1925年 民國14年	18歲	三月，自第一公學校畢業。 四月，考進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五年制，即今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前身）。
1930年 民國19年	23歲	三月，自台北工業學校畢業。 五月，由母校推派，進入台灣製腦株式會社就職。
1931年 民國20年	24歲	一月二十六日，在父親屬意下經媒妁之言與吳三阿結婚。
1934年 民國23年	27歲	二月，長子鈞陶出生。 七月，轉任台灣總督府專賣局雇員。
1936年 民國25年	29歲	二月，次子崧嶽出生。
1937年 民國26年	30歲	二月二十五日，父親辭世，享壽71歲。
1938年 民國27年	31歲	十月，三子正平出生。
1940年 民國29年	33歲	三月，發明蒸餾樟腦的「火旋式灶」成功。（火旋和火泉日文諧音）。 九月，四子正信出生。
1941年 民國30年	34歲	十一月，因發明「火旋式灶」，獲「全日本產業技術戰士顯彰大會」的「顯彰狀」、「顯功章」以及獎金一百日圓。
1942年 民國31年	35歲	十二月，五子敏彥出生。
1943年 民國32年	36歲	七月，於西川滿主持的《文藝台灣》發表處女作日文中篇小說〈道〉，入選芥川賞候補。 十二月，〈道〉與〈張先生〉收錄在「皇民叢書」中，陳火泉將作者姓名更改為日文名字「高山凡石」。

1944 年 民國 33 年	37 歲	二月，升任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技手。
1945 年 民國 34 年	38 歲	八月，六子文雄出生。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 開始自修國文，自學國語。
1946 年 民國 35 年	39 歲	二月，受任台灣省專賣局技佐。 八月，升任技士。
1948 年 民國 37 年	41 歲	一月，長女瑩出生。 三月，專任建設廳樟腦局視察。
1950 年 民國 39 年	43 歲	七月，改任樟腦局副工程師。 八月，七子文成出生。
1952 年 民國 41 年	45 歲	二月，升任樟腦局工程師。 十一月，轉任農林廳林產管理局技正。
1954 年 民國 43 年	47 歲	一月，參加「中華文藝函授學校」的小說班。 七月，於《文藝創作》發表中文處女作〈溫柔的反抗〉。 在《公論報》發表〈迷惘〉和〈庭訓〉
1956 年 民國 45 年	49 歲	寫〈新樂章〉、〈藩籬〉、〈神話與謊言〉投稿「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雖未得獎，卻獲稿酬，後因《文藝創作》停辦，並未發表。
1957 年 民國 46 年	50 歲	四月，參加「文友通訊」，輪閱批評各文友作品。 開始向聯合副刊、中央副刊、新生副刊、大華晚報副刊投稿，漸獲錄用。
1960 年 民國 49 年	53 歲	二月，改任農林廳林務局技正。 九月，「文友通訊」停辦。
1962 年 民國 51 年	55 歲	創作廣播劇〈乘龍快婿〉、〈空谷芳草〉，由正聲廣播電台播出。 以〈我的老伴兒〉，參加「文星雜誌創刊五週年紀念徵文」獲佳作獎。
1963 年 民國 52 年	56 歲	創作兩篇電視劇本〈國姓井〉和〈忠義圖〉，均由台視播出。 以〈一片丹心〉參加教育部五十二年徵集劇本，獲廣播劇本佳作獎。 以〈莫管谷〉參加徵信新聞副刊「人間」的「我的真實故事徵文」，獲選為佳作。
1965 年 民國 54 年	58 歲	寫〈切勿數典忘祖〉，參加中華副刊的「父親節徵文」，入選佳作。
1966 年	59 歲	六月四日，慈母見背，享壽 89 歲。

民國 55 年		
1968 年 民國 57 年	61 歲	七月，出版《憤怒的淡江》（台灣商務印書館）。 暫時停筆，默默自修十年。
1973 年 民國 62 年	66 歲	七月，自林務局退休。
1978 年 民國 67 年	71 歲	從小說創作改為散文寫作，發表一系列「談人生講修養說自己」的哲理散文。
1979 年 民國 68 年	72 歲	親自中譯日文小說〈道〉，連載於民眾副刊（自七月七日至八月十六日止）。
1980 年 民國 69 年	73 歲	一月，出版《悠悠人生路》（九歌出版社）。 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以「在日本佔據台灣時期的惡劣環境下，仍保持中華文化於不墜，替苦難的時代留下血淚鑑證」獲聯合報獎牌。
1981 年 民國 70 年	74 歲	一月三日，愛妻過世，享壽 73 歲。 三月，出版《春青之泉》（九歌出版社）。
1982 年 民國 71 年	75 歲	二月，出版《個性的發揮》（九歌出版社）。 六月，以「人生三書」——《悠悠人生路》、《春青之泉》、《個性的發揮》，獲國家文藝創作特別獎。 自十月十一日起，每星期為大華晚報「甜蜜的家庭」撰寫「人生點線面」專欄。
1983 年 民國 72 年	76 歲	七月，出版《人生長短調》（九歌出版社）。
1985 年 民國 74 年	78 歲	一月，出版《活在快樂中》（九歌出版社）。 十一月，「人生點線面」專欄暫停。
1986 年 民國 75 年	79 歲	二月，出版《人生點線面》（九歌出版社）。 自三月起，每月於大華晚報「淡水河」撰寫二篇「我思我行」專欄。
1989 年 民國 78 年	80 歲	七月，出版《人生天地間》（林白出版社）。 十月，出版《我思我行》（九歌出版社）。
1990 年 民國 79 年	83 歲	八月，出版《人生智慧·智慧人生》（健行出版社）。 榮獲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散文創作獎。
1992 年 民國 81 年	85 歲	以〈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一文，獲得中華民國團結自強活動主辦的徵文比賽社會組第三名。
1993 年 民國 82 年	86 歲	二月，出版《活得漂亮而瀟灑》（健行出版社）。 六月，出版《感時念父母》（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印行）。
1998 年 民國 87 年	91 歲	十月，出版《快樂不是越多越好》（九歌出版社）。
1999 年	92 歲	五月二十日病逝於台北萬芳醫院。

民國 88 年		
---------	--	--

※本年表主要參考書目：

陳火泉：《我思我行》，1987 年 11 月。

陳火泉：《感時念父母》，1993 年 6 月。

陳火泉：《活得快樂又精彩》，2004 年 1 月。

黃淑卿：《陳火泉散文研究》，2008 年 6 月。

附錄二 陳火泉十二本散文作品集的主題

《悠悠人生路》：收有三十篇散文，分爲「立志·求學」、「工作·奮鬥」、「戀愛·婚姻」及「友誼·成功」四輯。

《青春之泉》：共收三十三篇散文，分爲「生命·意志」、「時光·活力」、「婚姻·家庭」及「友誼·成功」四輯。

《個性的發揮》：共收三十一篇散文，分爲「生命的樂章」、「道德的旋律」、「資質的提升」及「成功的啓示」四輯。

《人生長短調》：共收七十八篇散文，分爲「談人生」、「講修養」、「說自己」三部分。

《活在快樂中》：共收五十二篇散文，分爲「人生篇」和「養生篇」二篇。

《人生點線面》：共收七十篇散文，分爲「甘瓜苦蒂」、「愛要恰到好處」、「口舌之快」、「貧而樂」、「盡人事聽天命」、「泰山崩於前」、「活在時間裏」、「真正的笑」八輯。

《我思我行》：四十篇散文，分爲「我思」和「我行」兩卷。

《人生智慧·智慧人生》：共收四十六篇散文，分爲「生活的智慧」、「說話的藝術」、「做自己的醫生」三卷。

《活得漂亮而瀟灑》：共收三十篇散文。

《快樂不是越多越好》：共五十九篇散文，共分爲「白頭偕老人生大贏家」、「站穩，好好活下去」、「天堂與地獄」、「困難是成長的禮物」、「老來可喜」、「往者已矣！來者猶可追」六輯。

《人生天地間》¹：共收五十六篇散文，分爲「生老病死」、「爲學之道」、「修心養性」、「撫今追昔」四輯與結筆。

《感時念父母》²：共收二十七篇作品，分爲「感時」、「念父母」、「惜情」三輯。

¹ 爲陳火泉第七本散文集，唯不是九歌出版社發行，故不列在「人生十書」之中。

² 爲陳火泉第十一本散文集，唯不是九歌出版社發行，故不列在「人生十書」之中。